

20 APR 1954

# 同聲



## 特載：

藝術知識的傳播

昆蟲學教授

龍景詩

續



北國圖書館  
五月號

者讀的大廣給獻賈格價的低最以。壇文的亂動於現出態姿的新最以

# 告預輯叢盾矛



戲劇集

- 壹 · 袁牧之戲劇集
- 貳 · 馬彥祥戲劇集
- 參 · 唐槐秋戲劇集
- 肆 · 閻哲吾戲劇集

- 論文集
- 壹 · 向培良論文集
  - 貳 · 王平陵論文集
  - 參 · 潘子農論文集
  - 肆 · 劉呐鷗電影文論集

集說小篇短

- 集說小鵬錫汪 · 壹
- 集說小鷗呐劉 · 貳
- 集說小農子潘 · 參
- 集說小靈蘇徐 · 肆
- 集說小澄祖劉 · 伍
- 集說小在心莊 · 陸

- 集詩 · 馮震黃 · 貳
- 集詩 · 秋凝陳 · 壹

- 集筆隨開明雷 · 肆
  - 集筆隨展子林 · 參
  - 集文散夫少卜 · 貳
  - 集文散青山蔣 · 壹
- 雜文 · 遊藝詩

## 劉呐鷗主編

本叢輯分小說集，劇集，散文，詩集，論文集，戲  
 種。現已決定先印數  
 說行五本，業已編印  
 就緒，亦在續付中，其  
 餘各種，在編纂中，以  
 每本字數達十萬字以  
 上，內容充實，裝幀精  
 印，內用等道，實將以  
 美麗。出版後，供獻給  
 最低。價格，供獻給  
 讀者。

- 集書 · 徐蘇靈 · 貳
- 集書 · 徐蘇靈 · 壹

版出 • 伍拾 • 肆 • 肆叁玖壹

節

號月肆 • 期貳第 • 卷叁第

# 矛盾 參卷貳 目次 · 矛盾 參卷貳期目次 · 矛盾

## 每月漫談

說文盲

處女與老婆

文藝政策

冒名頂替的責任問題

## 理論

藝術與智識的傳達 希倫作

現代法蘭西戲劇文學

電影講座 第一回

電影 Montage 的三次元論 伊井亞夫作

電影漫說

## 小說

(一)

招勉之

陳清華

潘子農

林辰

汪馥泉 (九)

夏炎德 (五 四)

(七 一)

方之中齊 平

谷劍塵

昆蟲學教授

膜

社會的層次

麒麟 谷崎潤一郎作

貧困 杜素作

逃 巴遜諾作

笑 柯汗作

蘇俄寫真的片斷 金艾瑪女士作

父母子女 (續)

## 劇本

兩個孩子

## 詩·散文

朱 雯 (一 六)

袁牧之 (四 三)

金滿成 (一〇三)

白 樺 (一一八)

留 予 (一二九)

徐君梅 (一四〇)

周鏡之 (一五二)

李青厓 (三 六)

葉永蓁 (一七六)

陳白塵 (八 五)

SAPHO

苦淚

黃昏

傑克樸

心和腦

四月詩輯

寄.....馬文珍

潑墨.....許度珍

關於火.....許度珍

煙.....施嘉蜜

我歌吟一個人.....蘇菲

天真.....甘永柏

給.....甘永柏

樓.....徐遲

讀者·作者·編者

矛盾

參卷貳期目次

矛盾

參卷貳期目次

矛盾

林徽音(一一三)

馮 燿(一一五)

黃震遐(一一三)

邵冠華(一一五)

蘇 靈(一一六)

### 像。畫

木刻三幀

影劇新聞

小婦人兩幀

瓊斯皇一幀

愛斯基摩一幀

藝術畫面兩幀

關於卓別林的幾幅漫

畫和木刻

(二七六)

# 晨報

## 新北京日報

上海山東路

晨報館

南京二廟

新北京日報館

廣告效宏  
編制新穎

紀載詳實  
言論公正

我們謹以摯誠介紹這  
兩種時代化的新聞紙  
給矛盾的讀者們



### 現代電影

透明性影藝刊物

M  
o  
d  
e  
r  
n  
S  
c  
r  
e  
e  
n

草地上，喝咖啡，看「現代電影」

使你的思想  
生活銀幕般  
美麗；  
爲什麼放棄  
你這一個權  
利？

號院書均有出售  
每冊二角全年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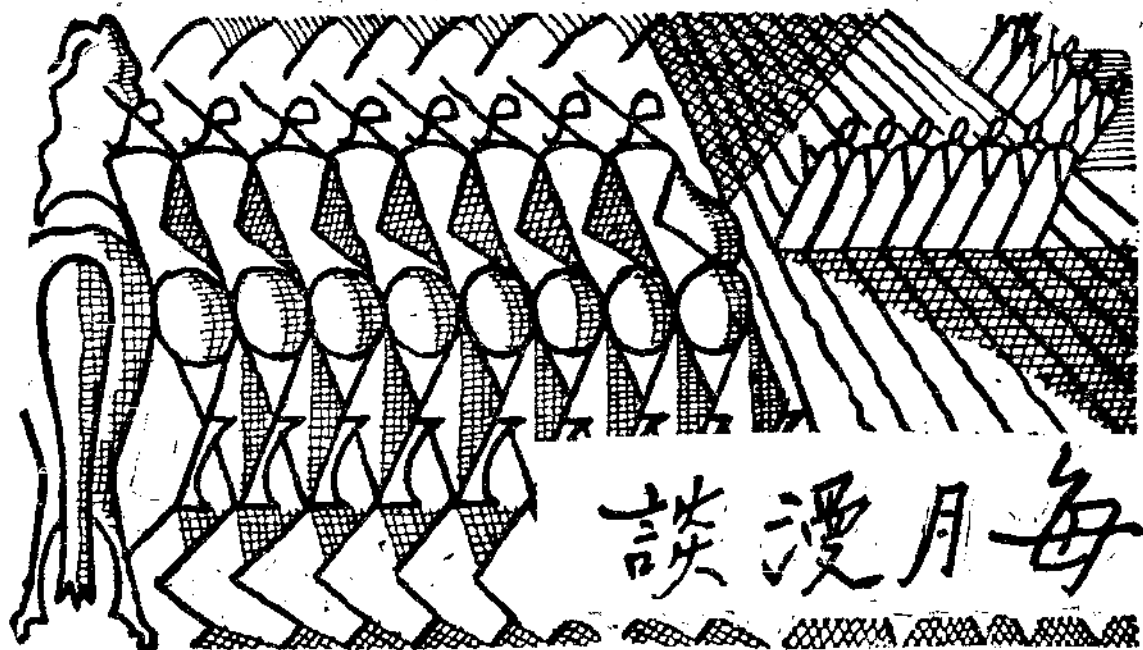
現代電影社刊行

北京路百九十九號

編輯：

劉呐鷗 · 黃嘉謨 · 宗維慶

陳炳洪 · 黃天始 · 吳雲夢



## 說文盲

招勉之

文盲的數目歷來比之文人的數目多得不知多少倍數的。物罕便居奇，文人的可貴怕就靠着上這一點點子道理吧。據說從前在邊僻之區，僅僅會寫一個柴字的人就成其為秀才，在中原文物隆盛之區，懂得套套之乎者也便亦不難成其為孝廉的。士青一衿非獨可為羣盲生色，且可成為羣盲之領袖了。一登龍門則整價十倍，文人的銷路和價值，就從這文盲之羣中得着一個畸形膨脹的機會和優越的位置。

手拈一管筆，到處不求人，知書識字；漫說賣田寫契不用求人，就是兩口兒寫情書，儘管多畫幾回「我愛你」，也不至於請教城隍廟前的拆字先生了。這點天賦予文人的特權許是倉頡造字時所夢想不到的。但文字少不了有時要作傳達思想的工具的，文以載道之說一興，文人都各道其所道，除識字的業務外，文人又多一重說教的工作，而文盲又多一種受教的功課，文人的地位——于是越加神氣活現地糾起

來。

風氣一開，弄得許多人都發文人狂。讀過幾本書便是文人，寫了幾行詩就成詩人，作過幾篇文章都是作家，甚至認識幾位讀書人彷彿自身也感到不勝榮幸了。在這種適宜的情形下發展着，一批批的不識字的文盲都化成爲文人，而且漸漸地孳生繁殖下去。必然地；依類象形，因地因性，而類列成派別，京派，海派，以至什麼派都應運而生了。

## 處女與老婆

無疑的，近來在許多文藝雜誌上，（無論任何一種），我們一翻開來便可看到些生疏的名字和一二篇所謂「新進」作家的作品，固然在這些被稱爲「新」的作品之中並非絕對沒有「較好」的收穫，然而壞的却比好的居多，爲什麼？這原因很簡單，爲了要使自己的作品有了發表的機會，就不得不跟一班編輯先生們「交陪」一下，直到了彼此的感情日漸濃厚之後，就不愁自家的作品無處發表了，雖然這是一

在理；由文盲一變而爲文人。情況總算是進步的。但是文盲的意義，倘使除了不識字外，尚包含有雖讀書而未明理，雖明所謂理却仍勿略了人類文化的意義，則上述的一種文人似乎也無法解脫其文盲之嘉號的。

掃除和領導之風頗盛，希望是這樣吧，不要請文化的盲人去領導文字的盲人，更不用教文化的盲人去掃除文字的盲人，天下事便不至於愈弄愈糟了。

陳清華

件投機取巧，但事實上我們却不能怪他，如果有人說這是可恥的話，那麼青年們的作品就永遠沒有翻身的一日了。雖然那些雜誌的編輯先生是口口聲聲的喊着「……我們的雜誌是絕對公開的，無私的，坦白的，只要能夠發表的話，我們無不樂於刊載……」，自然，編者先生這「招妖旗」一昇上來，那些三山五岳的小妖們就不難望風而歸了。可是天曉得，他們何嘗是真心誠意的爲一般青年作家



謀出路呢？無非是爲書局老板多賺幾個錢，或藉此號召一般無知的讀者，從中取利，實際上是他們佈下的騙局，許多青年作者往往會陷入他們的圈套。可是後來這玩意兒漸漸被人揭穿了，於是編者先生再來了一次花樣，異想天開的想出一種妙法，索性把那些老作家的作品冠上「處女作」三個字，（筆名是可隨時變換的），在這處處迎合着「新奇」的中國文壇之下，似乎「處女作」這三個字是最爲時髦的了。編者先生爲了要跟人學學時髦，就不妨逐期選載一二篇名字生疏的所謂「處女作」這類似的作品，於是青年們的作品便成爲當代的「時髦」作品，「處女作」便成爲一塊至上的

## 文藝政策

文藝須有政策，執近似乎已成千古不朽之論。於是隨着這種定論而來的，即是「該用怎樣的政策」這個問題，記得日本作家片岡鐵兵氏是那樣說過的：——一種政治組合對於整個國家的文藝想要運用政策來統治，此事實無可非議之處；因爲這不僅祇是政治的慾望；同樣也是文藝本

招牌了。

但在這些「處女」之中却混雜了許多「老婆」在裏面，「老婆」冒充着「處女」的名目才是一件極醜惡的事情，這種「魚目混珠」，「掛羊頭賣狗肉」的玩意，在許多聰明的讀者之前終會看出了那些偽處女的臉上的深刻着的皺紋的記號，他們爲了時髦而冒充着處女，但這是一件徒勞而無補的事呵！

雖然投機取巧是可恥。但是老婆冒認爲處女何嘗不是可恥呢？

潘子農

身的需要。不過目前我們必須追究者，乃是這種政策的意義是在建設自己呢，還是消滅人家？

這裏，我們且不管片岡氏理論之基點，及其所持的政治見解。然而無論如何，這終究是一種政治組合在開始他的文藝政策之前所必須擇定，並且必須昭示於大眾的。

聽說中國的政治組合，近年來也有所謂文藝政策這套玩意兒了。此事在我們這些以寫作爲生而並無任何政治立場的人看來，雖覺與自己無重大關係，但多少總想知道一些玩意兒的內容。於是大家翹首仰望，靜待「文藝官員」出來公佈他們的策略，庶幾此後於下筆爲文之際，得先擇定動作之正反；意識之歪直。不料恭候了二三年，依舊是「祇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我們的頸子雖已仰望得頗爲酸痛，那些「文藝官員」却永遠邁步於衙門裏的院落之中，連手指都不願意伸出半個來。由「仰望」變成「失望」，結果是寫文章的人們大大地騷動起來了。

不過事情也並非全然簡單到如此地步；在插着文藝政策標幟的「官方」，他們雖然邁步於大眾的仰望之上，但另一方面是決不會忘記他們底「政策」的。專從查禁反動書籍

這一樁事情看來，便很夠證明這些文藝官員們的豐功偉業，確實是可以名垂千古而有餘。祇是所可惜者，此種強毅的查禁精神一經推動到下層的政治組合之時，不免要發生許多流弊；於是珍藏了一部馬氏文通的人變成「危害民國」，封面上有些紅色的刊物就有「赤化嫌疑」。甚至連辛克萊的劇作住居二樓的人，也有禁止上演的裁制，諸如此類，層出不窮。這樣一來，文藝政策之正旨未見發展；文藝政策的流弊却一應齊全了。此外如召集幾位政治宣傳員來開一次「文藝宣傳談話會」之類，其更流於空泛無聊，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則這種畸形的文藝政策施行之結果，究竟是一「建設自己」呢，還是「消滅人家」？我們急切地盼望有人出來解釋這個疑問。

## 冒名頂替的責任問題

林 辰

科舉時代的讀書人，在考場裏是常常會有冒名頂替這一類事情發生的。這多半是一些富有之家的執袴子弟，好

名心切而自己又胸無點墨，於是仗着祖先的造孽錢，賄買別人去代考，一旦僥倖成功，就此飛黃騰達。而那位冒名

捉刀的人物，爲了貪圖一筆巨款，雖明知自己做了別人的「接腳機」，却也有苦說不出。

不過這種勾當一被考官發覺，請人捉刀的果然要革去功名，那位代人捉刀的至少也要受到枷拷示衆的處分，因爲甘願替人做「接腳機」之類的行爲，究非讀書人所應有的。

自從何家槐與徐轉蓬的創作問題發生以來，文壇上大小各家的議論，好像是一致的全部歸罪於何方。當然，何家槐之卑鄙無恥，事實上已不容其再加狡辯；不過，我們對於徐轉蓬爲何要如此心甘情願的給他冒名頂替這一點，却也不能不追究一下的。

根據徐方的自白，他的作品被何冒頂者，由來已有三

四年之久。然則在這樣悠長的過程中，爲什麼始終不見徐方自己出來檢舉呢？後來文化列車揭破了內幕之後，徐方還不敢明白宣佈真象，直到韓侍桁君挺身而出，始見徐方發表了一篇含糊的供狀，其中蛛絲馬跡，頗足令人懷疑徐兩方對此冒名頂替的勾當，似乎事先必有條件或契約的束縛。

事到眼前，真象既已大白，我們原不必多贅。然而無論如何，我總以爲徐轉蓬君多少總不能除去「甘願替人做接腳機」的答戾。所以這次冒名頂替的事件，徐轉蓬君也應該負起十分之一的責任。

爲了肅清這動亂的文壇，我們必須要求那些已經做了「接腳機」的人，趕緊起來「自首」？

# 藝術與知識底傳達

希倫(H. H. H.)作

汪馥泉

在從前的一「古典的」時代，哲學，歷史及科學，與詩歌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大家熟知的事實。又繪畫的文字與符號，是在沒有發明表音的文字之前使用的，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實。但是，詩歌與意匠的藝術，並不單是如此地用作滿足傳達知識的要求的手段；在原始的種族間，舞蹈，默劇以至于裝飾的低級的藝術形式，作為交換思想的手段，都是很重要的。

在這里，想就全然爲了知的目的而使用的種種的藝術形式，作概略的考察；在這些藝術形式中，從關於戲曲的例子來出發，我以爲最爲適當。近代意義上的戲曲，不能不看作藝術的發達底後期的，——甚至最後的產物。滿足藝術的作品應該具備的一切要求的，文學的戲曲，如其不達到充分地發達了的文化的階段，是不能產生的。所以，美學者大概把戲曲看作最後的藝術形式（註一）。但是在研究原始的種族底產物的時候，不能不依據比較的低級的藝術的標準。在這個低級的進化的階段上，既沒有悲劇，也沒有真正的喜劇，但是，如敘事詩既不能製作，抒情詩即令能夠製作，也只是連接沒有任何的意義的二三音律的語句，在這樣的種族之間，只有單純的滑稽劇，默劇及默劇的舞蹈，這是確整的事，如其廣意地解釋戲曲底意義。假定是其中包含着依藉動作的一切的表現的，那麼，戲曲可以說在一切模倣的藝術中，是在最初期顯現的。戲曲，的確是在書畫法由于繪畫乃至文字，未被發明很久以前，早在使用的。恐怕其起源是比諸語言本

身更早的吧。因為作為表現思想的外的符號，動作比諸語言更其直接。在戲曲的思想交通中，沒有假定任何的意識的意向和共同的約束的必要。這在「說話人」(Speaker)方面，是作為以「身勢」表現「注意力」(Erfoltsstreben)即明確思念了的動作觀念的，一般的衝動底自由的發現而產生的。例如，隨伴着要毆打這思想，便捏緊拳頭，便是。又在聽者方面，可以不用任何的努力而理解他。他們藉無意識的模倣，給與被傳達的思想。如此的默劇的思想交換的形式，當然，在文明生活，是幾乎沒有顯現的。文明人底「注意力」，普通，當在從思想移到形式的時候，便消失了。默劇的發現，因為是浪費勢力與時間的，所以，隨着便利的語言底發達，不能不消滅了。而且，至少，在文化較高的社會上，作為社會發達的法則，有竭力將以身體表現的語言，局限于狹小的範圍中的傾向。但是，因為病的原因，當這種事情一度變化的時候，即令文明人，也會再使用從前的默劇的語言。因此，當語言「不隨」到了極度的時候，那模倣的衝動，只要此外沒有阻礙他的東西，那末，總是很強烈的。我們如其不開始假定衝動的自然符號，那末，不能說明後來的便利的語言或「身勢語」。因此，把這些病的實例，到某種程度為止，看作顯示原始的思想交換底方法，更有理由了

(註二)。

但是，我們基于精神的疾患的場合底觀察，不能推論到原始的人類底原始的語言。例如，即令可以把語言不隨看作間歇的遺傳的一個例子。但是，將現在的人類底模倣的能力和史前的沒有語言的人類底模倣的能力相比較，是失富的。這些原始的人類底表現的符號的體系，雖則是他們所有的唯一的表現機關，但是，決不能有可以看到那麼的發達。由於與這同樣的理由，從雙陸的例子，和「賢惠的野蠻人」(Homo sapiens ferus) 的特殊例子——吉卜林底莫利(Mr. Kipling is Mowgli)等——來立論，並不安當(註三)。由於人種學上的研究，沒有語言的種族底事實既然並不明瞭，那末我們假定的劇的語言的概念，只是依據心理學的演繹的(註四)。但是，如此的演繹底可能，可以由關於現存的最未開化的種族的研究，來多少地推知的，關於這一點的實際的報告，普通並不比在人種學上證明了的更其一致，這是事實。所

以，許多學者因為對於原始風俗及語言的知識不充分，所以陷入種種的謬誤中，這，不能不認識這一點；但是，在精神發達還在低級的階段上，有很多的事實，足于證明默劇的思想交換盡了重大的職務。蒲休門 (Brushen) 澳大利亞人及愛斯基摩人等，有着很發達的劇的語言 (註五)。斯泰林 (Stirling) 根據觀察澳大利亞底某部分的結果，說，在種種的種族之中與歐洲人接觸最少的種族，有着最豐富的身勢 (註六)。又，以為這個思想傳達法是古昔的原始的東西的，他底根據，是根據洛斯 (W. E. Roth) 所說的「在二三「加入式」那麼的特殊の場合，一定強用這個思想傳達法」這個事實。弗萊柴 (Fraser) 也說，在波拉底儀式 (Bora Ceremonies) 中，教道身勢語 (註七)。

但是，從如此的事例，便以為行施劇的思想交換的地方一定是古昔的原始的底發端，這却未免太早計了。即令在反映聲音的語言系統成立了之後，也有助長模倣語底採用及發達的種種的原因。洛斯在前行的著作中，還說，默劇的符號，「在以沉默為必要的行軍及狩獵中」，大為有益。別的更重大的理由，是模倣的動作可以在異其言語的人民相通。就文明的民族來觀察種種的人常常在相連的國境的地方，身勢語非常發達的例，也不少 (註八)。又，不能忽視的，是，即令在原始的民族之中，在澳大利亞底平原及巴西底蠻民 (註九) 與北亞美利加大草原 (註十) 等，——總之，因為一民族分裂為漂浪的小民族，發生了極端的方言上的分裂的地方——身勢與運動最有重大的意義，又對於思想底傳達上為有效。但是，因為這些事情，衝動的自然的默劇、漸漸發達為複雜的習慣的符號的組織。例如，北美印度人底身勢語，大概是由指示及描寫底省略的「運動」而成立；同時，漸漸滿足了對於理解及正確的實際的要求，這便是。但是，這不是在任何的意義的戲曲的藝術上都有很大的關係的。

對於藝術，更直接的重要的，是隨伴着公開演說的默劇。社會進化着，其成員如其都能作共通的思考，那末，以依藉聲音的語言，來表示思想，不適當的場合時時發生。會長和僧侶，在公開的集會中，為使許多的聽眾理解其意趣，非將其語言在動作中表示不可。于是修辭學，現在還在許多未開化的種族中，與在古代一樣，是文學的藝術，兼是戲曲

## 藝術(註十二)。

當然，默劇因為是活潑潑的，所以在傳達思想底內容及感情上，比諸單純的口演要有效得多。特別是，在大事傳播其思想及感情的場合，聽衆恰如加入「劇的合唱」中那麼，加入了默劇中。因此而被喚起的模倣，甚至于在全然止于內部而外部並不表現的場合，可以使觀客比口演更深刻更完全地，感受到其口演底意趣。默劇的語言，是表現情緒的自然符號，所以如其借用霍姆(Hom)底有趣的說明，是「我們底心臟相通的畢直的路」(註十二)。因此，即令在最發達的一切文化的階段上，劇的動作，作為宗教的教化及政治運動底手段來使用，也毫不不足為異(註十三)。

我們以為，到別的機會論述藝術底宗教的及政治的方面的時候，去考察這些戲曲底各種形式，最為適當。現在，因為單單力說在野蠻人種間之交通上所顯現的模倣的表現之功利的方面，所以，單單敘述這一點便得了。在低級文化的階段上，社會的及宗教的原因暨實際的利益，對於促進原始的語言之發達，都是大有助力的。我們，藉此可以知道原始的人種有着可驚的戲曲能力的理由。如此，不論由于社會學上的考察，或由于心理學上的考察，都以為將戲曲的動作看作傳達思想的原始的手段，並不錯誤；但是，我們還不能不承認，在原始的階段上，由于別的艺术形式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實際上，來清晰地區別默劇與原始的詩歌是不可能的事。在許多場合，默劇的動作，自然借了暗誦或朗吟底幫助才能實行的。因此，說話的藝術(Narrative Art)底最低級的形式之特色，是單純地表白實際的事件；在這個場合，普通是並用這兩個思想表現的方法的。

又，在這個時候，為要更充分及明瞭地顯現暗誦底內容，隨機應變地描畫一種的圖形；這是繪畫的藝術之原始的表現。從模倣外形的身勢，以至輪廓的圖形的變化，是很直接而且又是容易的；所以，即令在極低級的文化階段，也一定能實行。能夠明確地認識後者的藝術是由前者的藝術發達而來的情况的例子，也不少。瑪萊利敘述某亞拉斯加印度人底會話，說，他們在會話的時候，假想地將左手用作黑板，在黑板上面，以右手底食指畫綫。又據豐、休泰伊南(Von

Saltven) 所說，中部巴西底土人，到以身勢傳達思想成爲很困難的時候，便在砂土上描畫圖形。這些圖形，總之，只是他們將那用默劇的語言，在空中描畫事物底輪廓的手底運動，投射到不同的表面上罷了。因此，有很多人，把繪畫的藝術底起源，歸諸于這些身勢底變態(註十四)。在某種族(尤其是北美印度人)，表現事物及現象的繪畫的符號，是可以明明白白地解釋爲，由于與這相應的身勢的符號脫化而來時，所以，如此的假定，便被更認爲真確了。但是，如格洛斯敦授也很注意地說過的那麼，原始的人類在沒有任何關於圖形的觀念之前，便思念到描畫事物底輪廓與否，很不容易知道。在我們沒有解決這個起源問題的必要。在這里，與戲曲的藝術幾乎一樣，只要敘述自發地，又暫時的一種隨機應變的圖形，與模倣的表現及詩的表現一同顯現，這便得了。我們只要專門考察這些傳達知識的方法，可以傳達思想內容，又使滿足說明的純知的目的，及導引藝術底發現這方面，便得了。

由于實際生活底必要，與最廣義的藝術相關係的，不少的模倣的繪畫的乃至文字的種種的傳達知識的方法，發生了這絕不是不可思議的現象。爲了教導旅行者以路途，對於危險的路途教以注意，通達沒趣味的思想，因而使用動作，身勢乃至繪畫的例子，很不少(註十五)；但是，即令列舉這些例子，也絕不是反證我們底議論。即令純粹地是技巧的產物，如其那個作品底主題是極其貧寒而且是沒趣味的東西，引起興味的事便很少了。所以，我們以爲，在其內容上，單就有某程度的聯絡與繼續的表現來考察，不能強謂不當。

使滿足那作爲完全的作品底技巧上的要求的，純說話的藝術底最單純的例子，當然是其說話底主題是一種實際的事件是他與一切和他相關的插話及隨附的事件，都適如其狀地表現出來的場合。在原始的生活中，這種現象很容易發生。由戰爭或狩獵或漁獵而歸來的人，在家中的女人們和小孩等之前，定然常常以手勢足勢，反復自己底經驗。固然，這些動作，也有不少場合，以爲，這可不是由于迷信的乃至宗教的動機而實行的嗎。但是，這些動作，的確，到某程度爲止，是由于喚起多事的日子底記憶，又把他傳達給人們的要求而發生的。又對於人民底精神給與深刻的印象的事件，也同



樣地藉默劇的動作來表現。在這裡，只要引用下面兩三個例子，便很夠了。例如，有瑪克西 (Macusi) 底兒童所演的從鎮上來 (Coming from Town) 這複雜的戲曲。在這戲曲中，一次旅行中所發生的一切插話，極其正確地被反覆着。在昆斯蘭，有『珂洛巴利斯』 (Corrobberies) 這戲曲底一種。這是狩獵或戰爭中的冒險似的，于各個人或種族有着深切的關係的事件，然而祇表演新發生的事件的戲曲(註十六)。又在黃玉祿 (Wanyoro) 底一個村莊中，有詳細地模倣特·倍爾曼特 (De Bellefond) 氏近來的戰爭中的舉動的東西(註十七)。據奇克 (Captain Cook) 底南極探險記，他們有一個時候見過土人底戲曲，這是將實際上實行的逃亡的場面，那個當事人的逃亡的少女底眼前表演的。這個戲曲，看作對於這個可憐的少女，給與強烈的印象的，她看了表演出來的自己底逃亡，不能止住眼淚了。在這個場合，如此地模倣實際的行爲，明明是以懲戒這罪孽深重的觀客爲目的的。這個戲曲，到少女回到她底朋友那邊，朋友很冷淡地迎接她的地方，終結了，拿這一點來看，這的確不能不說是以勸善爲目的的。

這個素朴的戲曲，有着諷刺的教訓的性質；但是，這個戲曲，即使沒有完也使我们記憶起了一八五〇年公布的蟹伴 (Chappuy) 創作的題爲有角的強慾者 (L'aveugle, Corun) 這滑稽劇中的下列的語句：

『的確的確，他所做的事情，在這裡，都在你們底面前曝白了』

在現存的野蠻人底默劇與戲曲的舞蹈中，決計不能找到這種的東西。但是，如其精密地考察這些，那末，的確，人種學的著作上記述的許多喜劇的又英雄的插話，在當時，是由新的某事件而脫化出來的，這便可以瞭解了吧。

我們更進一步，考察說話的藝術底別的地方的時候，才能確定這個見解，原始的詩歌，雖則在此外有種種的意義但是他底力量，決不在于創造如其某一個歌之中，含有一種說話的要素，那末，這里基于當時的單純的經驗的。旅行，狩獵和戰爭等，都是提供極原始的戲曲的朗吟和極單純的敘事詩底題材的(註十八)。而且異常的事件，恐怕都成了詩人底歌吟的材料。與土人一同居住，能夠理解其語言的旅行家，常常發見自己底事件被在即興詩中歌吟着(註十九)。這些歌，

有着一種諷刺的意義的也有，又崇拜白人而作的也有（註二十）。但是並不限定，不論在如何的場合，都有這兩個傾向底任何一者。歐洲人因爲單單在他們，以爲是不可思議的珍異的東西，所以，成了原始的戲曲與詩歌底題材（註二十一）；又依據與這相同的理由，凡鐵砲蒸汽船等他們以爲不可思議的文明世界底事物，常常在他們底詩歌中歌咏着。野蠻人底心，對於這些不知道的事物，容易給與非常奇怪的說明。如此的詩的想像底產物，一看似乎很奇怪，但是實際上，是由于對於未知的事物難免的誤解而發生的；最好的例子。是夏威夷底歌中所顯現的甲必丹奇克底船底形容。這見于伐利尼（de Varigny）底著作中（註二十二）；他們土人，把船當作大島，把帆柱當作樹木，把水手當作神明而歌咏。他們以爲：這神明，飲血（紅葡萄酒），藉長長的管子（即烟斗）吃火，吃烟，在脅腹的地方的穴中，攜帶種種的事物。這些詩歌，雖則一看似乎很富于創造的。——如其可以說明其起源，——但是，可以將其原因，歸諸于未開化人底觀察之不完全及記憶底有錯誤。如此的研究底結果，即令關於野蠻族底藝術，我們也可以證明實際的經驗底重大。我們在這里，只是考察低級的野蠻人底詩歌；這些詩歌，如以上面引用的例子已明瞭了的那麼，絕不訴諸任何的說明。

原始的繪畫的藝術底動機，也和文學的主題一樣，是暫時的。休泰伊南就克遜古（Xibbe）種族曾經記述過；在其中；有以說明的圖形補足戰爭，旅行等底詩的及戲曲的朗吟的很好的例子。這些單純的表現，是極其暫時的；所以，這不能科學地來說明。但是的確，在世間底任何地方，繪畫開始是在空中或砂上描畫的，現在，單只作爲身勢，遺留着他底痕跡；繪畫，總之，是與已經忘却了的不文的詩歌相關聯的或者其詩歌底身勢本身。

但是的確，在某種場合，至少有這些暫時的說話底痕跡遺留着。就是，繪畫也有代替在砂上描畫，而在一塊樹皮或布片上來描畫的。又，也有默劇底主題已經失去了其實在性之後，而這個主題被反復着的。又，也有說話底直接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之後，而其主題被記憶着的如此以那個時候爲限的，繪畫的模做的乃至聲音上的暫時的說話，成了永久的作用，在將來可以傳達其說話底內容，這麼的事情也有的吧。因爲保存過去的事件底知識，而發見了如此的有意的或者偶

然的方法的時候，這便被直接使用了；這是不難想像的事。總之，表現新事件的即興的舞蹈或詩歌，與將某事件底記憶傳諸後世的藝術品底差別，祇一步耳。

但是，依據人種學底教導，這個區別不單是理論的。在低級的野蠻人之中，也有單單與極新的事件相關聯的默劇及舞蹈之外便什麼都沒有的種族。即令這些種族有自古昔時代而來的繪畫及舞蹈，但這全然是例外，與其說是基于意志，不如說是屬於偶然的。真正的意義上的紀念的藝術底發生，是文化比較地發達之後的事。

這件事情從比較心理學的方面來看，容易說明，單將新事件即興地表現出來的說話，與現在的意義上的歷史的藝術及文學之間底差別，雖則以為實在很小；但是，這却正是說明了人類底文化上的最重大的進步的。將紀念的藝術，不論解釋為以追懷過去的事實及喚起其記憶為目的的，或者，解釋為以將現在告訴後世人為目的的，總之，這是預想了對於事物感到並不單限于剎那的現在的興味。使對他加以注意的能力的。任何的心理學者，恐怕都不以為在極低級的精神發達的階段上，有如此的能力。又據人種學上的研究，在現存的低級的野蠻人之中，也有着沒有這種能力的種族。要明確地知道這種能力，在什麼時候及如何地顯現，這在美學研究上，是極其重要的。在一般藝術史上，最可注意的時期，是反映于藝術家底眼中的公眾這個觀念擴大起來，因而其作品底目的也擴大起來的時期。

〔註一〕最近的，對於這個見解的辯護，在達特 (Tarde) 底社會的論理 (La Logique Sociale)

〔註二〕詳細，見瑪萊利 (Mallery) 底載于人種學局年報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 十卷中的亞美利加印度人底繪畫的文字 (Pictur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及薩伊斯 (Sayce) 教授底語言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等。還有，瑪萊利當主張默劇的語言是語言底最初的時候，常常力說這個傳達思想感情的方法即默劇的語言底(本能的)性質：這是值得特記的。又薩伊斯教授，以為身勢語，只在戲曲地模倣『運動』或音的地方成立的。又別一方面，把持着說『身勢語說是進化底中間的狀態。』這批評的立場的台伊拉教授，說身勢語，是由事物之外形的描寫或指示而造成的。人類古代史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中，在這些的學術論究中，在由種種不同的意向而產生的默劇的思想傳達種種的形式之間，樹立截然的區別，這是很重要的事。又，關於這事，請參考羅門斯 (Romanes) 底人類底心的進化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

## Mental Evolution in Man)。

〔註三〕見羅門斯底心地的進化。尤其是關於，由使用的語言底構造而影響及于啞者底身勢語的關係。

〔註四〕不借身勢底扶助便不能相互了解的種族，即只有身勢語而沒有談話的種族，關於這，在台伊拉博士對於滿爾登(Captein Burton)說的亞格帕斯人(Aropahos)『在暗中幾乎不能互相談話』的批評，由於其後瑪萊利底亞英利加印度人底繪畫的文字，更其確證了。因而，對於魯斯萊在其西亞非利加旅行記(Travells in West Africa)中，斷言的伴皮斯(Bulis)族底語言，『他們在暗中不能交互談話那麼，依身勢爲多。』取一種懷疑的態度，這是自然的事。但是，關於西亞非利加土人底語言中的身勢底要素，在羅斯萊底西亞非利加研究(West Africa Studies)中詳述着，這最足參考。

〔註五〕見烏特(Wood)底人類博物館(Nat. Hist. of Man)及克蘭茲(Cranz)底格林蘭底歷史(Histoire Von Gronland)○關於澳大利亞人種，紀錄各式各樣地矛盾着。加爾在其澳大利亞人種中，說，『某種族，以手表演僅少的事實。但是，在全體上看，澳大利亞人種，沒有藉身勢及手勢以表白其感情的事。』但是，斯泰林(Stirling)由於其人類學中關於身勢的組織的研究，極端地反對這個斷言。此外，關於這一點，請參照斯賓塞及基倫底自然民族。

〔註六〕斯泰林底人類學(Anthropology)。

〔註七〕洛斯基斯蘭土番(Queenland Aborigines)及弗萊萊底新北威爾斯(Aborigines of New South Wales)。

〔註八〕參考台伊拉底原始文明(Primitive Culture)，瑪萊利及薩伊斯教授等底著作。

〔註九〕弗萊萊底新北威爾斯，洛斯基斯蘭土番，休摩伊南底中央巴西底自然民族(Unter den Natur-volkern Central-Braziliens)及瑪萊利底北美印度 底繪畫的文字。

〔註十〕瑪萊利底北美印度人底繪畫的文字中，北美印度人底身勢語是特殊的地理的狀態底結果這個說明，也已見於斯卻特底人類之心的哲學底諸要素(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之中。

〔註十一〕瑪萊利族對於政治的集會，興味很濃，關於這一點的描寫，見亞爾(Earle)底新西蘭，及蕭脫蘭底新西蘭人底傳說(Traditions of the Men Zealanders)。

〔註十二〕雷姆底批評底要素 (Elements of Criticism)。

〔註十三〕戲劇的行爲作爲傳達宗教的感情的方法的鑑賞，請參照台伊拉底人類古代史中的柏林雙啞協會中的祭祀底記述。

〔註十四〕瑪萊利底北美印度人底繪畫的文字。語言中的繪畫的要素，大部分爲『手工的記號』影響，這已於一八三六年由拉菲奈斯克 (Reine-que) 記述者。

〔註十五〕說繪畫的藝術，純粹地有利於實用的目的的許多例子，在瑪萊利底著作中。

〔註十六〕伊姆·桑 (Im Thurn) 底原始的遊戲 (Primitive Games)。

〔註十七〕在洛斯基斯蘭土著中。賽爾特非爾特 (Gland) 在他底澳大利亞土著中記述着，華腔台族底這個戲劇，是模倣白人底捕鯨底景况的。

〔註十八〕威爾遜及威爾遜旅烏甘達 (Uganda) 關於在戲曲的舞蹈上模倣白人遺件事，請參照朗特爾底克拉帕東底最後探檢 (Clappertons Last Expedition) 哥克底兩極航海 (Voyage Towards the South Pole) 等。

〔註十九〕關於記述旅行中的事件的詩歌，一看巴丘塔亞底埃祖族，烏特底自然民族，格萊底日記，波拉克 (Polack) 底新西蘭便明白。又在以時

事問題爲原始的詩歌底題材的，請參照朋魯克 (Bonvick) 底達斯瑞尼亞人，維斯萊底旅行記，加爾底澳大利亞人種，埃倫拉伊希 (Ehrenreich) 人種學雜誌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埃爾曼 (Erman) 底西伯利亞旅行記 (Travels in Siberia) 等。

〔註二十〕朋魯克底達斯瑞尼亞人底日常生活及起源 (Daily Life and Origin of the Tasmanians)，倫茲 (Lenz) 底西亞非利加旅行記 (Ski-zenus West Afrika)，休那伊何爾底自然民族及埃爾 (Eyre) 底中部澳大利亞探險 (Expedition into Central Australia)，克利克向克 (Cruickshank) 底高爾特利斯特底十八年間 (Eighteen Years on the Gold Coast)，聖·約翰 (St. John) 底遠東，貝薩利克 (Petherick) 底埃及，莫利恩 (Mollan) 底旅行記等。

〔註二十一〕在烏茲底旅行記中。亞古烏 (Ain) 族底船歌的獨唱歌，是記述甲必丹肯克底鐵砲的。在基爾 (Gill) 底從黑暗到光明 (From Darkness to Light)中，也記述着同樣的事情。又，在瑪歇爾島住民底詩歌之一之中，有歌咏俄羅斯探檢隊底船隻及水手底衣服等的。請參照利恩契 (Rienzi) 底

荷魯亞亞 (Oceania)。

〔註二十二〕白利尼底怪特維契島底十四日 (Quatorze Ans aux Iles Sandwichs) 關連着與水相同的詩歌的記事，在福南特爾 (Fornander) 底

波利奈西亞人種中也有。

# 昆蟲學教授

朱雯

書：

月光瀉滿了牀前，幾叢茂密的樹葉雕出深灰色的剪影，錯落地平舖在牀前的地上；放着巨大的黃橙橙的光線的美孚燈，除了給自身投出一個模糊龐大的黑影而外，完全成爲一種古典飾物似的東西了。而這裡所說的古典，絕沒有誇張的意思；像這樣一間陳設得異常簡單而構造却頗爲軒敞的屋子，又坐落在一條靜僻的小村落裏，的確是有些古典底風味的；彷彿華麗的宮闕中不能不有龍形的鎧槩，或是噴着鼻鼻青烟的蘭缸一樣，這樣一間中世紀風的小屋子裏好像也不能缺少這麼一座石油的洋燈。可是，這盞美孚燈却把華教授打擾得兀自不能入睡。

在牀上翻來覆去的華教授，平生沒有使用過這種黝黯得古怪的洋燈，總是提心吊膽地不能夠闔眼。千萬種駭人的思想陰鬱地爬到他心上來，蚜蟲似地，螞蟻似地。他想起火災，他想起盜竊，他想起鬼怪，他想起……

忽然，一個明朗的念頭像白雲似的輕快地掠過了他的心頭：莫非這座洋燈竟也像某一個故事中所說的神燈嗎？記得是有那麼一個故事的，在那一本書上啊？華教授單爲想這本書名却足足化了好幾分鐘，結果他纔從夜雨秋燈錄這個名字上聯想出天方夜譚來的，因爲他斷定這本書名裏一定有個「夜」字。在這樣得意地想出之後，一壁用右手伸在被外摸着微微有些禿頂朕兆的頭，一壁却不加思索地哼出「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詩

句來。一種完全與剛纔陰霾的心境不同的明瞭的意念，在他心頭迴旋着。像他這樣一個專門研究農業的人，居然還能記得一二十年前看過的書本的名字，而且恍惚地記得那些故事，甚至還能在什麼詩集裏背出兩句詩來，在他自己看來是非常樂觀的。醫生說他神經衰弱，叫他趁着一個很長的假期下鄉靜養靜養，雖然他確已聽從醫生的勸告，而且在三天前竟然不憚煩勞，從上海搭火車，再坐內河小航船到這靜僻的陳家浜，但是他自己想想腦子既然這樣清晰，神經大致還不怎樣衰弱。可不是嗎，要就是那本天方夜譚裏的故事？說到一座神燈，從寶藏裏偷出來的，祇要一擦，就會有一個Genie來奉侍你的，你就吩咐，什麼都做得。不要說服飾錢財了，就是一座最講究最華麗的宮闕，也能夠在一夜中完成。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據說就是中國人，想來那神燈一定就是那麼一座了。假使牀前茶几上的竟然是從未被人發現過的一盞神燈，華教授又躊躇着到底要一些什麼了。要金錢嗎？但是要金錢來又作什麼呢？要幾副捕殺器或是噴霧器嗎，那太微小了。還是要幾百畝地來開闢一個農場，種各種的菓樹，以及豢養一些家畜。但是

，也許要一個美麗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呢？……想到這里，髣髴有幾百匹螞蟻爬到華教授的心上，有一種好像準備打噴嚏而打不出來時的說不出的難過，華教授覺得自己已經三十多年紀而還沒有太太的這回事，確是使自己非常抱憾的。即使當時到美國去留學是化用的官費，但是他讀到的碩士學位跟自費的有什麼兩樣呢？而且回國之後就先後担任了好幾個大學的教授，還不是夠體面嗎？可是儘看着自己的學生陸續地愛上了女同學，陸續地結婚，自己也出過記不清次數的禮，而自己偏連一個愛人也沒有，老是個亮亮子身的鰥夫。看看女學生對於自己也並不顯出如對同學般的親暱，祇有坐在前排第三個位置上聽講應用昆蟲學的密斯毛，她好像對自己頗有好感的。你想：爲什麼一個女學生來選這樣一種毫無用處的科目呢？難道她預備在農藝方面得一點知識嗎？得一點農藝知識對於她有什麼用呢？如果她不想去自己開闢農場，或則幫助丈夫去料理園藝方面的事，這種枯燥的科目，實在不會引起一個女子的興味的。也許她竟有那種女園藝家的抱負吧！但是如果她竟爲幫助丈夫而學習的呢？那丈夫應該多麼幸福地得到這樣

一位賢慧的妻子啊！而且那丈夫一定應該是一個對於園藝甚至對於農業極有研究的人，或則竟是一位留過學的博士，甚至就是跟自己在密歇根大學裏同學的 Dr. Fernald 劉。但是這種猜測未必就對吧；老劉訂了婚，難道訂婚片也不送給自己嗎？而且，一個並不十分 *notive* 的密斯毛。光景是不會已經有了一個博士未婚夫的；而且從她對於自己的種種行爲方面觀察起來，連未婚夫以及情人都未必已經有了的。然則她爲什麼對於自己特別有好感呢？也許她準備作一位碩士的太太，而一舉兩得地學習這一宗枯燥的科目嗎？想到這裏的華教授的心上，又爬來了幾百匹螞蟻，加以臉上也發燒得難過，於是像擺脫夢魘似的重重地翻了一個身。順便擦開了一角帳子向室內睽視了一週，還是滿地的月光，和微微地如扇子一樣拂動的樹葉的翦影。

華教授很小心地放下了帳子，從枕邊找到了一只錶，『哦，已經是十二點廿分了！』華教授自言自語着，『時候不早哪，趕快睡熟吧！』的思想於是立刻奔到他腦中。在上海，這個時分他或許還坐在床上看書，但是在這種幽閒遼寬的所在，上床了這麼些時候，不應該還不熟睡的。華

教授突然覺得自己的神經衰弱症已經患得相當的深了。吃幾瓶 *Polyamin* 有什麼用呢？頭腦還不是在一天天地壞下去嗎？這樣的病症，他也覺得不容易醫治的。有一次他在大學圖書館裏，化過二點多鐘的時候，翻看目錄抽屜裏的卡片，借出了一大堆關於這方面的書籍，埋頭看了三個黃昏，還不是也說毫無辦法嗎？除了勸人喫一些 *Polyamin* 之外，還勸病家暫時拋開一切雜務，靜養靜養。這樣的辦法，對於他實在是太不可能了！照他的環境，如何可以暫時拋開雜務？而且可以到那里去靜養？不教書就無以爲生，難道就拋開雜務挨餓不成？就說靜養，也到那里去靜養好呢？到密歇根大學不到十五里的那個小村落上去嗎？還是到日本北海道的鄉下去？或者就在國內的北戴河或莫干山？那些地方，以一個碩士學位在國內大學裏教書却並無祖先產業化用的華教授，自己也覺得決沒有福分去靜養的。於是除了無可奈何地喫一些 *Polyamin* 之外，他還是按着校裏規定的授課時間表去上課，還是讀着自己的書，甚至還是到田野裏去捉幾個薊馬尺蠖之類的昆蟲，用細針小心地釘在白楊木的薄片上，再去參考了各省昆蟲局的報



告，按部就班地研究。他也明知自己頭腦太壞，不適用於用功，但是到底還很致力於研究者，實在亦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在他是美國大學裏讀出來的碩士，他所知道的是外國名字的昆蟲；而偏偏到中國來教的是應用昆蟲學，選讀的學生完全是中國籍學生。他們對於每一匹昆蟲需要知道一個中文的譯名，華教授對於這種囂張的要求覺得完全是無理取鬧，起先屢次想申斥，他自己並不知道那些囉哩的中文的譯名！他起先，而且以為中國何嘗有昆蟲呢？即使有，也何必一定要知道它們的中文名字？知道一個拉丁名字不已經是足夠嗎？譬如說一匹 *Gryllotalpa aficana* 華教授以為祇要知道它的成蟲呈灰褐色，遍體生有短短的軟毛，圓而肥的身體約有一寸許的長度，前腳像鏟子的形狀，適宜於掘土的用途等等，那對於這樣一匹小昆蟲也算得認識了，何必一定要知道它的譯名？但是學生們的意見偏偏又非常地執拗，並且教務長也當面對他說過：這裏的學生程度差一點，確然需要知道一點中文的譯名。他纔無可奈何地從圖書館裏借出一部動物學大辭典以及其他關於農業園藝方面的中文的譯本，化了許多許多時候，纔把一部

應用昆蟲學裏面的昆蟲名字，差不多全部譯成了中文，到這時候他方始發現中國也有那麼多的昆蟲！但是他那種神經衰弱的症候，却也漸漸地加臨在他身上了。這樣弄清楚譯名，滿以為可以安閒地教書，豈知事情還不是這麼容易的；那本應用昆蟲學裏面的昆蟲，多半是外國種，譬如講到直翅目蜚蠊科，一種是 *Periplaneta americana*，那是產在美洲的；另一種是 *Blattella germanica*，產在德國的，學生要他講中國產蜚蠊的時候，簡直窘得他手足無措了。難道中國也有蜚蠊嗎？書本上何以不說起中國產的蜚蠊呢？中國產的蜚蠊應該叫什麼名字呢？幸而發這個問題時已經快近退課了，華教授於是支吾了一些時候，直挨到下課，下課之後竟像獄犯逃監一樣地溜出了課堂，直奔到圖書館。圖書館裏法文本德文本的昆蟲學上全不說起中國產蜚蠊；那一夜他簡直整整地不會闔眼。直到第二天早晨在辭源上查看蚱蜢的「蝗」字的時候，無意間發現了同頁上有一個「蜚」字，而且有兩個字疊用的「蜚蠊」，纔知道那東西「俗稱樟蠅，為廚竈間之害蟲」，原來就是那種鬼東西！這豈但在中國也有的，而且是大宗的出產品！還記得自己在

小時候，老祖母屢次禁止他捕殺這種小東西，據說是竈君菩薩的兵馬，現在却費了他這麼許多時候去研究咧！這一天下午，他異常興奮地設法捉到了四五十匹樟蠹，放在一個玻璃瓶子里拿到課堂上去實驗。諸如此類的事，層出不窮地多，使華教授縱然知道自己頭腦漸漸壞去，却也無從休養生息；以致華教授房中 Polytamin 的瓶子儘是增多，（有許多瓶子已經給他裝了菜蕨螟蟲和松姑蠹一類的幼蟲了！）而華教授的神經衰弱的症候，也愈見得厲害；醫生呢，更懇切地勸他往鄉下去住一時。總算今番得到一點空暇，并且承同事 X 君轉輾地托人介紹到這個小村落上來，在這樣一所屋子里住上一個暑假，心裏倒頗為高興，指望着自己的身體可以漸漸恢復健康。却不料住了三夜，還是如此失眠！或者因為新換了一個環境，所以不容易熟睡吧！華教授又這樣自己安慰起來。但是爲什麼住了三夜還是失眠呢？或者一種新習慣的養成，確然需要一些時日的！想來在這樣一個靜謐的環境中，一個神經衰弱症的患者必定可以使頭腦漸漸地好起來的。那位醫生不是也說起過一位姓周的朋友嗎？那位姓周的朋友，就是在蘇州玄墓山上

靜養了一年纔好的。聽醫生說：那個人的神經衰弱症才患得兇呢！差不多要發狂的樣子。心臟是動悸得厲害，癱瘓頓死的恐怖，成天蟠踞在胸裏。常常沒頭沒腦地關懷着一些無謂的事情，譬如白天聽人家講到某處扼死一個人，於是他疑心自己便是那件罪案的兇手，顯出懦怯的殺人犯一樣的恐怖……，這樣兇的不易治療的病症，在山上也祇靜養了一年，而他自己祇有一些失眠和健忘，在這裡靜養一個假期，身體必定可以如常人一樣地健康的了。這樣的念頭起了之後，愈想就愈覺得樂觀，華教授這種興奮的心境惟有在發現蜚蠊俗稱樟蠹的時候纔有過一次！但是愈興奮就愈不容易睡熟。

從一數到一百十九而還沒有闔眼的華教授，臉上的那絲微笑也早消斂下去，明朗的心境突然又被一重陰沉的雲翳遮住，一種樂觀的意念完全轉成不耐煩的期待。這時候，野外傳來一聲悠長的狗吠，彷彿深山幽谷中的一聲猿啼，怪淒厲而可怖，華教授在床上也就歇斯底里地顫抖了一陣，皮膚上突然游來成千成萬頭的蚜蟲，覺得這種環境與其說是靜謐，毋甯說是陰森來得恰當了。於是，華教授

像夜行的膽怯匠人哼着不成腔的京調似地，開始背誦起主禮文來。

## 貳：

第二天華教授睜開眼來的時候，四野裏已經滿是高亢的連續不斷的田歌聲了。

他懷着一個晏起的學生遇到舍監先生檢查寢室似的神情，虛心地瞧了一下枕邊的錶，哦，已經是九點三刻了阿！便急忙地跨下牀來。滿地是鬻鬻的朝陽，窗外的那株银杏樹篩下了一團一團的黑影，牀前茶几上的那座美孚鎊還是發着黃橙橙的豆大的光芒；多麼神秘的一支鎊幣啊，這樣的思想像燕尾似地掠過了他的心上，華教授便不加思索地將那個燈火吹滅了。一縷淺藍色的裊裊的輕烟，從剛被熄滅了的燈芯上飄起來，直飄到燈罩之外，纔被吞噓了去。華教授直瞧到那股輕烟消逝以後，纔扣好了自己的衣服，踱到室外，走過一道游廊，轉入頭坎的穿堂，正想叫那房東的管家老毛，不料他早已在靠東的那間房門口招呼自己了：

「先生——起來啦！」那個近五十歲年紀的老管家，老是掛着那麼一絲笑勁兒地。

這管家，原先是這里房東陳鄉紳的佃戶。他父親在長毛之後便到這里來當外賬的；後來父親死了，老毛就承續了父親的職務，把賃來的田地交還給倉間，自己在這里充當一名外賬。算算已經是廿年前的事情了。老毛剛來這里的時候。東家老爺新迎來一個偏房，上下人手足有三桌，但是瞧着瞧着東家也不知怎樣地慢慢兒衰落下去，人手也慢慢地辭歇了不少。後來兩位少爺要上城裏去唸書，老爺索性在城裏買了一所小房子，把鄉下這座空屋交給他看管。除了每年清明上墳，東家老爺就難得到這里來就攔的。而且，連着這所屋子的菜園和竹園，也交給他照顧。老毛就每天做着下種，除草，澆糞的工作，到現在也有了五六個年頭。在城裏的小少爺，每當他看見紙鳶在空中飛揚，便惦記着鄉下的老毛，嚷着要喫竹園裏的春筍。而現在，老爺關照他有個上海先生要借住在第二坎的東廂，於是，老毛便暫時兼充華教授的廚子，而且確已侍候過他兩天了。

這一天，老毛端整好了早飯之後，就走到後坎東廂的門口，聽見裏面如雷的鼾聲，便在心裏咕嚕着：「上海人總是那麼地白天當作夜裏的！」也就到菜園裏去做他除草的工作。弄好了三項墁地，太陽已升的老高了，老毛覺得渾身躁熱起來，早上穿的那件夾襖也有點熬耐不住，便一壁解着衣襟，一壁走到自己房裏去放了那件脫下來的夾襖，順便想去看那個上海先生起來了沒有。恰好走出房門，就聽得那先生得得的腳聲，便立定在房門口，一瞧果然是那位戴眼鏡穿着外國背心的上海先生！

聽得那個先生應了一聲「哦」，老毛又笑殷殷地從靠西的穿堂口穿到廚房裏去打了一盆洗臉水來。華教授重新回到自己房裏去盥洗。正在漱口的时候，忽然感覺到嘴裏有些不大舒服，細細一辨，原來那柄雙十牌牙刷脫下了一根毛。趕快呷了一口水把那根幾乎嵌進牙縫裏去的細毛吐出，一個模糊的夢境却依稀地在他心裏浮現出來；還不是跟那應用昆蟲學班上的密斯毛的鬼事！華教授臉上的紅暈，一直蔓延到耳根！有這種荒謬的夢境，華教授突然覺得今天的精神，又格外的疲敝起來。老是這樣失眠和亂夢

，對於身體到底是太有害了；白天又不去轉那無聊的念頭，何以晚上會有那種無根的夢境呢？華教授在這個時候簡直有作修道者的企圖了！

把老毛端來的早飯，胡亂地喫了一點之後，華教授就招呼老毛，叫他把碗筷菜碟收拾了，自己想踱到田塍間去遊散一回。走出大門，前面是一道銀帶形的河水，隔着一帶瓦屋的住家，凌亂地鋪着殘缺的瓦片的傾斜頽圯的屋子後面，陰鬱地站着一座低低的負載着黃褐色石塊的山崗。河水順着陳鄉紳的屋角向右彎了過去。屋子的左側却是四五幢瓦屋，過去還有十來個茅棚。在瓦屋和茅棚接壤的地方，有一道小石橋通到北岸，過了橋就是那上山的道路。而這裡，瓦屋和茅棚，甚至陳鄉紳的大廈後面，都是一帶稻田。現在望開去是滿田的水，滿田的泥塊，也有的已經整齊地插下了滿田的青苗；在鄉下這是正在忙着分秧的季節！當華教授走過每一所瓦屋或茅棚的時候，裏邊總有幾個頭探望在掛着萑蒲大蒜的門口，用好奇的目光針視着自己；成羣的孩子更擁上來隨在他後面，如慣會獻媚的洋狗一般仰着頭追蹤在腳邊。於是中年的母親用一隻手遮

在額上，攔住屋簷上流下來的陽光，向這一簇孩子望了一望，喊着：

『小鬼——還不想來喫飯嗎？』

被母親喊着的孩子於是撇着嘴走了，別個孩子的母親聽見了這樣的喊聲，也都把自己的孩子喊進了家去。華教授的視線也跟着那些孩子飛進了家去：那些掛着尚未枯黃的萹蒲和大蒜的門口，現在大都站着捧了飯碗的年輕的伙子。在鄉下，這時候都在喫中飯了。華教授覺得這種反常的生活，對於身體一定極有害處的；沒有一個學校是在十點半進午膳，也沒有一個講究衛生的醫生在這個時光就喫中飯的。但是爲什麼那種人偏是極壯健極結實呢？這種過着反常生活的農人，是不是也會如自己一樣患着神經衰弱的症候呢？難道也喫 Polyamin 嗎？有誰可以告訴他們喫這種藥啊？但是，想來是不會的吧！那種猜想實在太不近人情了；這樣結實的伙子，怎麼會得那種症候！但是爲什麼像自己這樣一個並不操作得辛勞的教授，却患着那麼不易治療的病呢？如果自己竟做了一個農夫，大致不會有這種病症吧。然而安見得自己不患別種更兇的病呢？於是華

教授覺得那位密歇根大學哲學教授杜倫忒博士講的定命論亦確有可信的價值了。現在想來，那位斑白鬚髯的老教授的話，到底是有些意義的！就是眼前的事，也何嘗不可以說是命裏註定的？一直在上海教書，連夢也不會做到過這種小村落上來生活，這樣小的靜僻的鄙陋的村落上來，而此番居然來到這里；同時在這個小村落上的人，一直種田過日子，從沒有見過一個生客，今次却跟自己住在一條村落裏！他們一定沒有看見過自己生活的世界，自己也初次生活到他們的世界上來。這中間，華教授覺得總有一個註定的命！那些捧着飯碗的伙子，那些孩子，那些孩子的母親，跟自己一定有一重緣！這種定命論的觀念佔據了華教授的心胸以後，他陡然感到眼前的景物，件件是怪可親愛的了。便一壁漫步到田塍上去，一壁還頻頻回過頭來。那些年輕的伙子們有的已經擲開了飯碗，搶步趕到自己工作着的田邊，拿了一束青苗跨進滿是泥水的田裏，俯下身子去分播。陸陸續續地，各處田裏全有那些伏着插秧的農夫了，於是高亢的田歌又流動在四野的晴空裏。『那些伙子們的工作多麼敏捷啊，却又插得那麼齊整的！』華教授

這麼自語着，瞧着眼前的這幅畫：蔚藍的天，蒼翠的四野，蠕行在渾濁的死水上的人羣！

他屢次想問那個在他腳邊田裏插秧的農夫，想問他讀過農事學沒有？爲什麼就懂得那樣多？爲什麼把青苗插得這麼敏捷而又整齊的？但是那伙子管自忙着手裏的工作，並不抬起他的頭，那樣一步一步地退到那邊田壩腳去了。於是他極目遠矚着四野裏茂密的樹叢，初夏的陽光一忽兒擠在白雲的鱗片中，一忽兒又從雲縫裏擠出來，瞧着那陽光釉在遠處的田畦上，浪一樣地衝瀉到這邊；好 beautiful 的初夏的田野啊，便用口哨吹着密歇根大學的 Alma mater，逕自蒼回茅棚的屋角邊去。

屋後的場地上豢養着許多雞，許多傻頭傻腦的白鵝。一絲風把一顆小蟲豸從屋簷上刮下，那許多雞都昂藏着身子叢集到小蟲豸落下的地點，惟有一匹長雞冠的公鷄啄到了蟲豸，挺着身子跑到場地的那一頭去，餘外的雞都顯得不很甘心的神氣，撲着翅膀追蹤着；也有不願意逐鹿的公鷄就伸長了脖子在啼。華教授只注意那蟲豸，那應該是什麼蟲？現在是被那公鷄啄得碎爛的了。但是他不肯放棄這

一個實驗的機會，便踱過去趕走了那匹鷄，俯下身去拾起那條蟲豸的已被支解了的肢體：三條腿以及一引頭，放在左手心裏看。那一引頭，像瓜守，祇差那顏色不是橙黃的；但是那三條腿，青藍色的，像是金龜蟲，又像是桑葉蟲，到底應該是什麼蟲呢？華教授倒躊躇起來了。爲什麼那匹公鷄竟如此貪婪呢？是不是自己的昆蟲學知識還不夠豐富啊？單有一引頭和三條腿，是不是可以辨別出蟲豸的名字來？如果一個學生拿了這樣幾塊肢體來叫自己辨別呢？於是在學生面前暴露出自己缺點時的一種窘態突然在心裏萌起芽來。但是當他臉上堆滿了紅暈的時候，偶然瞥見那匹站在場角上的公鷄正在草根上劃着長喙，在那修長的朱喙裏分明啣着一些東西；長喙劃了三劃之後，那東西還是梗在口輔的兩角，他倒好奇起來；莫非屋簷上另外吹下了

一羽蟲豸？還是先前那匹蟲豸的鞘翅？想起來總不會是另外一羽蟲豸的；即使是，大概也是同類的昆蟲。於是他一心想把那個啣在長喙中的小東西搶下來了。然而他也想到如果那頭公鷄開關地叫起來呢？豈不是很容易被誣作竊鷄賊嗎？但是他借住在陳鄉紳家裏，他想，陳鄉紳的熟人總

不會被認作竊賊；而且，他們知道自己是上海人，上海人那里會偷雞？華教授這麼想定以後，便蹣手蹣足地走到那隻公雞後邊，趁勢抓住了一把尾毛，那公雞果然閉關地叫起來了，全場的雞都在開關地叫着。他多少有些慌張，懷着竊賊似的神情向四週溜了一眼，那些木楞的窗前，那些門口，都窺探出一個個女人的頭，在前面頑耍的孩子們也繞着圈兒彎到後場來了，全噙着嘴在笑。祇要不嚷捉賊，華教授以為竊笑倒滿不在乎的。隨即檢視那公雞的口輔，它已經並不含有什麼東西；想來因為被人捉住，慌的急了，就把那東西吐掉了。正想往草根邊找，忽然發現自己執着雞羽的手上爬着一個黑點。「這是雞蟲！」華教授這回却絕無疑慮地斷定了。祇有五厘長的一顆雞蟲，華教授居然能夠辨別清楚，這種精細的鑒別能力的展示，使他非常之高興。又想把它捉來放在瓶子裏，不料那小蟲兒忽然游到衣羽裏去了。好在這種蟲多是捫手可得的，他想，等下回再拿瓶子來捉吧；便放了那頭雞，看它像釋放了的囚徒似地跑開了，再俯下身子去找那片落下的小東西，哦，在這里，在那一株草邊，確是一片鞘翅！那鞘翅，那片頭，

還有三條折了的腿全放在左手心裏，華教授更立起身來仔細地瞧。陡然地那股發現蜚蠊俗稱樟螂時的興奮的情緒又冒上心來，「不錯，那東西一定是金龜蟲；不然，那鞘翅上何以有無數縱列的小點呢？」

捏着這蟲豸的肢體，浮着一臉的笑意，他走過每一家的門口；那些門口，一個個女人在咕咕地笑，孩子們也在他身邊跟了一羣，他沒有留意。對於那些孩子，他實在是一個意想之外的人。單說那副眼鏡，惟有在車水的時候，孩子們纔看見那些打着圈兒的牛戴着走路的；但是他們都知道，遮在牛眼睛上的是烏龜殼，完全看不見眼睛，而上海先生的那個東西是明的，看得見裏面那雙骨碌碌的眼珠子。孩子們從沒有看見過自己父親，祖父，跟浜裏人套那種眼罩。在他們小小的心裏也曾想到過這是上海人纔有的，但是仍舊想不透為什麼上海人有這個。女人也有這個嗎？恐怕是有錢人才套眼罩的，那東西一定值幾塊錢，了不起的貴東西，但是陳老爺也有錢的，他有時候領了少爺到鄉下來上墳，却不看見他們戴。那又為什麼呢？套着兩塊眼罩到底有什麼用呢？孩子們想起祖父講的長毛的故事，

長毛頭上纏紅布，眼上可不聽見說有罩；父親們講起革命黨打來的時候，那些小伙子的衣裳是對面扭扣子，頸根底下拖一條帶，可是也不說起有眼罩。那真怪；後來想起洋鬼子會不會有那個烏東西的呢？有的孩子也記得前村黃金伯的話，他在城裏看見過洋鬼子，據說那種鬼樣兒就像革命黨；可是沒有說起那對套在眼上的罩。這種事情誰會明白呢？孩子們總覺得太古怪了！所以一看見那個戴眼罩的先生，就跟在他後面，現在又看見他偷雞，偷了雞却又並沒有藏起來，倒笑着走開了，有那樣的傻事！於是追蹤得更有勁兒了。

華教授打從屋後田壩上兜到陳鄉紳的菜園裏，那些孩子們纔跑呀跳的奔到田岸上去了。菜園裏祇有老毛蹲在地上除草，他看見上海先生走來，就笑着招呼喫中飯，他自己說，已經喫過了半個時辰。華教授用右手按了按肚子，搖搖頭說喫不下。就偻着身子看他在硬地上除草。這是一頃瓜地，種的是南瓜。南瓜的青藤爬了滿地，像畫的墨龍一樣，看上去非常惹鬱，中間還有一朵朵黃的花。老毛拉開了青藤，把下面的蔓草連根拔去，隨手丟在硬地的楞裏

。華教授正看的出神，忽然老毛咕嚕着：『哦，有蟲！』果然有一條一寸二分長的淡綠色的毛蟲，像胡瓜樣的一條，在葉片上蠕行着。華教授用一支手指在那小蟲豸的身上輕輕地撫了一下，仰起頭思索那蟲豸的名稱，不料滿天是炙人的陽光，剛一抬頭就打了個噴嚏，一壁伸手到褲袋裏去掏出手帕來抹了抹嘴，一壁低低地說着這個蟲豸的名字：『*Phytometra peponis*！』老毛聽見他說了這麼一句完全不能懂的話，便瞪着眼睛針視着華教授；他覺得惟有山上黃道士的咒語是沒有人能夠懂的，現在上海先生那句囉哩的話，又快，又難懂，倒像是咒語，但看他樣子却不像是要召神或召鬼，黃道士在書符召鬼的時候，纔瞧他用咒語咧。華教授却懂得老毛的眼睛在說些什麼話，他不能不把自己知道的常識告訴給老毛，於是他像在大學講堂裏上課一樣，講述給老毛聽。

『老毛這一條小蟲豸叫做金上羽，是一種害蟲，一種戕賊瓜類的害蟲。它會得變的：眼前是幼蟲，全身是淡綠色，各節有黑色隆起的小粒；它的特徵是：第一節至第三節，比較其餘各節來得細，而且前兩對複腳是沒有的。慢



慢慢地就會變作蛹，蛹帶淡黃色，背部微呈淡褐色，長五分多。慢慢地又變作成蟲，成蟲是一羽蛾，也有五分光景的長度；頭胸和前翅，顏色是淡紅而略帶暗褐的。前翅上有雲形紋，外緣有銀色的光澤；腹部和後翅帶灰黃色。胸背有突起的毛塊。蛾解卵，卵形像饅頭，淡黃綠色，怪小的粒子，直徑祇有一厘。但是它的孵化力真大，一年中發生到二三次以上！」老毛仍然沒有聽懂他的話，他的話裏囉哩的字面太多了，全不是他所聽慣的，但是華教授儘像上課一樣地講述給老毛聽：「你懂嗎，老毛？這是害蟲！它的食料是葉片，葉片給它齧過了，就顯得萎黃和枯樵，收穫就有極壞的影響。那種東西可是也有防除方法的，你祇要噴撒砒酸鉛，就是那種 Lead Arsenate。砒酸鉛在各種含砒藥品裏，來得最穩當，它噴撒在植物上不會使葉片焦灼的。你可以試！」

老毛完全沒有懂得他的話，但是也像懂得似地頻頻地點着頭，他不想再聽上海先生的話了，即使再多說些話對於他又有什麼用處呢？華教授却還告訴他說：「這個，你是應該知道的；鄉下人種田種地，那里可以缺少這方面的

知識呢？發現了蟲，就得弄掉它。我說用砒酸鉛，那是最穩當的藥品！」

「屁什麼？那是什麼？」老毛瞧着他那副正經的臉色，就禁不住這樣發問了。

「砒酸鉛，那是殺蟲的藥！譬如眼前這條蟲豸，用那種藥一撒就弄死了，就不會齧壞南瓜的葉子。你瞧——」華教授的右手指指着一片南瓜的葉子，那葉子，已經給蟲豸齧穿了好幾個洞，像萎黃的臉子似地掛在細瘦的青藤上了，「你瞧：那葉片上，不是有好許多細洞嗎？那是給蟲豸齧破的！而且，我不是說過嗎？那蟲豸的繁殖力真大，你不去弄掉它，就會成千成萬的孵化出來，弄得這一項瓜地全枯樵了的！」

老毛點着頭，他對於這幾句話是懂得的，但是並不為然。他自從祖父種田種地以來，年年如此，却從沒有知道過這類鳥事！瓜地上有蟲，是的，他從小就知道，而且他更知道不但瓜地上，便是在豆棚以及稻田裏全有這種撈什子的蟲蟻，本算不得一回事。至於枯樵，無論瓜地豆棚稻田也都親眼見過；還記得光緒廿八年份那次纔荒的厲害

咧，但是他沒有聽見過用藥！衙門裏傳令下來捉蟲，村莊上打藥，前村的張得富還糾合了陳家浜的人合請一個祝由科來驅蝗，但是從沒有人說起過用藥；藥，怎麼能夠用來殺蟲呢？老毛不能夠相信他的話，上海先生懂得什麼呢？先生就祇會教書，田裏的事那里會明白？況且上海人何嘗種田呢？所以老毛竟然搖起頭來了。

華教授還疑心他不明白，又解釋給他聽：「那種藥是怪靈的；砒酸鉛、砒霜化合的東西！老毛，你知道砒霜嗎？」

「我知道，砒霜是毒藥！」忽然老毛又像想起了什麼似地說，「東村的金大伯就是喫砒尋死的！」眼裏閃着一種痛楚的同情的光。

「所以，華教授又用手指撫着那條小青蟲，『所以可以毒死這類蟲！』」

但是，老毛還是搖着頭，他的意思是，砒什麼既然可以毒死蟲，當然也好弄壞瓜地的。無論什麼好東西，祇要它會壞瓜地，總之是要不得。他覺得上海先生有一點傻，爲什麼專勸人家買砒霜藥殺蟲蟻呢？便不再跟他說下去，

管自蹲着除蔓草，心裏嗤笑着那種不懂事的蠢說話，無怪乎上海人的糞便裏也要放藥了，老毛這樣想，上海人總是那麼傻頭傻腦的！而同時那位偻着身子還在察看這條小蟲的華教授，也覺得這個鄉下佃農的態是頗堪發笑的：既不知道害蟲的壞處，又不知道防除的方法，任憑那些害蟲孵化下去，使農作物的產量受到極大的影響；何怪乎中國的農村日呈經濟破產的現象了。這種感慨系之的結論盤旋在他心中以後，華教授立刻覺得唯有他，纔能夠負起復興農村的責任來，因爲他發現的是，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是復興農村的手段，而農作物產量的增加，就全在乎防除作物的害蟲。他自己教的是應用昆蟲學，恰巧是復興農村的工具；有了這種基本的工具，自己就應該努力去實驗，去規劃；這種工作他覺得比社會學教授光嚷着『到農村去』要切實得多。於是他不自覺地立起身來，蹣跚到屋子裏去。踏進房間的第一樁事便是從箱子裏檢出一個玻璃瓶，把左手捏着的昆蟲殘骸裝了進去，在一張預備用飯粒黏貼到瓶子上去的小紙上面這樣寫着：

【*Acrothinium gaskewitchi* motsch.

現在，華教授完全忘記自己是到鄉下來養病的，竟與奮得一心一意的祇顧規劃着復興農村的大計，他預備在一個假期裏做一點成績出來。自己是農事學教授，對於佃農們不應該顯得隔膜，至少應該把一點常識告訴了，讓他們的農作物增加些產量。便又從箱子裏翻出兩本作物害蟲論：松村松年和高橋獎的，和一本 W. C. O'kane 的『Injurious Insects』，正想翻到鱗翅目夜蛾科去查一查金上羽，忽然想起第一步的計劃應該先捉蟲，就從剛纔放好的箱子裏又翻出了十來個玻璃瓶，一齊塞在褲袋裏，預備隨時應用。把箱子從新放好之後，華教授就笑殷殷地坐到那條方凳上去了。這時候，他覺得需要吸一支煙，但是他沒有烟，同時又想起了醫生的囑咐，便自語着：『祇是想想而已，吸烟是毫無意思的；』代替了吸烟的動作，他從熱水瓶裏倒了杯開水，呷了一口的時候，用左手的中指有節拍地輕擊着桌子，想繼續他剛纔那種規劃的思緒來。

是的，繼續他那種規劃的思緒：他想到怎樣捉蟲，怎樣編製作物害蟲的目錄卡，怎樣參考三本作物害蟲論上的

說明，以及怎樣把這些知識告訴給老毛；和其他的佃農。他想起那個剛纔在他腳邊田裏插秧的伙子，又想起那個坐在一家茅棚屋簷下的老頭兒，那老頭兒怕已上了些年紀，他是有經驗的，應該先告訴他告訴他怎樣防除田地裏的害蟲！又想起那茅棚後面場地上的一個蟲豸，一個鷄蟲，他覺得當時不應該輕易放過一個鷄蟲，讓它攢進衣羽裏去的。於是決定再出去，不想在房裏儘空想，空想有什麼用呢？應該去捉蟲，應該去捉蟲！他毫不猶豫地立起了身來，先用手摸了摸褲袋裏的玻璃瓶，邁着輕快的脚步逕自走到菜園裏去了。

這一天，老毛在燒夜飯時發現那幾碗燉在中鑊裏的飯和菜都還好好地在那裏，知道那位上海先生今天並沒有喫飯。看他整天在田陌間，場地上，菜園裏蹣跚着，後來又看見他很高興地捧着許多小玻璃瓶跑進房間裏。他完全不明白他在做什麼。他想不出那個先生在上海到底作什麼的，陳老爺托人帶來的口信光說有一個上海的先生，不曉得他在上海作什麼事。總是教書的吧！但是後來想想，教書先生是清高的，像以前陳老爺家裏請的那個周先生，一個四

十多歲的形容黧黑的瘦個子，成天在烟舖上喝濃茶，用沙嗓子教少爺讀三字經，教了抽烟，抽了又教，成天在房裏，三餐茶飯都送進去，真難得看見他捧着水烟袋踱出房門的，而眼前那個先生却老是在外面，在房裏也不見他躺在舖上抽烟，也沒有水烟袋，到外面來又不是好好地，只看見他弄蟲，摘葉子；不像個先生！老毛後來想：叫先生的不一定是教書，前回革命黨打來的時候，那幾個打扮得跟上海先生差不多模樣的毛頭小伙子，成天貼招子，做戲，叫鄉下人不還租，搶陳老爺倉庫裏的米，燒這裏的房子，却也叫先生；然則——莫非那上海先生是革命黨？也不像！上海先生自己住在這屋子裏，並不叫人不還租，也不貼招子不做戲，光景也不是個革命黨。在老毛看來，華教授的行業是無論怎樣也弄不明白的了。而且，今天又連中飯也沒有喫！

而且，差不多有十來天，華教授又每天在田陌間，場地上，菜園裏蹣跚着。更古怪的是，專用玻璃瓶捉蟲！浜裏的人全留心他，孩子都跟到他，祇看見他捉蟲，捉了蟲放在身邊的小玻璃瓶裏。牛欄豬圈雞棚裏，他全去，看他

又不嫌髒，反而很高興地把裝了蟲的瓶子放進褲袋裏去了，於是全浜的人都譁然議論起來；他們和老毛一樣地不明白他在作什麼。爲什麼不怕髒的去捉蟲呢？捉那些蟲蟻去有什麼用呢？浜裏人都知道有那種捉蟲的行業：譬如浙西娘子捉牙蟲，看她用一根細針剔到牙縫裏去，就爬出許多牙齒來，那是醫牙痛的，是行業，要錢或者要白米。還有江湖乞丐捉蛇，看他在手指上塗了些什麼，放在蛇洞口，用嘴子吹出噓噓的聲音，吹着吹着那蛇就游到洞口敲住了手指，用勁一拉，蛇就捉住了，那也是行業，雖然不要錢，聽說那蛇皮跟蛇膽都可以賣錢的。但是那個上海先生，爲什麼到鄉下來捉蟲呢？他並不要錢。難道那些蟲蟻可以賣錢嗎？不然爲什麼不怕骯髒的到那些地方去捉呢？然而蛇皮可以製胡琴，蛇膽可以醫病痛，那些蟲蟻有什麼用？那些雞蟲，那些牛蠅？『一定是洋鬼子買去合藥的，』有的人竟這樣斷定下來了，但是還有人以爲不然，因爲祇聽見東洋人到鄉下來剝小孩眼睛去合藥，却並沒有聽說牛蠅雞蟲值什麼錢。於是有人竟防備他剝孩子的眼睛，預先叮囑孩子不要跟着他，甚至禁止他們到場上。但是，華教授

沒有知道這底細，他祇覺得慢慢地孩子不來跟蹤他。慢慢地他竟完全不看見孩子。有時候，他在田壩上漫步，看見每一個茅棚門口都探出好幾個小孩的頭，但是等他漸漸行近時，那些小孩子的頭却消逝在門縫裏，拖在門外的是，許多錯落的笑聲，和每一扇茅棚門碰合時的聲響。華教授覺得有一點可笑，同時在心上游來一些寂寥，爲什麼那些孩子跟自己倒漸漸地隔膜起來呢？這是不適宜的，他想，他應該跟一切人相與，他應該熟識村落裏每一個人，無論女人或孩子。他不應該顯得隔膜！所以，華教授把所有一二十多個瓶子完全裝上了蟲豸，在每一個瓶子上貼了一張白紙，寫明白每一匹昆蟲的名字和科目，并參考了三本《物害蟲論》，將各昆蟲的生活史及防除法統統加以研究之後，便開始到田壩上去跟農夫談天；在傍晚，他又到茅棚前的場地上，像在大學講堂上授課一樣地解釋給他們聽。雖然不能夠完全懂得他的話，他們從那理解得出的說話裏，可是也看出了那個上海先生的捉蟲，決不是行業，而且絕沒有想剗孩子眼睛的企圖！浜裏人雖然還弄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樣子忙着捉蟲，講蟲，又儘是勸人買砒霜來藥殺那些

蟲蟻，然而都已安下了心；孩子們又在到處奔跑跳躍了。

### 叁：

時光在農夫腳邊，在孩子們的笑聲裏，在華教授的 Polytamin 瓶口上輕輕地滑過。酷熱的夏天，已經落在每一支稻葉的末梢了。

華教授的生活是：喫藥，看書，漫步，跟農人們談天，空想——織成歡愉的有時是慘憺的網。他覺得，失眠和健忘都顯得好了些；唯有亂夢，還不時地要做；而且夢到那位密斯毛的事也有，但是模糊的居多，醒來時差不多已經連一條線索也抽繹不出來。亂夢是沒有辦法的，下意識地作着無根的亂夢，那有什麼辦法呢？華教授惟有期望着自己的身體一天天地好起來；祇要身體好，亂夢自然會沒有的。對於這種切要的期望，他近來也漸漸地樂觀；醫生的勸告終究是不错的，靜養兩個月，自己的健康大概不難恢復吧。漸漸地，他的樂觀擴展到各方面去；因爲農人對於他，也像朋友一樣熟悉了；他們都已懂得蟲，懂得蟲蟻的害處。孩子呢，也從他那里知道了許多；譬如上海的汽

車是像兩口黑髹漆棺木拚起來的樣子，上海的天空裏是有人在唱戲或說話的，等等。而華教授到過外國的事，也漸漸地爲大人孩子們知道。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浜裏人都以爲出使到外國去是一件了不起的榮譽事，老前輩也說在前清時候是要封到三品以上的官銜，前後補子紅頂戴的。同時，華教授對於村裏的情形也熟悉了一點：譬如那個住在一條村上的老頭兒德茂伯，全村中一個年紀最老，在當地算是物望頗高的人，而他的兒子小茂，却是出名的一個敗家鬼，以及小石橋北塊的那個姑娘阿秀，是村裏出名的淫婦，廟裏的黃道士是一個道行極深的天師，這些比較重要的人物，他全知道而且認識了。至於當地的名勝，他也玩過好幾回。譬如那座屏障般終年看去是黃澄澄的山，和那山腰裏的城隍廟，他祇要出了門踱開去，自會有許多小孩或大人，領導他上路的，他們而且是，對於這些地方的傳說與神話，又特別知道的多，如果他不厭煩，他們會源源本本地講起那山上的某棵樹是龍變的，或是那一塊石板是山門，曾經有一個識寶的江西人用蘿蔔作鑰匙，書符唸咒的打進了門去，盜出許多不能估價的寶貝一類的事。但

是。華教授是討厭這些瑣屑的敘述的；在這種時候，他就打斷了話探問他們農作物的收穫狀況了。

陳家浜是一個比較富庶的鄉村，累年的災荒，都遭受得很少；然而近幾年來村裏人都覺得在漸漸地窮困下去。老前輩都說山頂上那棵銀杏樹給砍了之後就慢慢地改變了運命，第一家衰敗下去的就是陳鄉紳，那年陳鄉紳的太太喫上了鴉片；據說是風水的輪轉，黃道士也覺得是毫無辦法的。不要說是收穫稍微受些災荒的年頭了，即使是一個出人意外的豐年，歸根下來還是要虧欠大項的債務。去年冬天下得很大的雪，全以爲今年又有一個三斛的收數，『雨水』『清明』一直到『穀雨』『芒種』，都過的很好，雨水非常調勻，唯獨『雨水』之後『驚蟄』前一天，雷過一陣，村裏人雖然以爲『未蟄先蟄，人喫狗食』，恐怕是一個歉收的年頭，但是秧苗長的很好，分秧之後又是絲油油的看不出一些壞相來，也不敢再去設想那種不吉的朕兆。不料交了『大暑』，一直沒有下過雨，天氣熱得可怕，深藍色的天空裏。老不看見一絲雨雲，那倒是不能不使人焦慮的事。而且浜裏的水也小得古怪；唯有在『雞鳴丑時』去車水是勉強

可以車到一點的。在旁的時候就連車屏也擺不到水面，但是一家老小儘費了幾個時辰去車來的水，到得申刻時分早已乾得見底了。今年的災殃光景是凶得詭異的！大家全這麼想。一種大難將臨的不安的空氣，濃郁地瀰漫在一個小的村落中，華教授初來這村莊時的那股靜謐的氣息，開始從各人的臉色上消失。而老毛、一個經驗豐富的佃農，也搖着頭嘆息着；他以爲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是，命數裏犯定着窮困下去的了。

每一天：盪盪的太陽從東方升起，染紅了一片原野時，在車棚裏踏水的人顯出疲勞的神情，拖着溼漉漉的脚步整到自己的屋子裏去，但是天氣熱得可怕，深藍的天空裏老不看見一絲雨雲。申刻時分連那點車來的田水也乾得見了底，於是那些農人，瞧着這龜裂的田土，搖搖頭嘆息着。華教授每天跟他們談天的時候，也找不出他們臉上那些固有的歡愉的神色，於是他也同情地嘆口氣，搖搖頭。但是他暗忖着這些村裏人到底是愚魯的，爲什麼不弄一個動力噴霧器呢？那是用汽油引擎發動唧筒的，力量比較大，等候水漲的時候抽起來，好幾畝大的田地也可以掃射得到的

，而且是人工的雨！何必化了那麼多氣力去車水呢？又車不到多少水，一到下午三四點鐘就全給曬乾了。是的，就因爲又全給曬乾了，而且是給陽光曬乾了的，浜裏人就想起用法力來祈雨的事。而這件事，在德茂伯的建議之下當然是全村同意了。總共想打三天醮，預備在城隍廟裏建道場，本來就是黃道士想出的主意。但是首先起來反對的就有華教授。祈雨的事，那裏能夠叫他相信呢？他告訴老毛，告訴那老頭兒，打醮簡直是絕無益處的事；而且他簡捷的說：用一個動力噴霧器！他們當然也是不能相信的，何況連『噴污鷄』『噴污鴨』是什麼一回事也弄不清楚呢？對於村裏人，華教授是一個專門弄弄鷄鴨蟲蟻的先生，完全不懂得田裏的事；於是老頭兒德茂伯就掙着斑白的鬚髭告訴他聽：

『先生，呃，我知道你們上海人是不相信這一套事情的。但是，呃，莫道無神却有神，我們鄉下人就是靠天活命，靠菩薩吃飯的。打一場醮，斷幾天屠，天老爺決沒有闔王臉，瞧着瞧着也會軟下心來的。莫說是拜的經識了，就是那一些香，也燒得開天門哪！』

跟華教授一樣地起來反對的還有小茂，德茂伯的兒子。他不相信打蘸求雨，他看見過鄰村的張大伯家往城裏租來一架洋水龍車，打起來是非常省力的，於是他勸他父親用洋水龍；但是受了他父親一頓罵：『租洋龍，你有那麼大的福分！張大伯的兒子下得來田，你趕得上他嗎？倒要學他們租洋龍，你想化錢車了水，自己坐在家裏享福嗎？沒有那麼容易的事！你躲懶還要叫老子化錢啊，好狠心的敗家鬼！你有那麼大的福分嗎？娘躺在地下哭咧！』但是小茂却看清楚他老子牽動着嘴唇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眼淚也遊在他老眼裏滾動了。

華教授知道小茂也不相信打蘸，想不到鄉下也有那種開通的人！而且小茂主張用洋水龍，鄉下既有這種東西是最好沒有了。於是華教授把小茂的這層意思轉達給德茂伯聽，但是那老頭兒還是說了一派不贊同的話：

先生，那敗家鬼竟也跟你說要用洋水龍嗎？呃，真是放屁！真是放屁！先生你想，呃，我們父子兩個只種五畝多田，平時省吃儉用還可以勉強過日子；那末近幾年來也已經是年年虧錢了，再那裏經得起幾塊錢車一畝水！先生

我告訴你，呃，那孩子的話是不能聽的，他從小犯定的是敗家命。你想，光緒廿八年份的蟲災，呃，那次蟲災，就全爲了他！』

華教授因爲聽見一個『蟲』字，就格外留意他的話。可是那老頭兒說到這裏却停止了，將着一把斑白的鬚髯，咳了兩聲嗽，瞪出網絡着紅絲的眼睛，微昂着頭望空中看，像是思索着過往的日子。

『光緒廿八年份的蟲災，就全爲了他！』又重複地說着。

華教授聽他老說着這兩句話，便不耐煩地問他：『怎麼回事呢？』心裏却猜測到這老頭兒的心事是何等地嚴重和苦楚。

『就是這孩子！呃，蟲災，就是這孩子！』接着，好像理會了華教授的問話，便說：『說來好像是廿多年的事了，光緒廿八年份，那年的蟲災真荒的凶，蝗蟲飛過時好比陣雨一般響，躲在稻葉上只聽見一大片『殺，殺』的聲音，稻葉是喫得如鋸齒般錯落不齊的了，於是浜裏便打蘸，前村的張得富還出頭邀了一個祝由科的老頭兒來驅蝗。



呢，驅蝗！那老頭兒跪着祝告了半個多時辰，看他怪虔誠的，然後在地上放一碗水，畫了三道符，畫符的時候嘴裏還嚙嚙嚙地唸咒，於是把三道符一齊焚了；紙灰落在碗裏，水面上浮出一顆顆白點，老頭兒說那白點就是蝗蟲子。呢，真怪，明明是蝗蟲子，蝗蟲子就會落在那碗裏。但是他關照出頭的張得富，叫闔村的人必須喫三天素，呢，只要喫三天素；大家果然全喫起素來，滿以為那麼一來總可以把蝗蟲統統趕完的了。呢——」

德茂伯搖搖頭，眼前蕩出一片白茫茫的幻影。

「那麼，跟你兒子並沒有關係哪！」

於是德茂伯又帶着略有嘶啞的嗓音繼續他的敘述了：

「呢，那裏不是他——就是那敗家鬼，那時才祇有八歲，第二天上溜到陳鄉紳家的廚房裏偷喫了一塊肉，果然給破了法，蝗蟲就越來越多了。本來還不會知道的，（幸虧知道了，不然還要冤枉那個祝由科的老頭兒，阿彌陀佛！）廚房下少這麼一塊肉那裏會看得出來呢？可是那饞嘴的小鬼喫得滿嘴油膩的就跑回了家。他娘是細心人，她看出小茂的油膩的嘴，就問那小鬼吃了些什麼，他先還嚙

着嘴不說，娘倒光火起來了，心想那饞嘴的小鬼一定吃了些葷腥，就趕過去打了一巴掌，小鬼倒全盤說了出來，他娘駭了一跳，她明白她兒子這麼一來那個老頭兒的符咒完全破法了，恨不得一拳就搥死了那小孽種，但不等拳頭挺過去，她自己先落出了淚來，便一把拖她兒子到房裏，叮囑他萬不可說出去，傳了開去，那條小性命是要送了的。所以那一年倒底罹了一次災！」

「這件事，那麼，」華教授覺得那派信神佞佛的說話是怪可笑的，「那麼後來村裏人有沒有知道呢？」

「呢，知道的，可是又隔了一年！要是這一年裏就給知道了，那末，小鬼的命是不會留到今天的。呢，先生，浜裏有過那麼一回事：山前橋過去那丹南貨店裏的小東家祥和，也因為打醮的時候開了葷，而且在龍王會過身時撒了一泡尿，就給浜裏人動公憤打傷了，隔不上三天就死掉，呢，就死掉的。那敗家鬼的事，可是隔了一年纔鬧出去。小茂的娘先把那件事告訴給浜裏的女人們聽，女人們一知道當然也給傳遍了闔村。幸虧浜裏人——第二年收成好，而且上年雖然遭蟲荒，縣裏却出示讓了幾斗米，就把那

件事鬆過了。」

隔了一會，那老頭兒又：

「那孩子從小犯定的是敗家命！呃，十歲上尅去了他的娘。十九歲上我替他娶了一房媳婦，只生了一個兒子又給他尅掉了。廿七歲上我又替他弄了一個「二分頭」，一他却鬼搭搭地着了阿秀的迷，老像一匹沒籠頭的野馬，心思扯在外面，做事沒勁兒。先生，你知道阿秀那女人嗎？就是前天跟阿全家的打架的傢伙。那是淫婦，什麼人都要！前天打架也是爲了她跟阿全鬼搭搭，給阿全家的撞見了，便揪住頭髮打了一陣，後來阿全出來把自己老婆毆了一頓纔算收了場，阿秀却踩着腳連哭帶嚷地撒潑。那小鬼把這樣一個爛污貨弄上了手，運氣便越弄越糟了。她是，呃，她是白虎星，那一個搭上了她，就會敗下去。就是那一年小茂搭上了她，田裏一直沒起色，三斛的收成弄下來還是要虧錢！還有，呃，——」

老頭兒雲着紅絲網絡的眼，擰着鬚髭不住地搖搖頭。

華教授隔重眼鏡片瞪視着這個古怪的老頭兒，像在顯微鏡下窺看昆蟲羽翼的條紋似地。看呀看的，這個老人的臉形

竟然變了樣兒了，再也不像是個普通的農人，却像一個幽居在山洞裏的妖魔，或是 Sleeky Hollow 中的神祕的老教師。但是，在那猙獰的臉上的一張癩嘴却在微微地牽動，一種類乎妖魔作法時的咒語似的聲音，從那癩嘴裏響起來。

「還有，呃，還有一次——」

華教授徒然地清醒了過來，適纔的幻覺在那老頭兒的一眨眼中完全消逝了。於是他仍然靜靜地聽着德茂伯的敘述：

「還有一次——那年革命黨到這村上來，小鬼險些兒又闖下一場禍事；你知道他怎樣？他，呃，他偷偷地跟那些革命黨鬼混，做嚮導，領他們到陳鄉紳家裏去搶糧。你想，這是何等大的禍事！前清是滿門抄斬的。後來，革命黨裏的那批小伙子開拔到別處去了，果然那小鬼給陳鄉紳告了官，千求萬請，纔算把他關了二年零六個月。他還是不怕，一看見陳家少爺，就得咬牙切齒地罵。什麼時候我都在叮囑他，可是那小鬼總是沒有王法的。所以，先生，他的話是聽不得的哪！」

於是，華教授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於是，黃道士終於在城隍廟裏建起道場來。

## 肆：

三天道場的功德圓滿了，但是深藍色的天空裏還是沒有一絲欲雨的朕兆。浜裏人於是在埋怨黃道士唸的不虔誠，不然爲什麼還沒有雨水呢？而且有人竟然指出黃道士在那天『踏天表』的時候望阿秀飛了一個眼風，就那麼破了法的。但是黃道士却專怪小茂沒有跪下去叩頭，或者，竟有人偷偷地動了董腥的緣故。他自己覺得單差肉身還在人間，他的靈性已經在龍虎山張天師家裏了。然而，不知到底爲了什麼原由，天空裏老是沒有雨意。

生青壯健的稻梗，漸漸地萎黃起來。白天，火盆般的太陽照在田塍上，冒着一縷縷白茫茫的煙霧，於是浜裏人就在圩頭上來來往地打回旋，顯出沒有辦法似的祇顧嘆着氣。看看這些稻梗都在垂頭折腰了，於是像摘掉了頭的蒼蠅似的東撞撞，西撞撞，跌跌脚，嘆嘆氣。夜裏，一天的星星，都落在漸漸漲水的小浜中，他們便又拖着失望的

脚步蹙到埂頭去車水。而華教授的生活，還是吃藥，看書，漫步，空想，以及跟農人們談天。他雖然覺得那些農人們愚傻的可笑，祇願做那毫無意思的事，但是他對於他們的運命，却仍非常關懷。他時常去驗看稻梗，看有蟲豸沒有；而且如有發現，他預備即刻去告訴他們，或者自己下一點殺蟲劑去殺滅那些害蟲。而這幾天，他就在研究稻禾的蟲害。他編製了許多稻禾害蟲的目錄卡，包括直翅目，纓翅目，同翅目，半翅目，鞘翅目，鱗翅目，雙翅目內各科的蟲豸，硬預備到田間去捕捉，放在瓶子裏或則用細針釘在白楊木薄片上。他忘記了自己的病症，儘像蜜蜂似地辛勤地工作，不卽不離地浮盪着一縷縹緲的幻夢，他要默默地做一番事業出來！

那一天，他竟在德茂伯種的一塊田裏，發現了一角被蟲做了窠的稻梗。他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憑着這個發現他的事業是必然會得成就的。於是他細細地檢視那一束稻，把幾枚稻葉纏在一處的蟲窠剝了開來。哦，那是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便急急地摘了一串稻葉直奔到房裏，在目錄卡上查看中文的譯名。在田塍上他簡直

想不起這種蟲多的名字，原來是縱捲葉蟲！這時他的頭腦隱隱地有些疼痛起來，這樣壞的記憶力再能做什麼事情呢？恐怕也活不久了吧？爲什麼好了一時又復衰弱起來呢？華教授的業已明朗的心胸上這時候突然飛起一朵陰霾的雲霧來，像蚜蟲一樣地黏附着，撩拂不開的。他開始懷疑起那個醫生的話，醫生的話不免有誇張的成分，那麼會說的人那裏會有實際的本領呢？他說姓什麼的一位朋友，安知他不是杜造的故事？那麼厲害的症候會在山上養得好的啊，倒有這樣容易的事！自己來了快近一個假期了，却還是那麼亂夢，而且健忘，而且有時候還要到半夜二三時纔得睡熟！怕就那麼奄奄地像火油燈一樣地暗澹下去，終于無力地自行熄滅吧！也許如旅客般在客店中住不上幾時就要分手了，還有什麼樂趣呢？這麼想着的華教授，覺得頭腦更如爆炸般的疼痛。臉色灰白，眼睛包蘊着一股死一般的慘澹的光芒，顫抖着雙手，把適纔的一束稻梗掉落在地上，又不自立地用腳踐踏着。像是忿怒，兩塊腥紅的面頰上浮着黯黑的輕綃；又像是悲傷，顯出罪犯判處死刑後的絕望。他不能使自己甯靜，頻頻用手帕拭着滿頭滿臉的汗粒

，而汗粒却仍如泉水一般湧將出來。他覺得最捨不得拋開的就是在鄉下捉來的許多蟲豸，以及放在上海的好幾百種標本，就中蟲有幾個加拿大金紋細蛾，法蘭西香本尼村的葡萄透黑羽蛾，以及印度梨白蠟蟲，都是化了許多功夫蒐集起來的寶貝。但是，那許多小小的蟲豸，在這時候，竟全爬到他心上，使勁地啃，啃得他痛的厲害，幾乎把知覺都模糊下來。終於，他像尺蠖一樣弓着身子橫躺在床上了。

這一夜，他精神簡直又差的厲害。天氣非常熱，汗水不絕地從毛孔中滲透出來，氣也喘不上的樣子。胡亂地吃了一餐晚飯之後，就屢次吩咐老毛搽水來洗腳，揩身；繼而又浴身。浴好了身又復頹喪地橫躺在床上。像這樣的現象，在初來鄉下時是有的，而現在忽然復發起來，他即使用各種方法推想，甚至如剖解昆蟲一樣，地把眼前的事情一一加以檢視，也找不出一絲緣由，愈想反使頭腦愈形沉重，像鉛似的壓在上面，老覺得前途統是黑樁象一般的灰黯！於是他率性下了蚊帳，睡好了。希望自己就這樣昏沉沉地睡去，可是翻來覆去的兀自不能夠闔眼，而且像蚜蟲

似地，螞蟻似地，千萬種思緒陰鬱地爬到他心上來。他想起老毛講給他聽的陳鄉紳家興衰的過程，他想起德茂伯講給他聽的那個南貨店小東家在龍王會過身時撒了一泡尿就給人鎚死的故事，以及這半個月來沒有雨水而村裏人愁苦的情狀。而且是，華教授陡然想起了剛纔那個重要的發現，旱災却又形成了蟲荒！因此他又如癩狗一樣從床上爬了起來，檢起了適纔被他無意中踐踏過的稻梗，幸而未會踏死的一枚縱捲葉蟲正在悠閒地噬着葉片，自己的心緒，轉覺得煩躁的可笑了。他覺得自己不應該失望，不應該灰心；眼前就是他應做的任務！這時候，他心上浮起了好幾個愁苦的臉形，他認得出那是德茂伯以及其他鄰近的鄉人，他們好像都在嘆息着，都在央求他援助。浮在他心上，長着根一樣的撩拂不開，使他不得不過去檢視那稻禾害蟲的目錄卡。但是參考書上這樣說：在被害時期，惟有把捲葉摘除燒却，纔可以消滅蟲害；他便不自主地邁着急促的腳步走到田塍間去了。

踏着滿地的月光，一條修長的人影在田埂上移動着。他抬頭望望天空，天空中密密地豎着一顆顆星子，這顯然

是一個還不能下雨的天氣。夏夜的微風輕輕地吹着稻葉，發出低低的颼聲，一重涼意濃重地撲到他的身上來，像稻葉一樣微微地顫動了一陣。四野裏騰透着聒耳的蛙鳴，偶然地還有一二羽夏蟬從這裏飛到那裏，悉索地振着單薄的羽翼。他感到一種鄉村之夜的靜謐的興味。他非常豔羨那些四季在鄉村裏生活着的農人；在上海，他覺得永遠不會體味到這種樂趣的。使用口哨吹奏他慣唱的曲子。

他走到了德茂伯的田邊，記清楚就是白天發現捲葉的所在，就蹲下了身子，細細地搜尋着蟲害的捲葉。他果然又發現了許多，於是把每一簇捲葉摘了下來，而且把好幾棵給蟲咬得焦黃的稻禾，連根拔了。惟有離開堤岸過遠的稻禾，他看不清，也攀搭不夠，祇能到第二天告訴德茂伯去摘。地上已經是很大的一堆，華教授便把這些稻禾運到陳鄉紳家的場角上，回到房裏去拿盒洋火，一起把它燒了。當火星完全熄滅之後，他纔安閒地踱回自己的房間，看了一陣書；直到他駭然地聽見田野裏喧騰着嗡嗡的人聲，知道他們又在田埂上車水，自己的手錶也指着二點半鐘，纔急急地睡到床上去，而且闔着眼一心想立刻就睡熟。可

是又偏偏不容易熟睡。這樣地反來覆去的過了些時候，還是毫無有睡意，隔不上十分鐘就想走下來小便，爬上了床沿又思維着怎樣可以使自己睡熟的方法了。用了各種方法，甚至背主禱文，還不能夠使自己熟睡的時候，他纔開始煩躁起來。就在這當兒，他忽然想起那一堆稻禾，恐怕還有火星留着吧？那是很危險的，場地上還有三個高大的柴堆，假使一陣風把那點火星吹到柴堆上去，（而且今夜是有微風的）一定很容易造成一次小小的火災，說不定還會累到這所房子上來。但是，他好像記得火星看它熄滅了，纔回進房間的，自己總不至於那麼疏忽吧！何況，如果蔓延開去的話，現在總應該燒到了柴堆，爲什麼沒有人聲呢？他覺得適纔的疑慮也是可笑的，一個神經衰弱症患者，才會那麼多疑咧。

可是，隔不上多少時候，遠遠地聽得呼呼的聲音，隱約地在屋外嘯吼着，像是兩隻貓格鬥前示威的響聲。繼而，這種響聲漸漸地逼緊而且揚大起來，矇矓間，他好像聽清楚正是火燒的聲音。於是他急促地跨下床來，推開樓窗一看，原來是藏書樓失火了，校役在到處奔跑；一個校役

使勁地打鐘，把住校的教授和學生，都驚醒了起來，他自己就恁在窗櫺上觀看。他覺得非常惋惜，那麼許多書就這樣完全掉給燒了。等到遠近的消防隊到來的時候，火焰已經冒了三四冒，紙張像白鴿一般在天空中紛飛。而且幾乎累到自己住的這座房子，他便不再靠在窗櫺上閒望，慌張地收拾自己的東西；正在這時候，窗外騰出一片喧鬧的聲音，他正想定一下神，忽然翻個身醒來了。

日光照遍了屋子，在地上畫出幾叢茂密的樹影，一瞧錶，已經是十點多鐘了。外邊果然喧騰着一片譁鬧的人聲，跟平時早晨，彷彿有一些異樣，於是他穿好了衣服，正想出去問一問老毛，湊巧老毛就在那時候進來，臉上好像塗着灰黯的神色，不待華教授發問，他先對華教授說：

『村裏出了命案咧，先生！』

『什麼？』華教授覺得突兀的詫異。

『就是那個阿秀，先生，你認識嗎？』老毛把新聞告訴給華教授聽。『就是她，今天早晨縊死了！』

『爲什麼？』

『先是她跟小茂有點口舌，那是昨天的事，阿秀跟東

村的阿四正在鬼混，剛被小茂撞見，於是他火氣直冒，當下把阿秀攔了兩記耳光。事情這樣過去了，不料昨夜阿秀出來報復，把德茂伯田裏的稻梗拔去許多，不曉得摔在什麼地方。今天德茂伯發現缺了稻梗，當然一口咬定是阿秀下的毒手，而且有人看見阿秀半夜子時在田埂上走動。於是小茂大發脾氣，殺氣滿面的奔到阿秀家裏，不問情由，擊胸就是幾拳，那知阿秀一味抵賴，賭神罰咒，咬定自己沒有偷稻。當場就給人勸開，阿秀滿地打滾的還是哭罵，硬派人家冤枉了她，便用褲帶縊在家裏；人家以為她撒潑撒嬌，倒想不到她竟然真的尋死起來。這是自己上吊，也不好怪旁人，況且德茂伯田裏的稻，準是她來摔掉的。倒沒有旁的意思，她想報復！」

華教授聽得發楞，他不相信這是真的，但是分明是真的事，外邊而且還在喧嚷着。他想不到自己的好意，會釀成一樁命案罪咎全在他一個人身上；他先想告訴老毛聽，他自己殺了那裏女子的，讓他告訴給村裏人；但是這麼辦了又有什麼意思呢？死的已經死了，德茂伯知道了這個情由，一定要痛悔小茂的處置，而且他必定以為自己就是一

個不可原恕的兇手！如果把這件事始終隱藏着呢？他又禁受不住內心的創痛；事實上他確然是偷稻而且是殺戮阿秀的人！他悔恨昨夜的舉動，但是自己分明是懷着善意的；那麼爲什麼不早些起來呢？如果早些起了身，聽見他們爭噪的時候就可以說明了原委，但是事實上他因爲患的是神經衰弱症，他失眠，不能夠早起。……總之，他覺得自己是罪魁，是兇手！他詛咒自己，想不到下鄉來養病會殺戮一個無辜的女人！這樣想着的華教授，心上簡直如針刺樣的疼痛，又像有什麼東西在把心兒緊緊地揉，又像給什麼蟲豸啃去了一角，血淋淋的劇痛，在血泊中映出一個女人的面容，那是阿秀！漸漸地，這女人好像在責罵自己，而且本來就不見得好看的臉龐，現在變得古怪的難看，眼珠子突在眼眶的外面，舌頭拖出得很長，頭髮披散着滿頭，一個從老祖母講起的鬼怪故事中得來的印象，復現在心裏，使他恐怖，使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罪咎！

老毛瞧着他默不作聲，知道他在惋惜那樣一個慘死的女子，便顧自替他打面水和端盤早餐。但是這一天，華教授簡直沒有吃一點東西，他並不覺得肚餓，他不需要吃飯

然而，他需要即刻離開這個小小的鄉村——這鄉村，自從今天起，他覺得並不安謐，甚至是值得咒詛的！他在半個鐘點中，把所有的東西收拾妥當了，虛心地所以是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盛着昆蟲的瓶子塞進了箱子，纔懷着沒有破案的兇手似的精神輕輕地跟老毛告別。而老毛，在華教授看來是或者已經識破了私情，對他微笑着，當他收受兩塊洋錢的時候；而華教授，縱然疑心他已經察出自己的罪愆，但是他既肯微笑着收受這在他或者以為是賄賂的兩塊錢，也相信他暫時總不致于把隱情宣揚開去的。於是他偷偷地離開了陳家浜。

在航船上，在火車中，華教授不敢把頭抬起來，但是當他偶或看到旁人的時候，他察覺出每一個人都在用鄙夷的眼光睽視他，責罵他。而且，當他聽到旁人談話的時候，也辨別出每一個人都在用隱語譏刺這個漏出法網的兇手。同時他心裏，一個猙獰得古怪的臉龐，膠一樣地黏貼着，擦拂不開！他想用宗教的神力來懾服她，然而無論把主禱文唸到若干遍，這心上的陰影，還是清楚地浮蕩着。在這種恐怖而痛楚的心理狀態下，華教授終於踏上了上海的

車站，又從車站雇車到學校裏來。

混和着路上的疲勞，他的臉色，大家說他蒼白得異樣；而他自己則承認是頭腦衰弱的緣故。他不敢去看醫生，怕他用聽筒聽出自己劇跳着的心，以及用什麼光線照見那個無從擦去的陰影。雖然這一夜，以及接連的好幾夜，他完全不能夠合眼，精神因此更萎靡，臉色也蒼白得像紙，但是他仍然不肯找醫生，白天還在整理那些從鄉間帶來的昆蟲，而且細心地把成蟲一羽一羽的釘在白楊木薄片上。及至他把最後一枚縱捲葉蟲用酒精浸在玻璃瓶裏，還在瓶外的紙上寫好了：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

Pyrallidae, Lepidoptera.

之後，華教授便病倒在床上，嘴裏不住地咕嚕着聽不清楚的嚶語，而那個可怖的陰影，有時候簡直站在他面前了。

就在一個久旱初雨的遲夏的黃昏，華教授耳朵裏依稀的聽得德茂伯以及其他農人們額手稱慶的歡呼，和阿秀墳地上淒厲的啜泣，自己却給白色的病車載進了醫院。



# 膜

袁牧之

一只右脚的高跟鞋踏上了一只左脚的漆皮鞋。

在上的脚啊啾地叫了一聲痛

在下的脚道了一聲對不住的歉

錯亂。打一對都市男女神經裏出來的對話——一個不

相識的妖媚的女人和我。

我用手帕給了髒的皮鞋一頓嚴厲的教訓再往前去，專

跟我跳 Blues 的對手已被那個踏我脚的女人抱在懷裏了。

我回到桌上伴着啤酒瓶。

One-step, Tango, Fox-trot, Waltz, 我不愛的音

樂輪流着過去了，又來了 Blues。

Blues 的對手在我懷裏喃喃地表示着親熱，我可把她

當做出喪時的開路神似地推着追隨那對踏過我的陌生的脚

。她像是在她男伴的肩上睡着了似地閉着眼。

我在啤酒杯的上面注意着。下一個 Blues 她又抱了我

的對手去。她故意的？我這樣懷疑着心裏不安了起來，一個做律師的人難免時時心虛會碰到了仇人的。

「你知道她是誰？」——我抱緊了 Blues 的對手，用嘴

指着那對也走着 Blues 步伐的仇脚問。

「那個帶着手套的女的。」我又指示那個女人的特點

來。

「鬼知道她！」我懷裏的對手披着嘴，「這樣熱的天氣還帶着這麼長的手套，怪樣子！」她趁着 Blues 的威風踏着她的脚。我可想起了同性相拒的物理了。

一陣 Rumba 的風浪過後，她走過我的桌邊，掉了一

塊小手絹。

嘿！——我心裏想，電影的玩意兒來了！踏了我的腳還要我獻殷勤？我可不來這一套。手絹就給我揩皮鞋！

於是我靠在椅子的肩上也裝做睡着似地閉了眼。複眼似的電燈經不起 WELB 的催眠磕睡了，我就偷偷地把那小鷄般的手絹引進了我的口袋裏，想帶回家去當做皮鞋布。

我在 One-step 的快板上得意，

『對不起，我的小手絹。』

從風扇吹來一個不熟的聲音。對面的椅背上多了兩只長手套，夾着一枝長管的羅宋煙。

『手絹？』——我學着裴斯脫開東的表情假裝不知道。

她不露牙齒地笑着坐下了，Tango 一般地文雅。

『喝一點什麼？』——我一心偏護着皮鞋，故意窘她一下這麼問。

『謝謝，』她笑着，不露牙齒地，『不喝什麼，只要一塊小手絹。』

『丟在那裏的？』

『在你的身邊。』——她說着把煙灰彈進了空的啤酒杯。

『你知道爲什麼不檢起來？』——我又偏護了受辱的啤酒杯，用在法庭上慣了的律師口吻這樣地窘她。

她聽了不露牙齒地笑，在笑中吻着煙蒂兒，再從煙霧中緩緩地帶到我鼻子上的：

『刑法第幾條？』

砰！——被樂隊的鼓手所敲響的是我的心。下意識的動作中，手絹從我的袋裏到了她的手套上。

她用手絹把她的手指執着絞刑過去了。羅宋煙留在火柴的墓場上憑吊着，我就注意到那個長管的空梗上來。

——她認識我？不然爲什麼和我講法律？

？.....

在 Fox-trot 的狂亂中，我偷了那根羅宋煙的空梗溜回了家。

用一把修鬚子的小剪刀謹慎地拆開那個空管子。我似乎是在探求一件無頭案，深信那裏邊會帶着祕密的，我像偵探一般地興奮着。

果然！那空管子裏可真的藏着祕密哪！

——藏着不是神經過敏的人所瞧不見的空氣。

我打蘇州辦完了上訴案回來的時候，事務所的台子上積滿了信，最使我觸目的是一個掛號寄來的小包，方方的，比拳頭大着一點兒。我並不仔細看那封面，就把紙包拆開了，裏面是一罐 Corona 牌子的皮鞋油，再沒有別的玩意兒。

怪——我心裏這樣想。於是再仔細那撕了的封面。封面上寫的一手女人筆跡的字，有姓，姓楊，但我想不起有姓楊的女朋友來。

我又去留心那一堆的信，那些信中却沒有一封是姓楊的。

女人？——無疑地這是在舞蹈過我腳的那個女人寄來的，那女人像妖似地媚着人，聽她那晚上的口氣就像是認識我，一定是她在向我玩花巧。

我想着不覺地好笑了。

但那女人爲什麼無緣無故地向我玩花巧？

這一想可又使我寒慄了。我疑她是那一樁案件的仇人，是爲了她的受屈人來向我復仇的。

我想到這一點就害怕了起來，不敢再去碰那個罐子，我疑它裏面藏的是火藥，是她送來的炸彈。

胸中積滿了疑，再沒有人思看文件。

下午我上法庭的時候，就把那炸彈也謹慎地帶了去，交給二百四十七號巡警叫他拿到局裏去驗一驗。

這一天的出庭，我特別留心旁聽席裏聽衆對我的神色，就怕有她的同謀在裏邊，但是我找不出。

散庭出來，那二百四十七號巡警已回來了，他笑着打開罐子的蓋，裏面却是好好兒的一罐皮鞋油。

由於炸彈變了真的皮鞋油，我又特地趕回了事務所。在字紙窰裏檢出了那包的封面來。剛才我疑它是炸彈，以爲這地址是假的，現在皮鞋油變了是真的，我也相信這個地址是真的了。

我注視着那封面上的地址微笑着。

我相信她踏我腳是故意的，掉手絹是故意的，寄這皮

鞋油當然更是故意的。她是借此來告訴我她住的地址的。不用說，這個女人是夠味兒的，我對於她發生了很濃的興趣來。

從事務所出來，就徑往那條路上去。

那條路有霞飛路那麼長，走了兩次找不到那門牌。最後，我在一所屋子的前面呆住了，我定了一定神，揉了一揉眼，又拿出那個封面來對，半個號頭都不差，也一點兒都不含糊。

可是那所在是絕對不會有女人的清泉洗澡堂。

又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在那同一個舞場裏又碰到了她。

天是比前更熱了，但她還是帶着一雙長手套。

這一次我那 Blues 的對手可不再罵她帶着長手套是怪樣子。她們已經攪到很熱了，聽說那女人每次來了都跟她跳上幾塊錢。她對那舞女說，說她喜歡她。

還是更前一次一樣，她老是檢中了 Blues 搶了我的對手去，這跳遍講地像是很投機。

我幾乎一個 Blues 也跳不到，只是坐在那裏靜靜地看。沒有味兒，我心裏這樣說。那女人的台子上圍着一羣的夥伴，我也不好意思和她去講話，她又裝得像是並沒有看見我。

我想走，但當我將走的時候，Blues 的對手過來告訴我，說那女人約她明天三點鐘上巴黎大戲院看電影，問我去不去？我就問她是否那個女人也約我的？她說不。但她說這沒有關係的，由我買票就是了。我就含糊地答應了。

晚上睡在牀上儘是想，我確定看電影這回事一定也是那個女人故意這樣簡接地佈局，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認識她。我想着很興奮，幾乎睡不起。

次日不到三點我就等在巴黎門口了，不一回那舞女也來了。但是直等到三點一刻，還是不見她來，依我的心理還想多等一忽兒，可是那舞女把我拖進了場子去。

看完了戲回家，Boy 提給我一封信。信面上寫着環龍路一百另一號，徐源大律師轉交張小妹。那一手筆跡我認識的，無疑就是她。雖然信是叫我轉交那舞女的。但不用說，是幌子，是給我的。於是我拆了，裏面寫的是：

小妹：

對不起，失約了，害你等到了三點一刻犧牲了新聞片。

我是想來的，我在巴黎對面的俄國菜館裏喝咖啡，我看見他在門口等，但因為你邊上有一個不熟的男客，我不好意思來，也一半想讓你們方便些。

我不知道你的住址，聽說徐源律師和你相當地好，就託他轉交這封信。但你不用怕，我和徐源律師不認識，不會告訴他說你在和別的男人看電影，他也決不會拆看這封信，因為他是懂得法律的。

揚英

那信並不貼郵票，也沒有郵局的圖章，明明是差人送來的。於是我就叫了 boy 來問，問是怎麼樣一個人送來的。

boy 回說不知道，說是信箱裏面拿到的。

我又問他看見了什麼人來過這屋子沒有？boy 又說是沒看見。

但一下子他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告訴我，他說在我看電影的時候有一個女人見了外面的召租牌進來看房子，那是正好俄國房東不在家，是 boy 領了她看的。她看了所有

空的房間都不喜歡，獨喜歡我住的這一間。那時 boy 正好在收拾我的屋子，所以她進來看見的。她問起這裏住的是什麼人。boy 告訴了她，她就問，問是否常有女人來？boy 說沒有。這樣的問話已經夠奇怪了。更奇怪的是，她說她一定要這一間屋子，要是現在的主人肯搬的話，她多出一點房錢不要緊。她臨走的時候還看了一看這裏的電話號，說是明天打電話來聽回信。這事 boy 沒有告訴房東，怕房東知道了會貪房錢趕我走。

不等 boy 講完我就急着問，問他來的是怎麼樣一個人？他說的簡直就是她。但是我還有一點兒不相信。直等 boy 說出她手上的長手套，我才肯定了。於是我明白那信也是她自己丟入信箱的。

這女人的神祕增加了我的好奇，第二天我犧牲了上事務所等着她電話，又關照了 boy 叫他怎樣地應付。

事務所的時間過去了，直到傍晚才真的是她打了電話來，我就叫 boy 去聽，我設法到隔壁借一個電話叫電話局代我查一查，查我的電話上接着幾號的線？由是我知道了她的電話號。

等我趕回屋子，她的電話已斷了，boy告訴我，說打電話來的正是她。她一定要這屋子，boy依我的話回說這屋子的主人可以讓，但要她今天就來付定洋。她答應來，她問boy幾點鐘走，boy回說八點鐘，她就說八點之前一定來。

但是八點鐘已經過了，boy也已經走了，她還是沒有來。於是我就照了剛才從電話局知道的那個電話號碼撥了一個電話去，找楊英女士聽電話。

又誰知剛才那個電話她是借打的，是巴黎對面的俄國菜館子。

當我掛上電話，就聽見了門鈴響，果然是她跑來了。她見了我像是不認識我，只問boy在不在？我也裝得像是不認識她，告訴她我已經知道了她來的用意了，我說我可以讓，說着把她引進了我的屋子裏。

她只裝作打量屋子的神氣，拿出一張五塊錢的票子付定洋，託我轉交給房東。我看他假得像演戲，也就索興和她演一下，收了她的錢。她看我收了錢，轉身要走了。

這一下，我可不能再自制了，怎樣也不肯放過這機會。衝到門邊擋住了門。

她對我看了一眼，不露牙齒地默默地向我笑。

於是開始了底下的對話：

「擋住門？不讓我走嗎？」

「唔。」

「那末——鎖上！」

我真的聽了她的話把門鎖上了，我更覺得這個女人的神秘。

「你是否認識我？」我第一次見她的疑問，到這時才問出來。

她注意了桌上的皮鞋油，掉過腦袋來瞟了我一眼，說「好像什麼地方看見過你？」

「何必再這樣裝假呢？你還玩弄我得不夠嗎？」

「玩弄你？」她不露牙齒地笑着，從皮包裏拿出一枝羅宋烟夾在手套上，「別忘了，你是個男人，我是個女人，女人不給男人玩弄也夠了，還想玩弄男人嗎？」

「你是否吃過男人的虧？」

「很僥幸，並沒有；換一句話說，也是男人們的僥幸我沒有要他們犯過法。」

「犯法？」

「那是你頂內行的。」

「我不懂。」

「漸漸地你就會懂了。」

她注意到她自己寫給張小妹的那封信，用點羅宋煙剩下的半根洋火點了燒。

「妳太神秘了！」

「那因為妳沒有整個兒地認識我。」

「要是妳需要我爲你做什麼，我決不推辭你。」

「真的嗎？」她放下羅宋煙，正色地。

「真的！我也正色地。」

我們四根視線對視了半晌。她走到了門邊看一看門是否真的鎖上了？

「No，真的回去了？」

「回去了。」

「會不會有什麼人來？」

「不會有。」

「這屋裏住的都是些什麼人？」

「俄國人。」

「你能否答應我在路上，在舞場，或則其他的地方碰到我的時候不招呼我，裝作不認識我？」

「行。」

她又凝視了我一下，不露牙地笑。

「好吧，我現在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吧：我認識你。」

「那末你是有意來找我的？」

「是，就想到你的住所和你作一次單獨地談話。」

「那你儘可以直上這兒來，何必向我玩弄那許多？」

「就怕你當我一個平常人。」

「那你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對。我不是一個平常人。我是個女人。」她說着不露牙地笑，嚴重的空氣緩和了些。

「你能否告訴我，你在什麼時候認識我？」

「一年前，在法庭的旁聽席上。」

「那一樁案件？」

「一樁很嚴重的案件，可是憑了你的能力釋放了那個要犯。」

「誰？」

「一個寫文章的人。」

「就是……」

「噓！你懂就算了。」

說着她吹了一口煙，幾乎吹到我眼裏。她笑着。

「你是他的誰？」

「朋友。」

「同志？」

「自己慚愧夠不上，他是我的先生。」

「那末你這一次來找我……？」

「有一件相仿的事。」

「可否告訴我？」

「回頭我們詳細談。」

回頭她不客氣地要求住在我這兒，我答應了，她就上浴室去洗澡。

我獨自一人在室內踱着抽着煙，儘想着那個浴室裏濺

着水的神祕的女人，我覺得她的每一句談話，每一種行動都是神祕的，都像隔着一張膜使人猜不透。

不一回，聽見浴室的門響了，她披着我的浴衣走進來把自己的衣服都拿在手上。可見她在浴衣裏邊已不再穿着什麼了。

她走到書架邊，說她有習慣不看書睡不起，她在我的書架上想檢一本書來看。

突然她像是發現了什麼似地向我問：「你也研究婦女問題嗎？」我不作聲。

她像是念着她朋友的名字似地念着：「愛倫開·珂倫泰。」

接着她用一個手夾在這兩個作者的書的中間說，「可惜你還少一個重要的作者的書，我回頭送你一本補上吧。」

說着她拿了一本書走到了牀邊，回頭向我瞟了一瞟眼，不露牙地笑了笑，伸手在牀頭關滅了燈。

等燈再亮的時候，她已經睡進了被窩了。

我知道她身上已經不掛一絲了，但她手上還是套着那



副長手套。我好奇地問她，她很爽快地脫下給我看，我見了那一對粗糙的工人的手。

「你別誤會我是個貴族的小姐，由於這雙手你可以相信我不是的。」

我沈思着，我的心裏又多了一層膜。

「你是否看不起我而失望了？」

「不，」我說。「我尊敬你！」說着我也躺到了牀上，一件硬的東西碰着我的頭，看了才知道是她從書架上帶過來的一本『六法全書』。

猛的使我想起了這書上的一個問題來。我就問她幾歲了？她的回答是再過九個禮拜剛到二十歲。

她很不顧忌地讓我睡進了被窩，她什麼都隨便，只是不答應一件事，理由是不願使男人爲她而犯法。她對我說「你是梁山伯，我是祝英台，這就算我們中間的一碗水。」

所謂水者就是那本碰我頭的書，她把它放在我們兩個身子的中間。

廢了三星期的工夫，盡我所有辯護的能力，辦妥了她所要求我的事。

在這三星期中間，她可新識了一個首都來上海避暑的閒人，有四十多歲了，新死了老婆有意要娶她，肯以五萬塊錢做條件。

這些日子來，雖然許多地方很隔膜，也已有了一部分了解了她，我堅信她是不會以這樣的條件出賣的。但誰知一個晚上，她竟特地爲了這事來找我。她說她已經答應了，要我做她的介紹人。

我受了這突如其來的霹靂很痛心，我向她求婚，要她拒絕這件事。但是她說事情已經不可挽回了，這不僅是她個人的事。還含着某種意義的。

她安慰我，要我相信她，說她是白娘娘，她會當我許仙的，總有一天她會來報恩的。

她的這一種話，這一種行動，對我又像是增了一層膜。

成婚的那天，我果真以介紹人的資格到席了。

當我將走的時候，她獨自過來敬我一杯酒。

「祝你快樂！」她用眼凝視着我這樣說。

我見她這天的快樂得意的神色很有點輕視她，趁邊上沒有人就向她這樣說：

「你到二十歲還有幾個禮拜吧？今晚你害了一個男人犯法了。」

「你錯了，」她說着喝完了手中的酒，「在這經濟社會中不化錢而拿的是偷，犯法的；化了錢而拿的是買，合法的。你不信，回去翻一翻你的六法全書就知道了。」

她說完又喝了一杯酒，還是不露牙地笑，可是她鼻子兩旁多了兩根深深的縐紋，她不喝酒的時候我所從來沒有見過的。

她婚後的第三天，我收到一包書和一封信。

那書是倍倍兒的「婦女與社會」，已經翻得很舊了；那信上是這樣講：

我的許仙：

你是懂法律的，法律勝證據，請你看完了以後燒了這封信，因為

我是有夫之婦了。

我沒有使任何男人犯過法，是事實，並非騙你的，你不信可以問我丈夫找證據。

現社會中的女人是商品，可以用錢來買的，我既是個女人，為什麼不賣呢？我就因為要多賣幾個錢，所以從來不使任何男人為我而犯法的。

我結婚的那天你譏諷我，但是你譏諷得太早了點，日後你會知道我娶了錢是做什麼用？

我不能和你結婚是因為你沒有錢，但是我愛你，在一年前就愛了。你，現在是到了我們相愛時期了，或者說是白銀報恩許仙的時候了。

你等着我，兩三天內我上你那兒來。

白銀

我讀完把信燒了去。

等紙由白而變黑的時候，我一切的懷疑，不解，都消了，彷彿是破了一張膜。

但，猛的又想了一件事，從書架上取了那本六法全書來翻，翻到了第二百五十六條刑法：

有夫之婦與人

不到兩天，那有夫之婦果真來我這兒了；但等她走後  
我又翻開那本六法全書看。

我懷疑我的事業，我覺得這書上的每一條都是矛盾，  
欺騙，不合理的。

我把這本我奉爲聖經一般的書撕成了粉片。

她贈我的那本東西就代替了，撕碎的這本放到了我的  
書架上。

## 汪錫鵬小說集

• 現已出版

上輯：在逃的罪人。平常的病。丙舍。南洋之夜。  
。定讞。都市人家。上層人物。金魁。高  
攀。晚禱的時候。  
下輯：未死的蟲蝶。偷祭。約。迷離。小蘋的娘。

# 現代法蘭西戲曲文學

夏炎德

## 一 自然派劇

法國十九世紀下半期的現實派戲曲，其成熟雖晚，其衰退却特別早；當自然主義小說在文壇上步步邁進的時候，而用同樣方法所創作的戲曲；如少仲馬 (Dumas fils) 的佛朗西榮 (Francillon) 彭沙蘭 (Ponsard) 的獅情人 (Le Lion Amoureux)，已在劇場上失勢。這是因為少仲馬的風俗喜劇雖以如實表現社會狀態為標榜，而他們的目標却在以事實來討論問題，設局 (Intrigue) 不免胸有成竹，而不能恰合於情理；所以後起的戲曲本着真正的自然主義的態度揚棄了這個設局，不先假定一種預備的動作，劇本的情節以一種決定的動作做基礎，換言之，這種動作在含有道德意義的結局之前，已先開始。這種脩正的自然派劇的作法，在莫亞努與皮松 (Moinaux et Bisson) 作的司法會議 (Un conseil Judiciaire) 與費德 (Feydeau) 作的為貴婦人的裁衣匠 (Tailleur pour Dames) 中已見端倪，及經了貝格的手，纔底於成熟。

貝格 (Henry Becque 一八三七——一八九九) 是這個戲曲新運動的集大成者，算為十九世紀第一流的劇作家之一。他是寫實劇設局喜劇 (Comédie d'intrigue) 的勁敵，反對因提出問題或道德教訓而杜撰題材扭曲事實，并故意矯作以惹觀瞻，主張完全本着客觀的觀察，用簡潔的語句真切地表現出來。他的作品有普帕 (Michel Pauper) 鴉羣 (Les Corbeaux)

及巴黎女郎 (La Parisienne)：一八八二年傑作鴉羣上演，立刻在法國戲曲上劃分了一個時期，自然派的戲曲即正式成立。這個劇的主題是描寫一個工業資本家的沒落的經過，主人死後，剩着三個女的未亡人，因生活不安而各自東西，致使主人的骸骨鴉羣所上下啄食，情節非常悲慘。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末期有好多已趨於衰頹沒落，為表現社會實際情形的貝格的自然派劇，因此也充滿了黯澹的陰影。他這種真實而不加點染的劇本，未能博得中產以上大多數讀者與觀衆的讚賞，所以他在戲曲事業中隨時遇到困難，而他的一生也在困難的克服中。

在自然派劇的進展中，繼貝格而起的是自由劇場 (Le Théâtre Libre) 的建立。自由劇場非成於一朝，自一八八七年三月起會經過多次的試演，先後演過了畢耳 (Arthur Bui)，亨尼格 (Léon Aemique)，維達 (Jules Vidal)，拍日拉 (Ewile Bergerat) 的許多戲曲，劇場初起很小，後來漸漸放大，到一八九六年經藝友安多納 (André Antoine 一八五二——) 的導演，纔大為社會所注意，所以提起自由劇場，一般人都認為是安多納所建立的。自由劇場建立的動機，是在與營利劇場挑戰，使舞台的藝術純化，克服經濟上的困難，并介紹優秀的新進作家。他們所以各為自由劇場，其原因：第一，上演的劇本不去經行政當局的審查；第二，自由劇場非固定按日開演，在每季僅任意開演八次；第三，演劇是不受酬的，祇邀集二三百個來客，故劇場可自由上演，無慮喧譁；第四，可不受任肆意攻擊的人入場，藝術的優劣可得定評。安多納提倡生活劇 (Théâtre vivant)，一方面向設局喜劇襲擊，一方面也防止過度自然主義的規念劇 (Théâtre d'Idées)，他們主張戲曲須表現日常生活，生活的斷片，真正的人生，及映着客觀的現實世界。當時法國的新進作家從自由劇場得名的，不在少數：如汝厲行 (Jean Julien)，西亞 (Henry Céard)，安西 (Georges Ancey)，亨尼格，居來蘭，顧蘭特林，白里歐等，都是由此顯露頭角的。不過自由劇場正式完形的時候，已是自然主義的夏季，同時北歐文學却在法國風起雲湧；自由劇場在初起固然上演了不少自然派劇，而以後所演的大多是斯干地那維亞的劇作家易卜生 (Ibsen) 般生 (Björnson)，斯特林堡 (Strindberg) 與德國的劇作家霍普特曼 (Hauptmann)，蘇德曼 (Sudermann) 的作品，這些作品應用社

會學心理學，或是討論道德，或是闡發哲理，刺戟着法國的文學，從凝滯於現實的自然主義插起想像的翅膀，翱翔於象徵主義的天空，以至象徵派詩人孚蘭（Paul Fort）與梅特林克的劇本也在自由劇場出現。所以朗松教授（Prof Gustave Lanson）說：「自由劇場不知不覺地從自然主義走向象徵主義去了。」

## 二 象徵劇

泛濫於二十世紀初期文壇的象徵主義思潮，在法國所表現的大都是詩，而戲曲界有梅特林克這種「孤軍深入，獨闢新途徑，已足爲象徵劇生色。梅特林克是法國象徵主義的中堅人物，至少在戲曲界他是一個大師，所以在象徵劇中提起了他，已足代表重要的表現了。

慕麗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一八六二——）是比利時人，生於南部的根德市（Ghent），比利時北部用的是日耳曼語，南部流行的是法蘭西語。而且一切社會文化也都接受法國的，所以梅特林克自小不會與法國發生隔膜。他在本地的中學大學求學，一八八六年即到巴黎受完他規則的教育。當時他對於文學的興趣已極濃厚，時常自己創作，其韻文有海雷第亞（Héradia）的色彩，其短篇小說有莫泊桑（Maupassant）的作風，喜劇則充滿了俏皮與幽默的情調。在巴黎，他不久與詩人馬拉爾美（Mallarmé）一起而加入了象徵派，而且跟幾個同志在一八八六年創辦了一個七星社刊（la Pleiade），又在法國水星（Mercure de France）雜誌上刊行他幾個初期的作品，發表他象徵主義的理論。一八八九年他劇本的處女作瑪菱公主（la Princesse Maleine）公布，他獨特的作風與情調博得了米蘭波（Mirbeau）的激賞，宣稱我發見了可驚的純正的有永久性的傑作，那個天才作品比沙士比亞（Shakespeare）劇中的美質還要美，梅特林克竟至被尊爲「比利時的沙士比亞」，從此他成爲法國文壇上的重要人物了。他的作品很豐富，而且各方面都有；關於戲曲的重要作品有瑪菱公主，不速之客（l'Intruse 一八九〇），七公主（Les Sept Princesses），阿拉定與巴羅米德（Aladdin et Palo-

nides 一八九四)、丁嘉琪之死 (La Mort de Tintagiles)、亞列安與藍鬍髯 (Ariane et Barbebleuse 一九〇一)、嫫娜娃娜 (Monna Vanna 一九〇二)、青鳥 (l'Oiseau bleu) 及定親 (Les Fiancailles 一九一八)、論文集有貧者之寶藏 (Le Trésor des Humbles)、雋智與命運 (La Sagesse et la Destinée)、蜜蜂的生活 (La Vie des Abeilles) 與大秘密 (Le Grand Secret) 等，此外還有暖室 (Serres chaudes) 等詩集兩卷。

梅特林克的思想是屬於新觀念論的。他的人生觀是這樣的：他認為人生的真義，不能求之於我們日常官感所觸知的世界，也不能求之於自然派所注重的客觀的物質世界，人生的真義，是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神祕世界中發見。我們探進這神祕的領域，用的不是官感的力，而是心靈的力，所以得到人生的真義不依賴着實踐的言語行動，而皈依於直覺與瞑想的懸揣，直覺與瞑想瞬間可以解悟一切。心靈這東西是異常神祕的，這裏面潛伏着命運 (Destinée) 感知這運命的力是雋智 (Sagesse)；所謂雋智，他認為是隱伏在我們外表的人格底下的不可思議的內在生命，它是超時間超空間永久的絕對的，如果內在生命覺醒。人生便得到說不出的幸福。這是梅特林克的神祕主義 (Mysticisme) 的精義，也是他貫串在所有劇本下的主要概念。

作為神祕主義者的梅特林克，他戲曲中所表現的大多非我們習知的事情，他所假借的劇情人物，是象徵者某種概念，以發揮他神祕主義的理想。他的象徵劇，中間所含的神祕主義的性質，前後也不相同。在起初他懷着悲觀的宿命觀，認為運命之神有宰主人類生死大事的神祕力，人們的雋智的努力終是勞而寡效的；這可以丁嘉琪之死一劇為代表。此劇內容描寫一個海島上住着姊妹二人，後來伊們的弟弟丁嘉琪也漂泊到這島上，這島由一個專制的女魔王宰主着，來此的人少有生還，姊妹兩人雖想盡方法保護伊們的弟弟，但結果仍被惡魔抓了去。這女魔王象徵着運命之神，姊妹兩人象徵着雋智，雋智無法從運命手中挽回象徵着人類的丁嘉琪之死。後來梅特林克感到運命不能任其自然擺佈，運命須由人類的生命自己來宰主，於是相信人類的雋智有足以戰勝運命的力量；這可以嫫娜娃娜一劇為代表。此劇內容描寫比薩與佛

羅棧斯相爭，比薩軍隊因敗到糧盡而求和，敵方的將軍以獻出比薩主將的愛妻娃娜為條件，比薩主將為成全大局祇得將愛妻交出，以救全兵士人民的生命。這美貌的娃娜，與敵方的將軍有舊誼，兩人一見非常融洽，但此時佛羅棧斯國會因見其主將緩兵不進，議決治罪，這時輪到娃娜救敵將了，把他迎了回去。中間娃娜象徵着人間的雋智，足以克服此方人民與彼方將領可悲的命運。

神祕主義的象徵劇，在梅特林克的代表作青鳥中表現得最具體了。青鳥是一個童話劇，全劇分六幕十六場；其主要情節如下：

主人公哥哥吉琪兒姊姊米琪兒，在聖誕節前又得了一夢，有一個老婦人贈與他們一頂嵌着寶石的小帽，要他們去尋一隻青色的鳥來治愈伊女兒的病。吉琪兒等拿着寶石帽出發，所有的靈物全都跟着他們，一同去找青鳥去。他們起初在仙女宮尋到的青色鳥變成了黑色，後在夜之宮前尋到的青鳥已斷了氣，再後在未來國尋到的青鳥化成了石竹色，最後他們回家，死着的鳥復活，治愈了老婦人的女兒的病，大家正在快樂慶幸，但是青鳥却凌空飛去了。於是吉琪兒喊着：『誰能遇到鳥兒，請歸還我們，因為這在我們幸福上是必需的。』

這中間青鳥象徵着天上的真理，兄妹兩個孩子象徵着人類的天性，寶石象徵着心靈的力，伴着孩子們找青鳥的光明的人類的理性和雋智的代表。在這劇中，發揮了梅特林克全部的哲學。

梅特林克既不在描寫客觀的物質世界而在表現內在的神祕世界，他作劇的藝術自然也跟別人不同；他將歷來認為戲曲要素之一的動作壓到最低度，而把普通戲曲少注意的情調顯示到最高度；這是因為他的劇暗示與象徵佔着主體，不是給人肉眼觀看的，而是給靈眼洞察的。在這種條件之下，他的劇成為所謂靜劇（Theatre statue），動態的人物、動作、對話非常簡單，靜態的情調，象徵，暗示沉着他顯現，使觀衆的心理由舞台的情景而觸發沈思。靜劇是梅特林克為完成象徵劇表現的一種特有的創舉。



### 三 心理劇

心理劇 (Théâtre psychologiques) 是法國傳統的戲曲形式之一，歷代賴西納 (Racine)，馬利服 (Molière) 等都發揮過光輝的特色；這種傳統的戲曲在二十世紀又找到幾個承繼者，他們大多是站在時代頂點的作家，分析巴黎的資產者并小資產者的心理；其中重要的有波多里希、居來爾、勒美特爾、白達衣、倍因斯坦及計特利諸人。

波多里希 (Georges de Porto-Riche 一八四九——一九三〇) 是出名的戀愛戲曲 (Théâtre d'Amour) 的作者。他初起作詩，在韻文小說不全之福 (Bonheur manque) 中曾自己說：『我要在情史裏留名。』後從事劇作，一八八九年他的處女作佛蘭莎絲的命運 (La Chance de Françoise) 開始在自由劇場出現，這是一齣很機智的短劇，描寫一個熱愛丈夫的妻子，和順而忍耐，致使伊丈夫不軌的行為也半途中止。三年以後情婦 (Amoureuses) 一劇上演，他那種驚人的表現力立刻揚起他文壇的聲譽，這是他一個極成熟的作品。以後又陸續出版往事 (le Passe)，老人 (Le Vieil Homme)，奸商 (le Marchand d'Estampe) 諸劇，主題都是描寫錯綜的戀愛心理。情婦一劇是波多里希的代表作，深刻地表現着現代戀愛的問題。情節大概是一個名望深重的大醫生，有高尚的信仰與模範的人格，他願為以身許世界的科學家，甯願為不忠於愛情的丈夫；四十歲的時候，他因戀愛而結婚，婚後計劃埋頭研究，可是他妻子却在婚後要充分地得到情慾的愉快，以至丈夫從事工作，伊來纏繞不休，家中擁滿裝飾品，無工作餘地，他要寫信也得出門，他出去開會又被妻子帶住，結果兩人由怨恨而破裂，醫生老實地說出婚後精神上肉體上的苦痛，而要出走，妻子覺得伊自己雖孤負了丈夫，丈夫實也孤負了伊自己，他們兩人雖知道愛情須要忍耐，但終覺得這種忍耐不能有幸福。愛情與事業的矛盾，這種現代戀愛的苦悶，由波多里希的筆充分地表出了。波多里希用少量的動作、人物、時間的經濟的表現手段，抓到複雜變幻的問題的核心，這確是現代心理劇中別開生面的一點。

波多里希有一個繼承者賽(Edmond See 一八七五——)，著有綿羊(*la Brebis*)，少年時的友人(*Un ami de jeunesse*)諸劇，在心理劇中也佔相當地位。

居來爾(Francois de Curel 一八五四——一九二八)是沒落的農民貴族出身，童年的生活養成了他尊嚴重情和達觀的心境。他喜歡以心學者的態度，分析人生緊張而黯滲的幢影，所描寫的問題不很普遍，他心理劇的趣味與近代悲觀的喜劇不同。在一八九二年左右，他首先著了三種劇本一個道學家的顛倒(*l'Envers d'un Saint*)，化石(*les Fossiles*)及錦繡的愛情(*l'Amour brodes*)，在自由劇場演出，頗受羣衆的賞識，中以化石一劇爲最傑出。此外繼續創作，較出名的有描寫以母性感化丈夫的女客人(*l'Invitée*)，描寫青年思想轉變的獅子的餐宴(*le Repas du Lion*)及描寫爲科學而犧牲的新偶像(*la Nouvelle Idole*)，至於較新穎的有靈性錯亂(*l'Arneen Folie*)，非人間的大地(*la Terre inhumaine*)及天才的喜劇(*la Comedie du Genie*)諸劇，描寫動搖的心理，也各有特長。居來爾的代表作要推化石，情節大概描寫一個沒落貴族的公爵和他的兒子羅伯特與女兒格萊同住一個別墅中，一次羅伯特害了一種死症，臨死前他要找他的情人希倫來，希倫曾一度逗留於他家裏與他發生戀愛，且生了一個兒子，伯爵要他們成爲夫婦，以孩子爲子嗣，但是希倫與伯爵也會發生過曖昧的關係，所以羅伯特死後遺書與他姊姊格萊，要希倫和孩子離開他的父親而鞠育成長。居來爾在他所描寫的複雜的情操中，將世俗的理想燃燒到白熱化。他的心理劇人物動作簡單，而情節心理却很繁複，故用對話表現的地方特多。他的劇本布局雖有很多零亂，夾雜，而他豪放的情緒與美麗的脩辭却填補了這種缺憾。

勒美特爾(Jules Lemaître 一八五四——一九一四)是一個極智慧的人，在各種文學形式上都有優秀的貢獻。他的從事劇作，以一八八九年的女革命黨(*Revoltée*)爲開始，繼後議員萊服(*le Depute Leveau*)，白婚姻(*Marriage blanc*)，困難時期(*l'Age difficile*)寬恕(*le Pardon*)及克萊芙公主(*la Princesse de Cleves*)等次第出版。他戲曲的藝術在寬恕一劇中表現得最優美，這劇前後三幕，每幕極長，劇中人物僅有三個，在現代戲曲的形式中這是一個最特色的作品。勒

美特蘭的劇本取材範圍很廣，心理描寫非常細膩，尤其對於病態的心理，刻畫最爲精到；其中的情調非常和順，沒有一點激越的痕跡，隨處可以找出人道主義的精神。勒美特蘭的劇與其說是用創造的眼光創作的，毋甯說是用批判的態度創作的；這是因爲他主要的貢獻在批評，戲曲僅分出他一部分的心力來從事。

白達衣(Henry Bataille 一八七二——一九二二)是與波多里希嫡系的心理劇作家。自一八九四年在動作劇場(Theatre d'OEuvre)演出林中美人(La Belle au Bois Dormant)，即開始戲曲的活動，繼後以自由詩作了幾個劇本：蜂雀媽媽(Maman Colibri)描寫一個中年婦人，對於一個少年美男子的熱戀；博立希(Poliche)極耐尋味，笑中藏淚，哭中藏笑，其中重要角色，常在嘲笑自己；在裸體女人(La Femme nue)中，描寫男子的自私主義，那種殘忍味良的行動使人憤怒，女人的利他主義，那種體恤忍苦的行誼使人同情；此外白癡處女(La Vierge folle)，情人的孩子(L'Enfant de l'Amour)火炬(les Flambeaux)，所有物(La Possession)及溫愛(La Tendresse)諸劇，分析小資產者性愛的心理，毫不拘拘於俗例。他對於社會風習的描寫並不精細，而對於性格的表現却特別生動；作者以詩人藝術家的脩養，故文辭能有輕捷調和之美。總白達衣的劇本看來，似乎充滿着德國浪漫詩人的精神，所以他被稱爲戲曲上的新浪漫派代表作品。

倍因斯坦(Henry Bernstein 一八七六——)與上幾個心理劇作者不同，他是一個勞動者戲曲的巨匠。一九〇〇年開始在安多納的自由劇場出演行進曲(Le Marche)，劇情非常激烈，危機發展迅速，不使觀衆有退思的餘地，而當場發生情感的緊張。他的遁辭(Le Detour)，暴風(La Rafale)，橫逆(La Griffé)，襲擊(L'Assault)崛起(L'Elevation)等，都是以日常社會所發生的事件爲題材，只有最後一劇許第士(Judith)取材於聖經。他的劇有一種折衝的力，表出下層階級粗糙的心理；對話具着壯烈的氣概，文格剛健有力，於藝術的脩飾不大搆意。總之，以狂風迅雷的劇情激起觀衆動盪的情緒，這是倍因斯坦戲曲的特色。

計特利(Sacha Guitry 一八八五——)生於名俳優之家，少年時代爲着準備作戲曲，對於社會就作了清楚的犬儒式

的觀察；大戰時曾寫下幾個自由詩的喜劇，這些有的是拉芳登 (Jean de La Fontaine)，巴斯篤 (Pasteur)，倍朗澤 (Bera-nger) 等偉人劇，分析他們的人性與心理。最近他的作品有兩個趨向：如在白與黑 (Le Blanc et le Noir)，我愛你 (Je t'aime) 傾向於陽氣喜劇，如滑稽戲的人 (Le Comedien)，小說的主題 (Un sujet de Roman) 傾向於嚴肅的戲曲。

#### 四 社會劇

社會劇 (Theatre social) 跟心理劇不同：心理劇大半着眼於資產者并小資產者的內在生活，作心理的分析，社會劇則擴大眼光於各社會層，在社會學、法律學、倫理學各方面，提出各種社會問題及解決的意見。這種劇本與以前小仲馬、奧奇埃諸人的喜劇有種種相似，不過經了自然派劇一番清算以後，新起的討論問題的社會劇跟以前的風俗喜劇又變了質，他們雖在劇中提供問題，但決不擅改應有的情節以遷就；這是社會劇的一種進步。

在社會劇中聲名最高的差不多要算到白里歐 (Eugene Brieux 一八五八——)，他是法國現存的一個大戲曲家。他出身於工錢勞動者的家庭，在小學時即成爲孤兒，爲着生活問題便開始奮鬥，後來做到銀行的行員報館的訪員，他一有空閑，即細讀夏德白里安 (Chateaubriano)，哥德 (Goethe) 以及希臘，拉丁的作品。他的劇作生活開始於一幕詩劇派列西 (Bernard Palissy)，在當新聞記者時作了好幾個劇本，但沒有特出的。一八八七年他的藝術家之家 (Menages d'Artistes) 爲安多納所接受，在自由劇場演出；此劇描寫半打以上的所謂藝術家，沒有一個是名副其實的，描寫的技巧很平庸，但白里歐却因上演而自得。繼後的幾個劇本，注意表現社會、倫理、家庭等等問題：在勃蘭徹德 (Blanchette) 中，描寫學校文憑的不可恃，糾正教育上的謬誤觀念；在善士 (les Bienfaiteurs) 中，描寫慈善事業的反結果，表示人道的溫情的寡效；在紅袍 (la Robe Rouge) 中，描寫政治勢力的侵淫法權，指摘政法的腐敗；在賽馬的結局 (Resultat des Courses) 中，描寫賭博狂的惡果，鞭打有閑階級的消極享樂；在代理者 (les Kempfantes) 中，描寫苦於經濟的女子捨己兒以哺

人兒、喚醒爲母者扶育的天責；其他如狄邦先生的三個女兒 (Les Trois filles de M. Dupont) 、探籃 (Le Berceau) 、梅毒 (les Avaries) 諸劇，都懷着社會改革的理想，以笑罵來教訓社會。這些劇本，大部在第一幕中客觀地表現事物，第二幕主觀地加以申論。不過後來他創作的經驗漸漸豐富，頗重視戲曲的客觀性；他後期的作品小朋友 (La Petite Armie) 、金蟲 (les Hanneton) 、美國人在法國 (les Américains en France) ，都可說是屬於自然派的戲曲了。金蟲一劇是白里歐的代表作，描寫一個男子，因懦弱無能，苟安性躁，以至受一個庸俗的女子所玩弄，無可如何地蜷縮在羈絆之下，不能自拔。其中生動地表現人生的斷片生活，在讀者心中會留着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用德國自然派作家簡樸謹嚴的方法表現，又用法國輕快明麗的藝術手腕來調劑，會博得極大的聲譽。不過總他的全部作品看來，白里歐作爲一個時代的糾察官是盡責的，而粗雜不正確之點，於他劇本的光輝也不無影響。

海微歐 (Paul Hervieu 一八五七——一九一五) 是與白里歐齊名的社會劇作家，所不同者，前者有豪放粗大的氣魄，後者具優雅謹慎的藝術。他很能沈思考慮，仔細反省，用他的全副精神貢獻了許多含有深意的劇本：鐵鉗 (les Tenaillies) 男子的法律 (la Loi de l'Homme) 、啞謎 (l'Enigme) 、火炬的運行 (la Course du Flambeau) 迷樓 (le Dedale) 及認識你 (Cannais-toi) 等劇，這些劇大概可歸爲三類：一是解釋普遍的道德真理的，二是攻擊不正當法律下所庇護的偽道德的，三是分析人們的精緒生活的；第一類中可以火炬的運行為代表，第二類中可以男子的法律爲代表，前者表現出一種理想，推翻我們所有的矯揉造作與妄自尊大的陋習，後者攻擊偽道德思想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惡法律，處處庇護男子而使結婚生活成爲罪惡的厲階。海微歐以謹正的態度所討論的社會道德問題，在邏輯上是完全合理的。其表現的工夫也很得體，劇中各種情節，非直接表出他中心思想的都不任它支蔓出去，人物與動作，只有在表現劇中的主要理想時纔顯露出來。他的劇中常爲非理社會壓迫的人物發洩怨恨苦痛的情感，所以批評家勃廉締蘭說這是現代真正的悲劇。

董奈 (Maurice Donnay 一八六〇——) 是一個幽默滑稽的社會劇作家，私淑希臘亞里士多芬的作品。他編了二十個

以上很有意義的劇本，其中最可觀的有情人 (Amants)、黑貓 (Chat Noir)、親王的教育 (Education de Prince)、耶魯撒冷歸來 (le Retour de Jerusalem)、莫利哀的家庭 (le Menage de Moliere)、另一種危險 (l'Autre Danger) 幾種。他初起的劇本最普遍的題材是戀愛，以幽默輕巧的筆鋒描寫現代女性的心理狀態，現代戀愛的糾紛與悲劇。不過後來因時代高潮的激盪，使他收斂了滑稽的情調，注意到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的探討。他作劇的藝術，戲曲評論家勒維斯隆 (L. Lévasson) 曾說：「童叟所長的是揉情的語句和完美的布局。他的許多劇本的布局方法，在法國劇場上允推獨步了。……他跟德國戲曲家一般，只讓人生的事象自己顯現，不故意去刻畫它。……往往一個劇本在合意還未宣示以前，便截然見幕了。」

拉惠堂 (Henri Lavedan 一八五九——) 以引人愉快的情調寫社會劇，被稱為社會喜劇作家。他最初寫小說，後轉而從事戲曲：一個家庭 (Une Famille)、奧萊親王 (le Prince d'Aurec) 與兩種貴顯 (les Deux Noblesses) 是他初期的作品，曾受法蘭西學士院的推獎。兩種貴顯一劇描寫一個沒落的王族奧萊，改名羅休經商，成了豪富的煤油大王，他先代的產業都恢復了過來，只有門閥無法恢復，所以杜鈴女郎嫁給他時稱為羅休夫人而不稱奧萊夫人；這表現新時代中勤勞力的貴顯與出身的貴顯的分立，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不能含混。後來拉惠堂的創作態度轉變，他專門寫述黑暗社會的惡濁趣味的劇本，如浪子 (Viveux)、新遊戲 (le Nouveau Jeu)、老行者 (le Vieur Marcheur) 裏面描寫的都是那些有慾望、飢色、渴形、無靈性的人，作者接觸到了實際世界的醜態，這並不是架空而僅具表面的作品。

法勃蘭 (Emile Fabre 一八七〇——) 是金錢 (l'Argent)、鍍金之腹 (les Ventres Dorés)、公共生活 (la Vie Publique) 與一個偉大的資產階級 (Un Grand Bourgeois) 等喜劇的作者，他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場上對時下的政治經濟各界加以批判。他的喜劇的題材與巴爾扎克、奧奇埃相彷彿，不過後者是更現代化了。

此外，社會諷刺家勒那爾 (Jules Renard)、女性作家萊耐呂 (Marie Lenormand)、以及左傾作家米蘭波 (Octave Mirbeau)

cau)、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也可歸入社會劇作家之羣。

## 五 韻文劇

自從雨果(Victo Hugo)在浪漫派的衰季歿後，韻文劇的勢力一天一天地消沉，幸而詩人哥貝(Corneille)、孟代士(Mendes)、黎賽本(Richepin)，柏日拉等尚在分一部分精力挹注於戲曲，使韻文劇能夠保持着不絕如縷的一線生機。而象徵派詩人浮爾(Paul Fort)的藝術劇(Le Theatre d'Art)運動，差不多是擊了韻文劇復活的醒鐘。

韻文劇的復活表示着理想派對於自然主義的反響，這理想派的中心人物是洛斯當。洛斯當(Edmond Rostand 一八四八——一九一八)在普法戰爭以後生於馬賽一地方官之家，那里充滿着光與熱，爲出身西班牙的慈祥的祖母所撫愛，少時就織成了他詩與夢的心境。他十六歲到巴黎高等學校求學，十九歲時應某學院的文學批評徵文，得到頭獎；翌年即二十歲時刊行詩集婚戲(Les Musardises)，批評家都認爲繆塞(Alfred Musset)的詩集又出世了；同年他即與一個伯爵的女兒閨秀詩人結婚。洛斯當韻文劇的處女作是虛構(Les Romanesques)，那劇內容很簡單，情節與莎士比亞的夏夜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及羅彌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相彷彿，第二個劇本遠方公主(Il a Princess loirntaine)與第三個劇本薩姆列亞女人(la Samaritaine)，都以歷史上的故事爲題材。一八九七年他的傑作喜劇西哈諾(Cyrano de Bergerac)上演，法國戲曲界如晴天霹靂，頓時歡聲雷動，引起法國劇場上西特(Le Cid)以後希有的盛況，批評家竟說他要回到幾十年前與大戲曲家雨果合而爲一了。

西哈諾是洛斯當的第一傑作：在當時被目爲雨果的愛爾那尼(Hernani)第二。這個劇的成功，也有其客觀的原因：現代法國的舞臺觀衆，起初倦於自然主義派劇的平凡，中間困於象徵的沉悶，後來又疲於心理劇的瑣屑社會劇的載道，法國的一般觀衆方在翹首企足地盼望着舞臺上浪漫主義的復活，一旦有西哈諾這樣才機僑習情緒熱烈的劇本出現，怎樣

不要使他們目醉心怡呢？這個劇中的主人公西哈諾，是與莫利哀（Molière）同時的實際人物他是一個名貴而又可笑的人，他逸趣橫生的身世，最易惹動觀衆的歡心；其簡單的情節如下：

「西哈諾是一個高大而有醜形鼻子的人，熱戀着他醜麗的表妹綠克爽，但是綠克爽却愛另一個男爵克萊康而不愛醜陋的西哈諾。一次綠克爽要西哈諾轉囑克萊康寫信與伊，但克萊康不能作書，於是西哈諾代筆，他那生花之筆使綠克爽益加傾心於克萊康，終於兩人達到結婚。不久國內發生戰爭，西哈諾與克萊康赴敵，新婚離別，綠克爽重囑克萊康多寄家書。後戰事日趨短兵相接，最後死戰已經臨頭，於是西哈諾代克萊康作最後的家書，綠克爽見一字一淚，即尋踪戰地，克萊康見西哈諾筆情感人如此之深，自覺無值得人留戀者，憤而戰死。十四年後，西哈諾受敵擊而飲彈，忍痛來綠克爽那里，見他爲克萊康作的最後一信還爲伊所珍藏，他便拿出來朗讀，這時綠克爽纔知道那些信是出於西哈諾的手筆，非常感動。但此時西哈諾却掣劍剖其醜形鼻子，接着說道：『胆怯，虛偽，妥協是我終身的大敵，但我有你們所企望不及的寶藏，我將攜此作爲謁見天堂之禮物。』言罷即倒地身死。綠克爽痛吻其額。西哈諾爲他的鼻子，曾與人作千餘次以上的搏鬥，他是十七世紀武士的典型人物。」

這劇中充滿着豪俠高貴與滑稽的氣質，莊嚴與詼諧並至，能惹人發笑，又能令人起敬。西哈諾後，洛斯當還作雛鷹（*L'Alouin*），描寫拿破崙的兒子在奧國的陰謀；司晨者（*Chantecler*）描寫一雄雞，每晨按時而啼，太陽也按時而升，於是自稱太陽是它喚起來的，但一天它起身失時，見太陽不喚已出，非常疑懼，這是象徵派的喜劇，裏面的角色都是雉、雄雞、七面鳥、夜鶯等，以比喻人生的種種形相。他最後一劇唐璜的最後一夜（*La Dernière Nuit de Don Juan*），遺稿在一九二二年發表。

洛斯當是舊浪漫主義在二十世紀重現的一顆巨星，他的喜劇開了現代韻文劇的線路。新奇派詩人李和蘭（*André Rivoire*）【八七二——】以優秀的詩學的素養，寫出很成功的戲曲明君達哥伯（*Le Bon Roi Dagobert*），兼具有高盧人



智慧與憾動人的傷感之長；理想派的劇作家蒲海利哀 (Saint-Georges de Bouheller 一八七六——) 曾演出子供的謝肉祭 (Le Carnaval des Enfants) 那樣轟動一時的名劇；以運筆生動著稱的柴瑪哥亞 (Miguel Zamacois 一八六六——) 曾著有傑作滑稽者流 (Les Bouffons)；承洛斯當之趣味的蒲爾舍 (Francis Porcha 一八七七——)，他桃腮的少女 (La Jeune Fille aux Jones reses) 非常艷麗；至於青年作家葛洪 (Henri Gheon) 以靈敏的自由詩將中世紀宗教劇現代化，也別具一格；此外象徵派詩人孚爾克樂台 (Craudel)，一致主義詩人羅曼 (Romains)，當代大小說家季德 (Andre Gide) 以及格立萊 (Viale-Griffin) 等在韻文劇中也有一部分貢獻，較之洛斯當在時不稍寂寞。只是傑出的作品不多，韻文劇每多晦澀不易上演，難能有與散文劇同樣的成績，這又是顯然的事。

## 六 笑劇及其他

笑劇 (Farce) 亦稱輕喜劇 (Comedie legere)，與通俗歌劇相似，就平凡的故事以談諧的筆法寫述，用滑稽的方式表現而引人發笑的。這種笑劇莫利哀已經開手。現代的笑劇。就是他的嫡傳；不過莫利哀的笑劇是用俏皮 (ronie) 的口吻諷笑舊貴族階級，現代的笑劇則用幽默 (humour) 的情調暗示社會問題。因此，在今日看了笑劇不一定能引起笑味，也許會在我們腦海中浮着一種苦趣。

在笑劇上小有成功的是別松與費陀。別松 (Alexandre Bisson 一七八八——一九一一) 的特點就是布局的繁複，能以出奇的幽怪動人，對話非常雋智，布置也以精緻勝人，他較知名的作品是車牀的檢察官 (Le Controleur des Waegon Iis) 及離婚的奇聞 (Les Surprises de Divorce)。費陀 (Georges Reydeau 一八六二——) 對於笑劇的藝術有一種細巧的智慧，他的觀察表現都有分寸，而其中也有出人意料的新奇之處，他活潑的長處不容易被人遺忘；較知名的作品有格言中的貴婦女 (la Same de Chez Mazim) 等。

顧爾特林 (Georges Courteline 一八六一——一九二九) 是現代笑劇的中堅人物。他算得高盧血統真正的後裔，在正確的描寫與簡朴的作風中他所表現的無邪的愉快與深刻的見識，確然保持着先人的特色。他的傑作是他家裏的和平 (La Paix Chez soi)，委員是好孩子 (Le Commissaire est bon enfant)，一個莊重的主顧 (Un Client sérieux) 及歐打的恐嚇 (Le Peur des cours)，還有他的最大傑作撲撲落水 (Bou bou roche)，一八九三年在自由劇場出現，曾受觀衆狂熱的歡迎。他的笑劇可說是現代社會的造形藝術，他對於平凡的人物以精細的觀察會看出他們特殊的境遇。關於巴黎生活的上上下下，從法官、律師、軍官以至走卒苦工的微細的問題，用他機智寬大的態度致察，復用輕快洒脫的手腕描寫出來，時而令人哄堂大笑，時而令人聲淚俱下，總之，他的劇的活潑動人操縱了觀衆的注意力。法國現代的笑劇，顯然因顧爾特林的出場而提高了地位。顧爾特林在劇作上是自成一家的，孟代士把他與莫利哀相提並論。

還有伯拿耳 (Tristan Bernard 一八六八——) 也是一個傑出的笑劇作家。他以嚴正的幽默態度觀察事物，他的觀察是從自己的周圍着眼，所以沒有乖違事實的地方。他最喜歡寫躊躇不決的人，這種人不曉得自己是怎樣也不曉得自己要怎樣，從這種地方，便展開了笑的資料。三重的脚 (Triple pate) 與小咖啡館 (Le Petit Cafe)，是他最完美的作品。

笑劇以外與笑劇相似的，有美國人所題名的陽氣喜劇 (Light Comedy) 這種喜劇是由伽必 (Alfred Capus 一八五八——一九二二) 開手的，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以他樂天主義的態度所作的靜脈 (La Veine) 與我們的朝氣 (Notre jeunesse)，很能博得一部分觀衆的愛好；他的劇作生活，大戰後因從事出版事業而告終，但有兩個人比他還著名的是

弗來爾 (Robert de Flers 一八七二——) 與嘉耶惠 (Gaston-Armand de Caillavet 一八九六——一九一五) 兩人，他們倆學着第二帝政時代梅恰克 (Meilac) 與哈萊維 (Halevy) 的方式合作劇本，描寫事態的手腕非常圓熟，被稱爲巴黎喜劇的巨匠，他們比較精彩的作品是王者 (Le Roi) 與絲禮服 (Habit vert)。再有吳爾夫 (Pierre Wolf 一八六五——) 與柯呂思 (Roman Coolus) 也是陽氣喜劇的作家。

一九一四年即大戰爆發的時候，有一個演劇學者柯祿 (Jacques Copeau)，在朋友輩的贊助之下建立了一個老鴿籠劇場 (Theatre du Vieux Colombier)。柯祿認為戲曲的本旨在發揚天才的作品，現在劇場往往濫竽着不良的分子，馴致真正偉大的戲曲光輝的發展成爲不可能；因此，他與一般似是而非的商業化的官僚化的藝術家挑戰，老鴿籠劇場站在時代的頂點，要提拔無名的作家，新進的作品。柯祿是一個創作家又是批評家，他具有文化的決心。文學的素養。寬廣的眼界這些爲自由劇場建立者以沒有的長處，而且又能貢其全生命於戲曲藝術，所以一般人對於老鴿籠劇場抱了自由劇場以上的希望，這也是合理的事。這個劇場初起在大戰中到美國，曾以最經濟的用力收最大量的效果，博得觀衆的讚許。一九一九年大戰告終，劇場移到巴黎。柯祿的藝術趣不絕地在變進中，他對戲曲的眼光是很犀利的，杜哈美爾 (Duhameil)，葛洪，羅曼，都雷 (Toulet) 維耳特拉克 (Charles Vildrac) 與馬蜀 (E. Mazaud) 的名作都給他甄別，試演。一九二二年以後，柯祿又將劇場移到內省，移到瑞士，德國各地演劇，也同樣地受歡迎。

在戰後與老鴿籠劇場同時存在着不少的小劇場，由許多熱心的青年劇作家導演家出場，他們想以精神的努力克服經濟上的困難，使純正的戲曲得以發揚。但事實上，老鴿籠劇場是以經濟無辦法而停歇了的，其他小劇場不久也讓位於營利的大劇場。大劇場的導演家多半是保守而不敢冒險的，他們只能跟羣衆跑，不能抓住新時代的意義。近年法國因社會經濟的不景氣，觀衆對戲曲的興趣減退，國家對於奢侈營業的稅率又特別加重，即使大的劇場也有不能維持的趨勢，而況新興的有聲電影無線電等已成爲戲曲藝術頑強的競爭者。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戲曲的發展益加感到偏促了。

#### 參考文獻

Gustave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Les Grands Ecrivains Français. A series of critical biography.

René Lalo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1870 à nos jours)

Geoffrey: Cours de littérature dramatique

Jules Jani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dramatique

Edmond Sée: Le Théâtre français contemporain

Canliffe & De Bacourt: French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Ludwig Lewison: The modern drama

世界文學講座「佛蘭西文學篇」(岸田國士作現代劇節)

# 劉呐鷗

主編

## ● 矛盾創作叢輯

- 汪錫鵬小說集 • 壹
- 劉呐鷗小說集 • 貳
- 潘子農小說集 • 參
- 徐蘇靈小說集 • 肆
- 劉祖澄小說集 • 伍
- 莊心在小說集 • 陸
- 袁牧之戲劇集 • 柒
- 馬彥祥戲劇集 • 捌
- 向培良論文集 • 玖
- 王平陵論文集 • 拾壹
- 黃震遐詩集 • 拾貳
- 陳凝秋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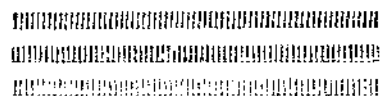


勞惠爾巴耳坎作



荷瓦柯克作

# 木刻三幀



# 影劇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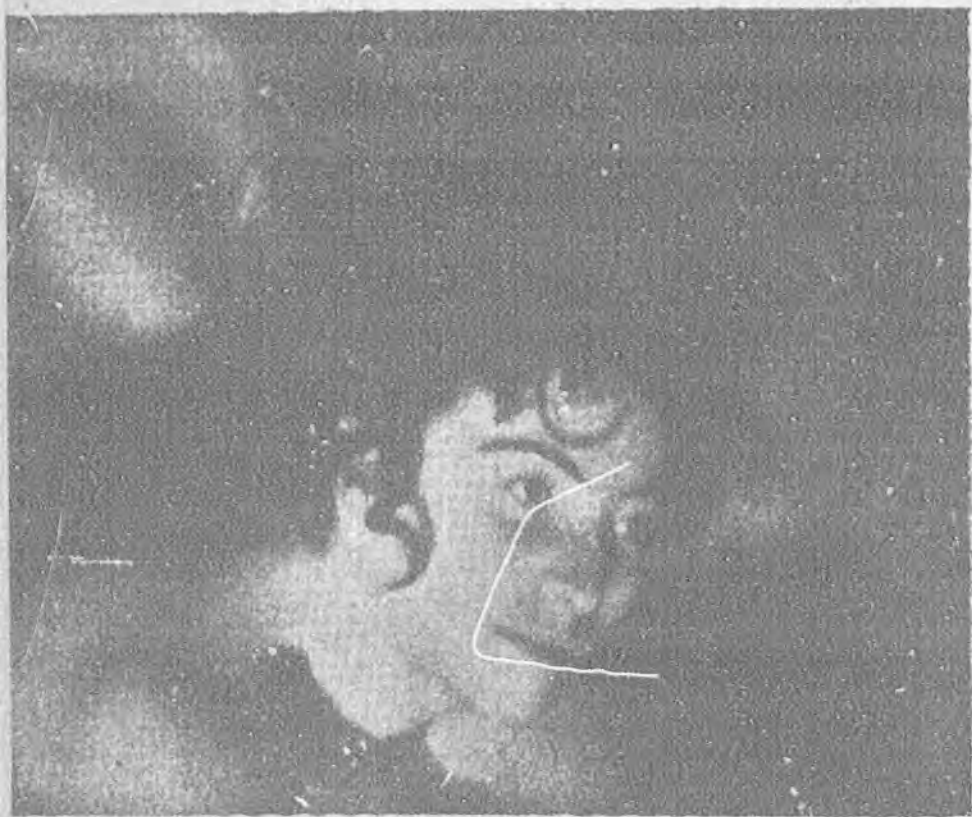
魯意莎梅阿高特之名著小婦人，  
由雷電華公司製成有聲電影，係  
凱絲玲海本主演。最近開映於上  
海之大上海戲院。小婦人譯本，  
中國有鄭曉滄君之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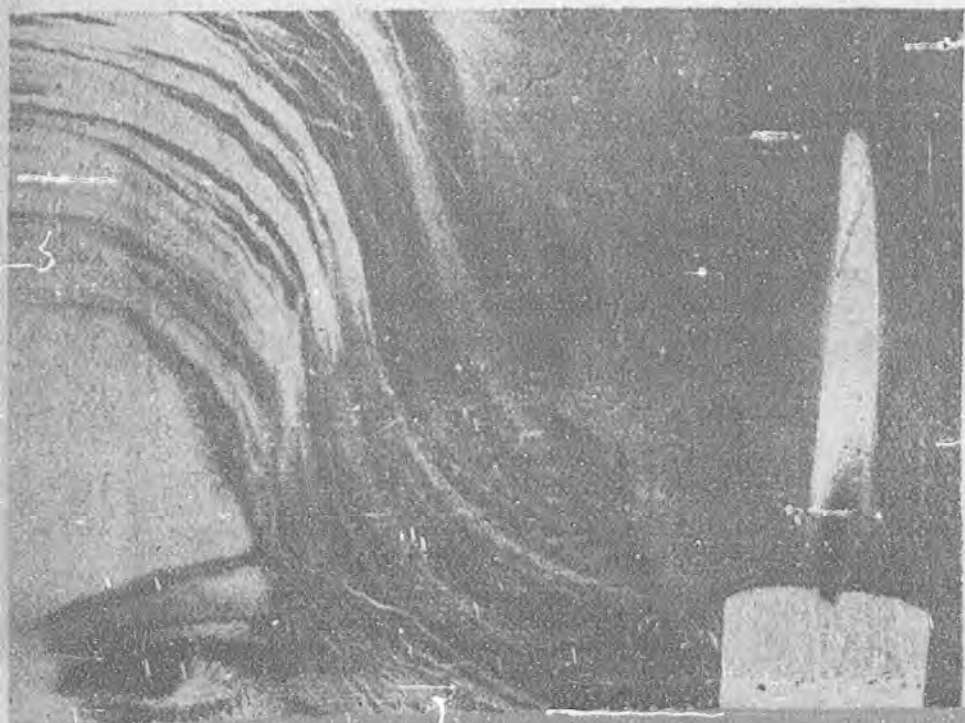
愛斯 基摩 係一 冒險 影劇



霸王末路原名  
瓊斯皇 Empe-  
ror Jones 係  
由美國劇作家  
奧尼爾之舞台  
劇本改製，黑  
人名演員保羅  
路勃生主演。  
瓊斯皇劇本，  
中國有洪深顧  
仲彝二君之合  
譯文。



「太陽進行曲」中之一個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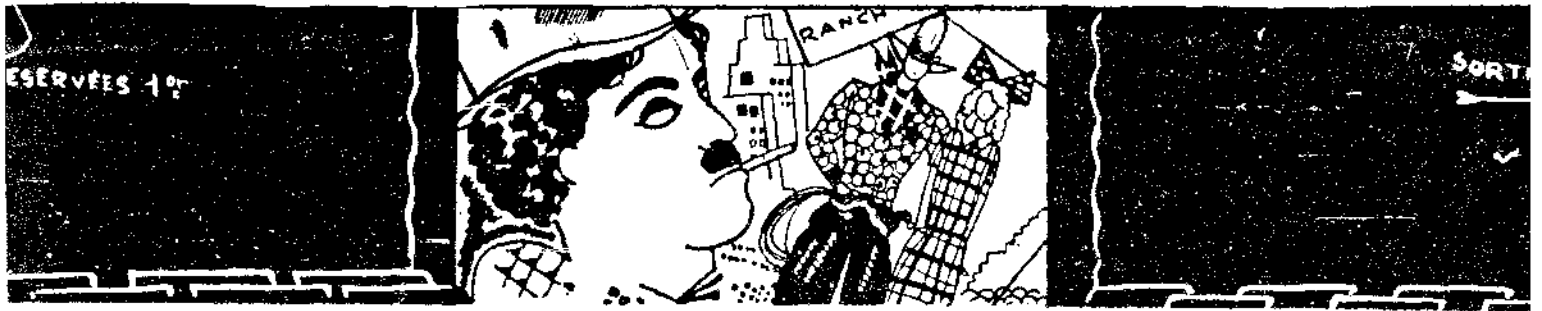


格朗諾夫斯基導演生活中之一個鏡頭

## 介紹兩種藝術的畫面



刻木和畫漫幅幾的林別卓於關





# 電影講座

## 電影Montage的三次元論

非伊亞夫

### 方之中齊平

電影藝術也和其他科學一樣：它的內容結構，它的形式運動，絕不是空憑人的頭腦（如導演和演員）幻想出來的；而是由大眾生活的內容和形式反映到人的底腦中產生出來的。例如坐在皇宮裏或監獄裏的人，他除了能描寫皇宮裏或監獄裏的生活情況之外，他絕難真實的描寫出他自身的生活環境之外的大眾生活情況。不過大眾生活的本身就是藝術的，而電影是採擇大眾的藝術生活中之最精采的部份連結而成。因此，電影藝術是不能離

開大眾生活的。它的內容和形式愈接近大眾生活的內容和形式，則它的藝術價值愈寶貴；反之，它和大眾生活的鴻溝距離愈大，則它的藝術價值愈低落到凡俗的泥沼中去。這大約是不成問題的吧。問題在這裏，就是我們怎樣能托大眾生活真實的表現出來感動觀衆呢？這就發生了電影的內容和形式的技術問題。而能否解決技術問題的關鍵，在於連續的方法，所謂連續的方法就是Montage這問題（編製）。因此，我們在下面首先的論題即

連續的方法與Montage。

蘇聯名導演克雷維夫說：「電影

就是連續的藝術。」同時荷特夫金說

：「Montage 的目的，在於把觀衆

的注意引向甲的要素或乙的要素，由此以表現場面的進展。攝影機的對物

Lens（透鏡），代替觀察者的雙眼。向

着人間的細部的 Camera（攝影之暗

室）之轉向，與觀察者的雙眼受同一

必然性的支配。電影作者如果寫出最

透澈的強烈的作品，還是先要把場面

分割成各個斷片撮拍起來，然後再把

這些斷片結合，在這時候他應該慎重

考慮的要素，就是要抓住觀衆的注意

力。」

根據上面克氏之言，可知連續的

方法對於電影藝術的重要性。其次依

據荷氏一段，我們已能把握住連續的

方法就是 Montage 的問題。但是甚麼叫做連續的方法呢？本來這一問題已在前面荷氏一段中說得最明澈，不過我在此也負有稍加詳論此問題的義務。所謂連續的方法，就是畫面的轉換。即把畫面用機械的技術操作轉換。我們可以在這轉換之下認識某一客體從舊狀態移于新狀態的變化。而畫面的轉換同時就是畫面的連續，如果應該表現的畫面，不是由舊的東西轉換于新的東西，那末又如何能夠把電影全部連續起來表現呢？吾人所謂 Montage 形成電影的連續，實不外此畫面的轉換。因此吾人對於電影的連續方法，明瞭它不外是一個一個的畫面的轉換。同時我們在這裏認識了我們所說的 Montage 因為 Montage 即為表現連續方法的關鍵。

### 無聲電影的畫面轉換——Montage

由於其表現方法的特性之故，是為視覺的轉換，因此荷夫金說：「支配視覺轉換的必然性，與支配正確的 Montage 構成的合法性，殆完全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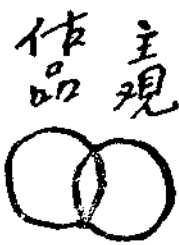
有聲電影的畫面轉換，不能不與視聽兩感覺的轉換完全一致，特別因它有這兩種要素，故現在對於視覺的 Montage 不能不根本革新。在此我所謂連續的方法的 Montage 及其畫面之轉換，如果在無聲電影上能與視覺轉換合致，在有聲電影上能與視聽兩感覺合致，則我們的革新工作已有相當成績了。

以上我們把握住連續的方法與 Montage 的關係，下面應該討論電影 Montage 的三次元論。因為這對於連

續的方法的 Montage 的轉換方法有決定的關係。

甚麼叫做 Montage 呢？克雷維夫說：「Montage，即斷片的相互轉換。」「電影感動觀客的手段，即電影所獨有的唯一手段——它不是表示所有斷片的內容，而是把此等斷片互相組織與結合，即斷片的相互關係，斷片的繼續性，斷片與斷片的轉換」。然而轉換方法如何呢？

在此，我們首先把主觀與作品並列起來。其圖如下：



但是在前面已經說過，電影是連續的藝術。荷氏與克氏

強調的認定，電影的基本特質，即從畫面的轉換必須生出流動的美感。因此最初作品對主觀的關係其圖如次：

## 主觀



即主觀在畫面與畫面的轉換作用與運動中去觀察流動。因此從編製過的畫面所受的

美感，既非1的內容，也非2的內容，而是從1至2的畫面轉換，由此運動所產生的一個連續的美感，各個畫面，即在電影上的橫的階段，有機的消化于縱的階段。爲甚麼呢？由這種畫面所生的美感，不是由第一的內容加第二的內容，而是由第一與第二的結合所生的新的異質的美感。

問題更進一步討論：

當我們從第一畫面與第二畫面的轉換得到一個美感的時候，吾人自身的內部也發生美感，也有一個流動的方向。即是說，吾人在無意識中從兩個畫面的轉換所感受的東西。由此又

漠然的期待着其次顯現的東西。此種感應作用是如何的強烈，克雷雄夫會舉出一個適當的例子：

他說：「我想大概是「拿祖模魯依」電影吧，場面是這樣的——在一間僧侶的屋子裏，掛一幅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因爲街上被赤色羣衆佔領了，驚惶着的僧侶，忙把尼古拉二世的肖像翻過面來，而背面却現出面帶嘲笑之列嘴的肖像。但是這張像片我（克氏）知道的，決不是笑着的。而我自己也把在這劇中的像片看了幾次，確實似乎在笑，因此在這像片中，觀客感受着非常的興趣。但是我仍有些不相信，復把攝影所使用的像片取擷來一看，這像片的容貌仍然是莊嚴的表情。

這是 Montage 把莊嚴的容貌，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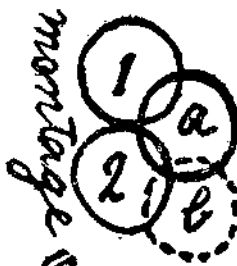
合于那時劇的契機的表情，因此我們的感應把莊嚴的表情看做笑的表情。依 Montage 模特兒的演技也能夠變化

。這樣的 Montage，對於材料的運用含有可驚的影響的。演員的工作，即伊的運動，伊的行爲，也能夠依 Montage 轉變爲任意的方向。」

這一段是表示 Montage 如何能左右觀衆的美感的有趣味的故事。

克氏說：「Montage 即斷片的互相轉換。」因此觀衆從斷片互相的轉換所受的流動的美感，由此得着如下圖所表示的畫面的「一個期待」。

## 主觀



上圖的 b 就是我所說的「一個期待」。由1與2的畫面

的轉換，主觀所得的「一個期待」，被

決定于其次的畫面，尚未表現于 Act 1

上之間，主觀與畫面的關係，尚

在未分別的狀態。但是這一未分別的

狀態，並不是無力的，它是有一個方

面與力的慣性。前而所引的克雷羅夫

的例子亦極分明，其次的畫面是被這

方的慣性支配着的。如果其次的畫面

，供此慣性滿足，由導演在現實之中

選擇（這一句話中也包括攝影的技術）

，那末這個作品是正確的創作，否則

，終于不成功。

面。

其次的畫面表現于 Act 2 之上，

「把尚未規定的主客的相互的關係置

于未分別狀態」的 b，則能規定 1 與

2 的畫面的連續，從其轉換所生的美

感 b。

若是畫面 3，適合我所說的力的

慣性，被選擇了的場合，則主觀的流

動感 a，完全轉換于 b。而 b 完全是

由畫面 2 與 3 的轉換所生的美感，判

然地被規定且有輪廓。如果，反之，

——不適合于力之慣性的場合，則美

感 b 成為漠然的東西（b 不明確的被

b 規定），美感 a 不完全轉換于 b，

就 a 說，殘留着「感情的牽引」，因此

美感 b，不能以所期之機能百分之百

的感染主觀，在前者，算是 Montage

成功，得了百分之百的效果。在後者

，則以失敗而終。

主觀從最初的畫面 1 與 2 的轉換

所生的美感 a，並非把剩餘的「感

情的牽引」殘留于後，而是與新的畫

面 3 之出現與同時轉換于美感 b，祇

有在新陳代謝的場合，吾人的 Mon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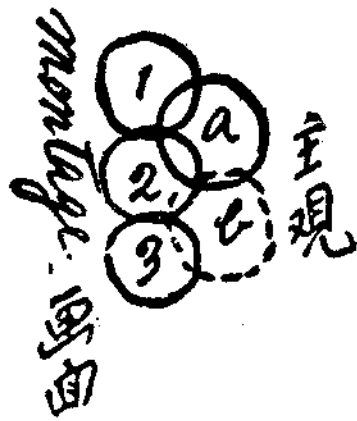
成功了的作品，才能把觀客自由

自在的百分之百的感動興奮，隨着畫

面的移動，「電影的觀客，被監督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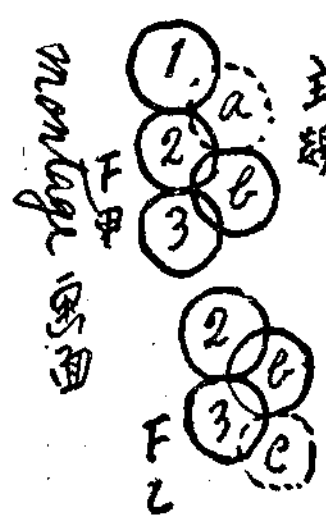
此一場所引向彼一場所的輾轉迂迴。

「此種場合，圖式的發展如次：



更進一步吧，現在繼續研究其

主觀



這樣，1、2及a形成三環的舊

的東西，但是 2、3 及 b 則形成更新了的三環。在此 2、3、b 之三環，開始新的系列。這樣，與由剛才所論述了的同樣的經過，F 甲發展于 F 乙

葡特夫金對於此種發展之際的導演應注意之點，他說：「導演應使觀客強制的與那注意深刻的觀察者同樣的觀察。」但是正確的說，決不是強制的，既在前面克雷雄夫對於列雷的肖像的嘲笑，曾經說，吾人在有效的

Montage 的轉換連續的場合，必不規定應該期待的其次的畫面，但是有一個力的慣性與感動，這裏，導演利用其技能的優秀。不單用不着強制觀衆，反而能使供觀衆自然的期待與要求。其次的一幅一幅的畫面。

對於此種「期待」與力的慣性，正有一言的價值。十九世紀的偉大的數

學物理學者，同時又是藝術精通者與哲學者的龐加烈，在其著作中曾引用

法國薩塞的名言，他說：「頂喜歡把一件事再再三思索的薩爾塞伯父，十九世紀法國劇作家，他曾經幾次說「在劇場上，觀衆把最初所課予的一切假定，高興的接收了，可是一旦表演于幕上，在論理上一步也不讓」。這在數學上也完全一樣。」

同時「這在電影上也完全一樣」。我們從畫面 1、2 的轉換所得的美感 a，同時從 a 又得着「一期待」——這一個期待任何讀者如果進了電影院皆能體念到的——這個期待 b，說起來有「在論理上一步不讓」的慣性。于是 Montage 畫面，依舊的 1 與 2 兩環的轉換的方法，規定其次的畫面 3 的方向，適合此種方向的畫面 3 一出現

，則畫面 1 消失，由 2 與 3 的轉換規定其次的畫面 4。

這時候，從畫面 1 與 2 的轉換所受的**美感 a**，由畫面 3 出現的 2 與 3 的轉換，不能不完全轉換于**美感 b**。祇有這樣，Montage 才能顯示預期的效果，導演才能夠百分之百的發揮其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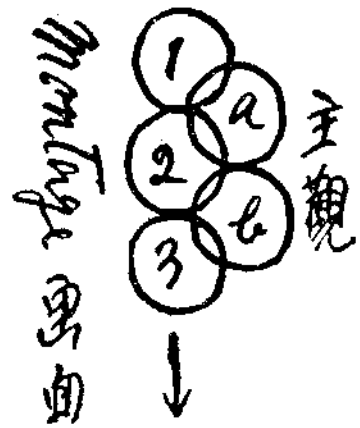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已知道了畫面的連續方法的 Montage，即是「斷片的轉換」。至此，從前面論述的主觀的美感，它的感情的轉換，在電影作品上實為最重要的使觀衆感動與印象深刻的條件。如果導演的 Montage 方法，萬一不幸，不把**美感 a**轉換于**美感 b**，殘留下剩餘的「感情的牽引」，那末我們在這作品上不能得到適確的印象，此種作品今日產生幾本，明日在電影

院上演，從觀客的腰包裏剝奪幾枚銀幣，後天就會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的吧。

在主觀的內部爲了感覺美感的轉換，電影藝術家應該是心理學者。導演是富于塑像的思考和情感的心理學者，劇本創作者，亦不能不是——適當的使用文字與概念以及適當的塑像的方法，思維其和轉換的情感的心理學者。因此，表情的敏感與劇情的執拗是必要的。

在此，吾人的美感 a，爲了轉換于美感 b，依 Montage 所構成的畫面，1、2、3 的三環是必要的。現在將此關係用以前的圖式表示，其關係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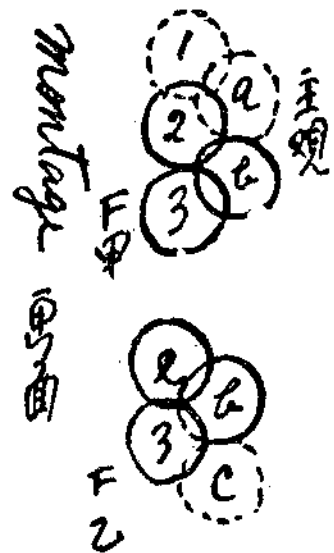
美感 a 及 b 是從各畫面的轉換所生的，因此如圖所示，爲 3 a，1 與



2 是必要的。爲 3 b，2 與 3 是必要的。于是，爲了轉換于美感 b，1、2、3 的三環的畫面是必要的。

我採用了『Montage 二次元論』做題目的原因，乃在于 Montage 畫面的連續的特性——即三環性的關係。這一命題，同時主觀與作品亦成三環的關係。爲了形成其次的新系列，再與以前同樣的圖式形成三環，這裏亦包含前一圖式，如果重示一次，則圖式如下：

即 Montage 畫面與主觀的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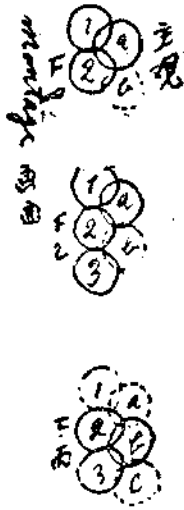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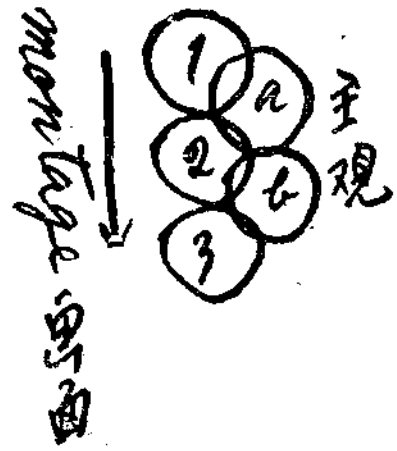


在其發展的途上形成三次元。以上兩個發展的圖式，爲一同樣的發展形態的兩種表現方法。在前者表示一切包含于 Montage 畫面，後者表示它與主觀的相互關係及其有機的結合。我們把這個發展形態叫做三次的發展。

以上我們認識了 Montage 的二次元的發展。問題更前進一步。吾人在電影的觀察上，常由三次元的畫面轉換，能領略充分的美感。即下圖的關係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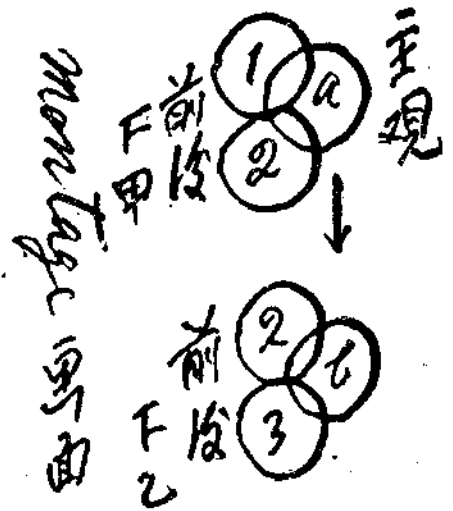
今將上圖從主·容相關的關係分

析，則圖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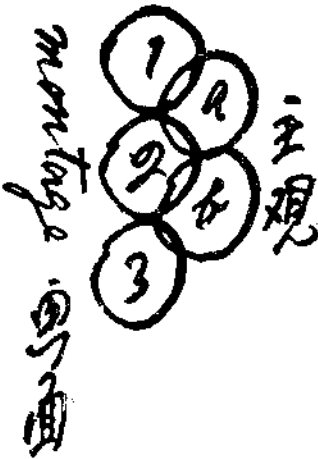
以上就是 Montage 的畫面的轉換方式。既在前面說過，F 乙的關係，發展于 F 丙，這時候畫面 1、2 及美感 a，由此而構成主·客的結合，在其次，由畫面 2、3 及美感 b 所構成的新系列開始了。其圖如次

今在此發展用「前後」的符號表示



，則畫面 2 在 F 甲的時候為「後」，在它發展于 F 乙的時候，則畫面 2 為「前」。

這裏，尙有注意的一點，即上圖與其次的圖式有同一關係，如下。



前者表示電影畫面的發展關係是

轉換的，後者不過表示是連續的。兩者為同一關係的兩種表現法。如克需

雄夫所說。「Montage 即畫面的相互轉換」。所謂 Montage，即把畫面連續起來進展的方法，就是畫面的相互

轉換。克氏又說：「電影唯一的固有手段（中略），在于把斷片互相組織起

來，及此等斷片之結合與組成，即是說斷片的相互關係及其繼續性等，斷

片與斷片的轉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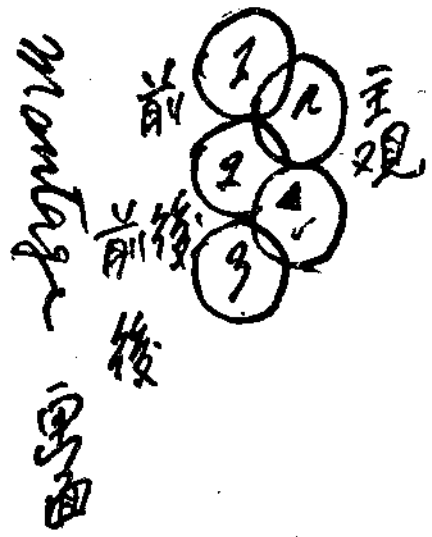
這一段的引用，很明顯的是使畫面繼續起來，即不外畫面與畫面的轉換為同一的事。再明顯一點說，就是

等于楮的兩面關係。

因此，吾人所說的兩個圖式可以同一看待，把前者的關係能夠向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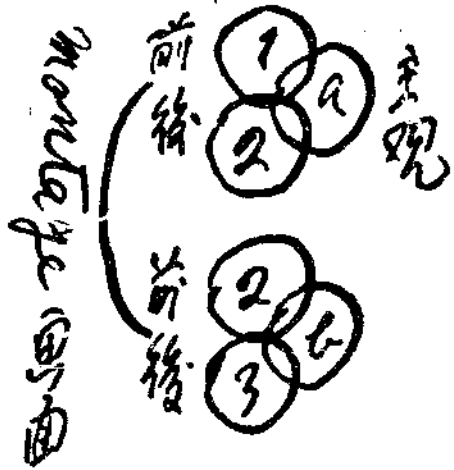
移動。圖示如下：

即由畫面 1、2 產生美感 a，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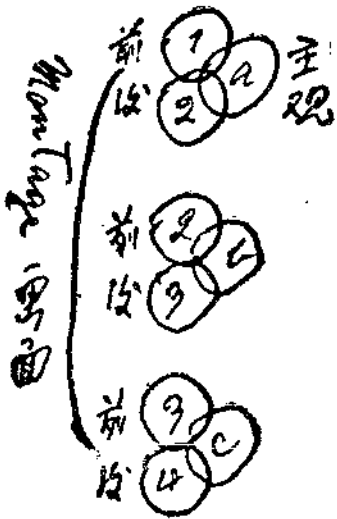


這裏發生一個期待 b，適合這期待的畫面 3，如果被選擇起來使它連續于 1·2：則美感 a 轉換于美感 b，畫面 2，對於 1 轉換于「後」的關係，對於 3 則立于「前」的位置。因此畫面 2 為 1 之「後」，畫面 3 更為 2 之「後」，因此畫面 3 對於畫面 1 當然立于「後」的關係。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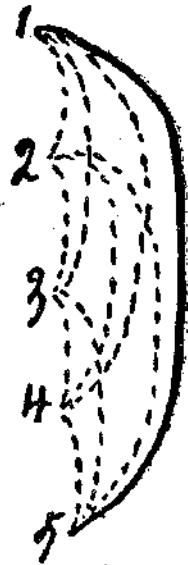
假設更現出畫面 4，則 2·3·b 之三次元的結合，向 3·4·c 之三次元的結合發展，與前同樣對於 2



為「後」的關係，對於 3·4 轉換于「前」的關係，因此 2 對於 4，立于「前」後」的關係，2 對於 1 成為「後」的關係，當然 4 成為 1 之後的關係。圖如次：



若使如上的關係繼續發展，則常向新的三次元的結合發展，每每從各畫面的轉換與連續所感受的美感，照論理的說，有一個方向與秩序，如用圖解則如下：



此種新的斷片映寫在 screen 上，經常是其關連的轉換，從電影斷片之最初的出現直到最後的呈現，完全成一種數學的關聯的形式。此種形式，經過每一斷片出現愈加其複雜。新出現的斷片，以此種關連的綜合作背景，不單感受此斷片的具體的畫面所表現的美感，並且此斷片向全體的美感之有機的滲透，吾人亦感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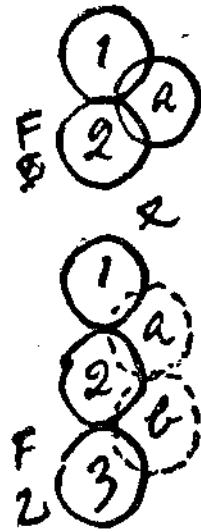
對於有機的關連，若借哲學的名

詞，則其部分的表現其物，而其全體亦完全產生其部分之物，所謂有機的關連，即此種相關的關係。在電影上，既如前述，由連續與轉換的方法，即由 Montage 的法則。各部分（因為這就是斷片的轉換，故為三次元的結合）與全體常為有機的結合，對於電影的故事的發展，一個畫面的轉換，是以全體為背景，故能發揮可驚的感染效能。電影由此種有機的辯證法的發展，如果正確的運用必能充分的感動觀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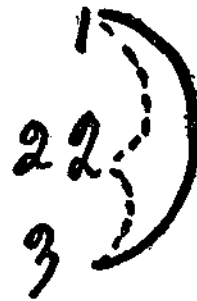
在此，全體與部分的有機的關聯以及辯證法的發展，唯有依三次元的關聯才能完成，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三次元的發展的單位，其關係如下：

主觀 Montage 的圖式



依 Montage 畫面所表現的三次元的圖式，分析起來如次：



畫面 2 從最初的斷片轉換，

移于其次的斷

片的轉換，由此也將 1 與 3 的相互關聯結合起來，在此，構成 Montage 的全體與部分的辯證法的結合以及有機的相互滲透性。祇有將此三環作單位，我們才能成立辯證法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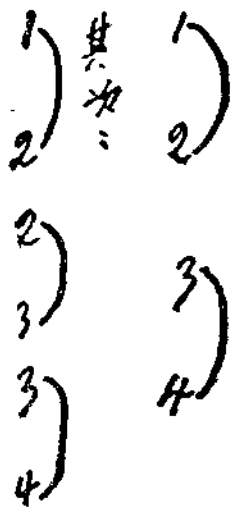
但是像愛森斯坦把對立看做發展的契機，把對立作為辯證法的發展的單位，這是謬誤的吧？對立不消說即三環性的意義。此種場合的單位，對

于三次元的發展的三環是為二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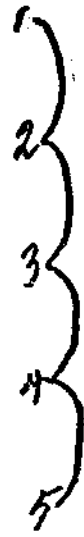
現在把我所說的三次元的發展與愛森斯坦的二環的二次元的發展比較一下。

前者在斷片 1 與 2 的前後的關連，轉換于新的 2 與 3 的機聯，由此 1 與 3，從新結合于「前後」的關聯。此際，斷片 2 最初為「後」，隨後為「前」，其發展乃自然的轉換位置，祇有由此才能結合 1 與 3 的斷片。（分析的場合，在圖解上，2 被寫入兩次即為此種原因）。

但是現在若依二次元的發展，因為是採取前面那種轉換，故圖式如下



此種二環的關係，要看出如前二次元的發展全體與部分的有機的滲透是不可能的。並且斷片1與2，2與3，即使結合起來，2由轉換以代謝「前後」的位置，如果1與3沒有結合，則要摘出全體與部分的結合性與適合性也是不可能的。此種關係如下：



這樣的關係，如果要看出這給合全體的曲綫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吧？我們要認識電影作品的全體，如以上那樣有機的流動的美感。則不能不明瞭電影的三次元的發展，並且祇有由此才能理解有機的辯證法的美感。

編譯者當完成這篇電影 Montage

的三次元論之際，不能不向電影研究者與讀者說幾句話，這篇文章的內容

，自始至終是認定『電影為連續的藝術』。從這一觀點出發，推論到連續的轉換。而表現連續的轉換方法為 Montage。所謂 Montage 即各個斷片的轉換。而各個斷片的轉換形態為三次元的發展。因此本文全部內容，關於三次元的發展的推論占去大部分的篇幅。前面那些解釋三次元的圖式，驟然觀之似乎很複雜難懂，但是，只要讀者能把最初的圖式與解圖的文義瞭解個透澈，隨後仍根據前面的圖式

## 電影淺說

電影之稱呼。電影之稱呼，各國不同；英美的名字叫 Motion Picture

，法國叫 Cinema，德國叫 Kinemat

ograph，日本名叫『活動寫真』我們中

國，江浙等省名叫『影戲』，平津一帶

的瞭解，毫不苟且的把後面的圖式一個一個的與解圖文義對照起來從容讀下去，則一旦豁然貫通的時候，不單對於 Montage 的三次元的發展形態感到非常的興趣，並且電影的愛好者今後對於 Montage（編製）的方法，會得着貴重的借鏡。編譯者在編譯這篇文章中得着不少的教訓，並且希望愛好電影的同志們大家來研究並獲得這些貴重的教訓，這是編譯者完成本文後的熱烈願望。

谷劍塵

名叫『電影』，廣東又叫『活動影畫』

縱觀各國各地，雖有不同的稱呼，但其意義却大同小異，這種同一的事物，而有各國各地不同的稱呼，無非習慣成自然而已。

未有電影之前。在沒有看到我們現在所時常欣賞的電影之前，外國許多學者已有關於後來造成電影的重要工作。

電，是美國人名叫安迪生 Thomas Edison 發明的。

乾片 Piaque，上敷甘油的方法，係賽勒博士 Dr. Sellers 所發明。他用乾片攝他兒子的像，在一個有輪的機器上裝一個柄，搖起來像片一張一張翻過去。

軟片 Film，是伊思門 George C. Eastman 和華爾格 Walker 所發明，一八八五年方在市場上發現。

一八八三年，美國發現了一樁呆新聞，就是梅利潑因為要攝跑馬，把許多照相機排列在路的旁邊；攝馬的奔馳，然後裝在輪軸上，放映出來，

看馬的動作。（假使現在還用這個方法來拍電影，則拍一萬尺的片子，至少要用十六萬只照相機。）

第一個用一架攝影機拍許多照相的人，是法人潘琳斯 Auguste Le Prince，約在一八二八年。同時又有

魯易斯 Loves Luriere 發明影燈 Aia-tin，放映出來，不過是很簡單的幻燈改良片。第一次三月二十二日在巴黎試映，就受羣衆很熱烈的歡迎。四月八日即得到英國政府的獎勵和專利；四月十一日又得到德國政府的榮譽和專利。到這時候，電影才具體的成立。

但在潘琳斯以前，已有許多人犧牲光陰，精神，金錢，要想發明一架電影機，不過都相繼失敗，所得到的結果，不外「驚盤」的原理。依據這個

原理，確是很對的，可惜他們的方法未免太笨。（他們用一個木條釘成的圓筒，內裝圓軸，軸上貼着許多不同的圖畫，把圓軸轉動，看的人從版縫裏，望見裏面的圖畫，如同會動的一

樣。）這種原理無非是光的速率的變化。（我們試拿一本書，將每張角上畫一橫線。線要逐漸加高，然後用手很快的翻下去，這條橫線就會慢慢地上升，就是因為眼力的速度，分不清每張移動的變化。）後來比人柏拉圖 Prateau 研究出眼的速率，凡一秒鐘超過十五分之一以上的速率，人的眼力就不能分別了。依據這個理由，就成功今日影片的速度。（見下段）

到了一八九一年，正式的真能拍電影的機器竟然實現于世，牠的式樣和現在所用的相仿。造這機器的人

是英人格林 Fred Green。

再到一八九四年，英人強根 Jenkins

費了許多腦力，造許多攝影的用具，在印第安納地方，拍一個跳舞的女子，因為研究不精，所以映出的成績失敗。但當時已經有人想到用人扮演的衝動了。

發明電影的原理。電影的發達，端賴攝影術的進步，這是人人都能講的。攝影校在最早發明的時候，其感光的時間，須六小時以上，現在科學昌明，即是每秒鐘走兩千尺的子彈，也不難攝得其影而留于片上，所以每分鐘旋轉數千次的輪輻，在照相鏡頭看來，確是絕對靜止的。

活動電影，以極高的速率，攝取絡繹不斷之影而後映出于銀幕之上，人類的肉眼看起來，只看見影像活

動，連續不斷，不外利用一個原理，便是人目的缺點，名叫『視覺留跡』。

見一像後，實物已動，影象尚存，所以電影片的移動，不覺其移動，于是所留之影象與第二之影象相合而成爲活動的狀態，

物像存留腦中的時間，往往因人而異，科學家也不能得到牠的究竟，但是斷定爲二十四分之一秒，這理由當相差不遠了。在這極短的時間電影的換片是做得到的。

普通影片，每次現于銀幕上頭的計有三十三分之一秒，其後即以門蓋閉。譬如攝影的時間爲十六分之一秒，則蓋閉的時間爲三十二分之一秒，即以此而更換第二張影片；第一張影片尚留在人們的腦中，等到門開而第二張影片出現于銀幕上的時候而復合

併，所以不覺得這中間有若干時間的間斷。

美國的第一個攝影場。美國的第一個電影攝影場出現于一九〇一年，地點在奧蘭琪 Orange, New Jersey，攝影場的名字叫黑瑪利 Blak Maria，

是安迪生自己所創辦的，建築在屋頂上面，都用玻璃搭蓋，如暖花房一般，使日光透進來。這座攝影場既靠日光來拍戲，第到日影轉移的時候便不能用，所以于地板下面又用機器裝置，可以隨日影而改變方向，繼續攝影。

中國第一次攝影公司。民國二年，美國人依什爾，因巴拿馬賽會，跑到中國，要拍中國影片，看了新舞台表演的『黑籍冤魂』，便想拍了回去，和新舞台當局接洽的結果，夏月澗

等非六千金不辦，後知鄭正火氏養着  
一班新劇演員，商議成熟，由張石川  
鄭正秋，杜俊初，經營三等，組織新  
民公司，承辦這件事。編劇者是鄭正  
秋，導演張石川，攝影的是美人威廉  
靈區，演員則由新劇家錢化佛，楊潤  
身等十六人担任，這是中國攝製影片  
的第一家。

中國最早之電影片 中國最早由  
外洋帶來的電影片是幾十套殘缺不全  
的東西，這些影片的主人翁是西班牙  
人雷摩斯。他到上海以後，便在四馬  
路青蓮閣底下租了一間小房子，雇用  
幾個中國人，用洋鼓洋號，吹吹打打  
，有時又拉開門帘以引誘觀衆。每次  
以十五分鐘爲度，收銅元數枚。那時  
的中國人，見聞很淺，自然很是歡迎  
的。

到了後來，在跑馬廳旁的隙地，  
次年即推行至中國。

有用蘆蓆搭蓋的幻仙影戲院出現，由  
外國運到中國來的影片已是偵探長片  
的電影了，偵探和女郎深深印到中國  
小孩的腦中。這座幻仙影戲院聽說也  
是雷摩斯所經理的。雷摩斯從二十幾  
年在青蓮閣放映影片發財起，現在他  
已是富翁了，在上海所開的電影院計

有夏令配克，維多利亞，恩派亞，卡  
德，虹口，萬國等數家。

有聲電影談略 今日在中國轟動

一時的有聲電影，試驗的初期爲一九

〇〇年之德人盧默 Ernest Walker Run-

ner 利用收音機電波的變動，激起

光波的感應，因以得聲的福托格臘福

風 Photographophone 到一九二二年

以後，研究此種學問的逐漸加多，一  
九二七年始有完備的有聲電影出現，

對於有聲電影之試驗，備嘗艱難

，直至近年有下列四項的發明，乃始  
助成有聲電影之實現：即（一）留聲機  
工程師對於用電收聲的發明，（二）電  
氣收音機的完成，（三）電光變易器的  
發明，（四）無線電話播音機的完成。  
集四者之大成，乃有有聲電影。

現在在中國不但映演外國的有聲  
電影，就是中國自己也有所發明，（  
如報上所載的愛世通，顏蘇通）也有  
所攝製。世界上用以製造有聲電影的  
計有最普通的兩種，就是維泰風與幕  
維通。維泰風是用蠟盤收音的東西，  
幕維通是片上感光發音的。分別說  
明于下。

（一）幕維通 Movietone 這

幕維通是美國西方電力 Western

Electric 公司的出品，發明的爲鐘聲電話試驗室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是把聲音記在膠片上的東西。牠的方法，是演員或音樂等所發出的聲浪，觸動收音機的薄膜，由這收音機把這聲浪化作電波，電波本極微弱，經擴音機而擴大，那擴大的電波又傳到攝影機匣後面裝置的光電記音機，A E C 玻璃管，就因感受電波的強，弱，遲，速而發出強，弱，遲，速的光波，光電記音機把那變動的光波照在膠片上面，成了一種記音帶。這膠片即同時攝取一切的景物。等到在電影院放映的時候，其方法係用一發音機連附在放映機上，這機有一盞燈放射在膠片的記音帶上，從

這帶經過燈光的注射而成閃爍的電波，這電波注射在一電池，由這電池化出電波，但這電波聲浪非常微弱，于是又經擴音機的擴大，把光波改爲聲浪，用電線傳之于銀幕後面的放聲筒，（即發音喇叭）而送入觀衆的耳朵裏。

### (二)維泰風 Vitaphone 維

泰風爲西電公司的有聲電影出品中之又一種，也是鐘聲電話試驗室所製造的，從收音機收取演員或音樂等的聲浪，再把這聲浪化作電波，用電線傳到灌音室，這電波很微弱，須用擴音機來擴大，再把牠化作電力的震動，這震動力（即演員聲音的高低）刻劃在一塊柔軟蜡板上。在收音機收取聲浪而傳之于蜡板上的時候，同

時一方面攝影機也攝取景物，但這攝影機須安置在一可以移動的避音室中或不漏聲的箱內，以免機器動搖時膠片轉動的聲音透進收音機，而致混亂記音。等到在電影院放映的時候，不過在放映機之外，加上一個轉盤，像留聲機器承唱片的轉盤一樣，這轉盤與膠片的轉動，其速率都聽命于一摩托，所以聲音得以和影片同時起止，而一些沒有衝突的流弊發生。

除掉上述的最普通的兩稱之外，還有「福托風」Photophone，「福托通」Photone，「白理斯托風」Bristolphone，「細挪風」Cinephone，「韓愛風」Han-A-Phone，「馬達萊迪」M-adalstone，「伏家飛而姆」VocaFilm，及「伏娜飛而姆」VonaFilm 等。其製法亦同上理，但不及「韋維通」和「維泰風」的適用而已。

# 兩個孩子

陳白塵

## 寫給孩子們

時：

滬戰時一個清晨。

地：

上海閘北某馬路上一座古廟的門前。

人：

孩子王雲

劉青

張超

李華

小和尚

景：

大和尚

漢奸一

二

三

老和尚

日本大將

日本兵

## 第一場

一座並不很大的廟宇：緊閉着的大門對着靜靜的馬路。門頭上四個大字：「普應禪林」。

天漸亮，槍聲像斷了線的爆竹響了幾聲；停一會，又響了，但比較地密起來。接着隱隱聽到飛機軋軋地響，槍聲也就更密更近。

一陣呼號的聲音在附近路上掠過，是人們在逃走。飛機的聲音一下子變得厲害。人們的呼號也就高起來，中間還夾着哭叫。

這樣，一直到閉幕為止，聲音是愈來愈高。

廟門輕輕地開了一條縫，小和尚在伸出頭來偷看了一眼，又縮回去。隔兩三秒鐘又伸出來，鬼頭鬼腦地張望着。這時，有一個聲音在他的後面說：

聲音（低而速地。）出去看看吵！怕什麼！

小和（恐怖。）槍！……

聲音不礙事的！（接着給小和尚一推。）

小和（硬着頭皮走出來。）他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穿着一件過於肥大的灰布和尚袍，戴一頂黑布和尚帽，顯出一副瘦弱不堪的樣子，——他順牆摸到馬路邊，偷偷向兩邊一瞥。）

聲音（從門縫裏隱約見到一個影子在說。）怎樣？

有人來嗎？

小和（縮回了頭。）沒有。

聲音（啞嘴。）怎麼攪的！還不來！

小和 師傅，我們也走罷！

聲音 胡說！到那裏去！

小和（又大胆地向左右望一眼。）師傅，你看，人家都逃了，都逃上租界了！

聲音 不要胡說！我不逃！

小和 東洋鬼子打來呢？……師傅，逃罷！你聽！

〔槍聲飛機聲〕

聲音（有幾分恐怖，但更有幾分仗意。）不要怕！我有法子的！

小和 二師傅、三師傅……不全走了嗎？還在這裡做甚麼呢？……師傅，走罷！我怕！……

聲音（有點生氣。）不許胡說！（又轉了口氣。）你好好地在這兒有好處的，不要想跑！不要跟他們學！——你再看看來嗎？

小和（又勉強看看。）沒有。……

聲音（着急。）再看看，沒有人嗎？

小和 沒有。……哦，那裏有。是幾個孩子。……

聲音（急。）誰管什麼孩子！……前天來的那三個人來



嗎？

小和 沒有……

聲音 你走到馬路上去看呀！怕什麼！

小和 （趑趄不前。）……我……

〔飛機低處掠過。〕

小和 （退回來。）哎呀！……師傅。你去看罷！——我怕！……

聲音 不中用的東西！

小和 （跑進門。）師傅，我害怕！……你去……

〔聲音更恐怖地壓下來。〕

聲音 好了，好了，你聽着門，他們來了就開。

小和 唔，唔。（關門。）

聲音 不認得的人可不要開呀！

小和 （在內答應，）唔，唔，唔。

舞台上沒了人，只聽見槍聲，人聲，飛機聲雜奏着。忽然，一陣

急促的步子跑近來，夾着喘息和呼喚。——於是四個孩子走上來：第

一個孩子王雲，是個十四歲的小學生，他的父親是個小商人，所以他

也多少有點商人的拘謹之氣，第二個孩子劉青，只十三歲，是個工人

的兒子，第三個張超，他父親在什麼機關裏當職員，所以也只有他一個穿着比較漂亮的衣裳，年紀有十四歲了。李華，最末的一個，也約

摸十四五歲，身體最為魁梧，穿着一身短衣裳，顯出一個軍人家的子弟。——他們這一羣四個人，順着牆跑來，一面閃躲着，防備天空有什麼來轟擊他們。看見了這座廟，王雲第一個先站住了。

王雲 到了，到了，就是這兒。

張超 甚麼？

王雲 （瞻仰廟宇。）我說的大廟就是這個！——這不是

普應寺嗎？（立刻顯出虔誠的態度。）

張超 （也靜下來，唸門額上的字。）普應禪林。

劉青 （不屑意地。）你們真相信那些話哇？

王雲 噫，噫，你不要吵！這兒是——

劉青 是什麼？——是什麼仙人的洞，是什麼俠客的家？

張超 噫，噫，你不相信拉倒啦！造什麼蛋！

李華 （披嘴。）噯！神氣啦！你看神仙來啦！——哈哈

張超 （生氣。）這時還開人家玩笑！

王雲 對了！——他就像是來玩的！——東洋人快打過來

啦！

劉青 (也莊重地。) 那個開玩笑的？我們也說的周正話

張超 (鼓起嘴。) 還是周正話哩！你盡是胡鬧！

劉青 (生氣。) 我胡鬧嗎！——我天一亮就爬起來了！

王雲 那個不是半夜起來的

〔槍聲密如雨點。〕

劉青 (着急。) 好了，好了，不講廢話。——怎麼辦呢，我們？

王雲 (虔敬地看着廟。) 就那樣辦：——你們要去就去好了！

劉青 你們真找仙家嗎？

王雲 (點頭。) 唉，

李華 (催劉青。) 好，走，走，走，讓他們在這里！

劉青 不要吵！——王雲，我們一起去罷！你都是上了那些書的當！——那些俠客，那些神仙，都是假的！

——黃先生沒講過嗎？

王雲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你們不相信拉倒！

劉青 東洋人的大砲不肯拉倒哩！

李華 黃先生話忘記啦！——「要打東洋人，自己去當兵！」

王雲 黃先生的話纔不對哩！——黎先生說的當兵也沒用！

劉青 當兵怎麼沒用呢？——自己扛槍去打！

王雲 扛槍也老不着打；他們不許打！

張超 你看，東洋人天天打勝仗！——當兵的沒用！一點也沒用！人家大砲又多。飛機又多；我們沒得！

李華 怕什麼飛機！只要(拍胸膛。)我們不怕死！

王雲 不怕死也沒用！——黎先生說的，人家不讓你打仗！——想死也不得死！

劉青 (譏諷。) 又是黎先生說的！——黎先生叫你找神仙嗎？

王雲 只有神仙本事大！

李華 (氣急。) 好了，不睬他們！都是怕死鬼！——我們走！

張超 你們都是送死鬼！

王雲 (驅逐地。) 去，去，去，不要在這兒吵！你們不相信拉倒！——你當你的兵去！——我們不要你管！

劉青 (還感情地。) 王雲！你不跟我一起去哇？

王雲 (同樣地。) 你不要去罷！

劉青 你們做夢哩！

李華 張超，你跟我們去罷！

王雲 (堅決而命令地對張超。) 不睬他！(轉臉，) 我們不去！

〔飛機像天塌下來似的響。〕

劉青 好！我們走！

李華 (憤憤地回顧一下。) 看你們等死！

張超 看你們送死！

〔劉青李華兩個從另一邊挨着牆跳下；王雲，張超看着他們走了

，默然了半響。

王雲 真是送死！

張超 他們死不相信！

王雲 邪道！他們都是邪道！(走回來仔細瞻仰廟宇。)

我們不睬他！……咳，張超，這里一定有仙家！

張超 對了？這個廟才大哩！

王雲 我找了多少多少天了！旁的都是一點點的小廟，只有這個大！

有這個大！

張超 咳，曉得這里有什麼仙家呢？

王雲 仙家就是仙家還有什麼……

張超 門關了，怎樣進去呢？

王雲 不要慌！

張超 先打門罷？

王雲 咳！……不能！

張超 怎樣哪？

王雲 找仙家能隨便嗎？——要恭恭敬敬地進去請。

張超 那就進去吵！

王雲 不要慌呀！——仙家是驚動不得的！——我們要等

他開門，開了門再進去，

張超 曉得住在那一間呢？

王雲 要找哇！找着了，再站着等。

張超 還等什麼？

王雲 仙家歡喜睡覺的，坐在那里也睡覺。還又不能吵醒他。等他一覺睡醒了，睜開眼，看見我們，他一定

問：「做什麼的」？我就說……

張超 該怎樣說呢？

王雲 我就說：「仙家在上，弟子——」叫「弟子」叫「學生」呢？

張超 對了，叫「弟子」。

王雲 啊，（弟子王雲，張超在此拜見了。）——仙家一

定要問：「你們所爲何來」？——書上不是這樣說的嗎？——我就說：「東洋人橫行霸道，搶去我們

東三省，又來打上海！同胞——」哎呀、張超，叫

「同胞」他懂不懂呢？

張超 就說老百姓罷！

王雲 噢，對了，對了！——「老百姓被他們殺死千千萬

萬，當兵的又只是打敗仗，眼看天下要被東洋番邦奪去，請仙家大發慈悲，下去打救百姓罷！……

張超 （不耐煩。）哎呀！還要這樣嚕噓！就教他打東洋

人，不行嗎？

王雲 嗨，你不要着急呀！請仙家要耐性子呀！劉備請孔明還請三趟哩！

張超 神仙還擺架子嗎？……他也應該着急呀！我們挨東洋人殺死那些！——他一下子就把東洋人殺退了才

對！

王雲 噢，你不懂！要是俠客呀，一請就來。——仙家就不行；他要試你的心，不誠心的他不睬哩！

張超 （急）還不誠心嗎？——我半夜就爬起來的，

王雲 這還不算；——我也半夜裏起的。——我們要恭恭敬敬地請；請一次，不去，再請；再不去，再請。——

至少請三次哩！

張超 （急。）請到什麼時候呢？——東洋人不全要打過來了嗎？

王雲 只要仙家答應打救百姓，東洋人再多也不怕呀！

張超 好了，我們就請他！（上去扣門。）

王雲 噢！——不慌！不慌！——你又驚動仙家！

張超 那怎麼辦呢？

王雲 等呀！就站着等！等到開門再說。

張超 這不行！——肚子等餓了哩！——我們進去！

王雲 進去也要等開門呀？

張超 （煩燥地。）等到那一天呢？

王雲 像你這樣不誠心就不行！

張超 （嘆。）急！心還要怎樣誠心的？——我倒急死了！

（唉，唉，王雲想法子偷進去罷！）

王雲 誰有這本領呢？——我要有本領，一個箭步躡上墻

，（做勢子。）那就好了！——哎呀！不對！那樣

仙家又要生氣！——說我們不誠心哩！

張超 這真難辦！

王雲 要耐心呀！

張超 （想了想。）我們還是想法子罷！

王雲 不能想法子；我們就跪在這兒求罷！

張超 跪下嗎？那不難爲情？——有人來看見！

王雲 這樣，仙家才能知道我們的誠心呀！

張超 他能知道嗎？

王雲 能的。——他會心血來潮，一來潮，掐指一算，他

就會教一個仙童來開門，喊我們進去的。

張超 （不甚相信）還是想法子進去罷！

王雲 不要胡思亂想！——我們就在這里求，求求仙家罷

！

張超 你先求，我就來。

王雲 （在門旁跪下）張超，來呀！

張超 （向馬路上偷看了一眼，見沒人，纔在王雲後面跪

下。）……

〔停了一忽，只聽見各種槍聲和飛機聲又高了起來。〕

張超 （又不安靜了。）咳，王雲，我們還是……還是先

打開廟門問問罷！

王雲 問什麼？

張超 問問到底有沒有仙家？——有，我們再求；沒有！

不是白求了嗎？

王雲 （急止之。）嚇！你又不誠心了！——不要瞎說！

張超 （默然。）……

〔各種聲音都更高起來。〕

張超 （又不由地問：）王雲，你說，這個仙家是個什麼

樣子？

王雲 我想是個……（忽又轉了口。）你又胡思亂想了！

張超 不是胡思亂想；我怕看見了認不得。

王雲 嗯，（想。）得道的仙家都有鬍子罷……俠客年

紀就青，——鬍子該有尺多長，怕是白的，像雪一樣；……不然！就是花白，

張超 穿和尚袍罷？

王雲 恐怕穿道袍罷；——也說不定；有的也穿和尚袍的

張超 他也用飛劍嗎？

王雲 噫……那是俠客用的。——仙家也用寶劍；那可

不同啦！他的寶劍一揮，就會「飛沙走石，日色無光！」不怕你多少東洋人，包叫他走頭無路，自家殺起自家來！——不用一刻功夫，也不要一顆子彈，就教他東洋人「抱頭鼠竄而去」了！

張超 （高興起來。）不行！不讓他逃！——一個個都殺死他！

王雲 （想一想。）可是可以的。——只要仙家肯，就是

失一把天火給東洋全燒了也行！——只是仙家都是

慈悲心腸，不肯糟塌生靈的！——所以只要把東洋人攆走了就算。——我們中華是大國呀！

張超 （不滿意。）這不夠痛快！一定要殺！

王雲 不行！「上天有好生之德，仙家一定不肯的！」

張超 你看俠客報仇，不都是殺得「雞犬不留」嗎？跟他客氣什麼！

王仙 所以俠客的本領趕不上仙家呀？

張超 可是仙家……

「門突然響了一下，兩個人便不自覺地站起來。可是門只輕輕開一縫，便不再見響動。兩人呆了一響，王雲才回頭看了張超一眼。」

王雲 （生氣，帶教訓地。）你怎麼站起來了！？

張超 有人來了，難為情！……

王雲 仙家要出來，又要說你不誠心了！

張超 我……是看你起來才起來的！……

王雲 什麼？……我？（才意識到自己。哎呀！我也……）（急忙又跪下去。）

張超 （也勉強跪下。）恐怕要出來了罷？

王雲 (低聲制止。) 不作聲！

張超 (也低聲地。) 來了嗎？

王雲 (急。) 不要作聲！

〔門更閉開一點，王雲張超都慌張地低下頭，不敢正眼地瞧，小和尚慢慢探出頭來，見了孩子大吃一驚，急忙又縮回去。〕

張超 (低聲地。) 王雲，看見嗎？

王雲 唔。……

張超 是個小和尚罷？

王雲 (生氣。) 別胡說！……是個仙童！——他是替仙家餵仙鶴的！

張超 爲甚麼又進去呢？

王雲 怕是仙家教他來看我們的。

〔門又打開，小和尚伸出頭來。〕

小和 喂，你們做什麼的？

張超 (忘了一切，跳起來就喊。) 喂！來！來！

王雲 (也站起來。) 張超！不要……「休得無禮！」

小和 你們做什麼的？

張超 出來呀，小和尚！……我問你話？

小和 (輕輕走出來。) 你們講些甚麼？

張超 (急忙地。) 喂！喂！小和尚，我問你：——仙家在廟裏嗎？

小和 (茫然。) 你問誰？

王雲 (攔了張超。) 不要胡說！(低聲。) 他不肯講的。——小師傅，老師傅在家嗎？

小和 你問我師傅呀？

王雲 (恭敬地。) 是，是。

小和 在家哩！……問他做甚？

王雲 我們要見他？

王雲 不！——我們要拜望老師傅。

小和 要進去看他嗎？

王雲 是的，是的。

張超 你帶我們進去，好嗎？

王雲 請仙童領路。

小和 (莫明其妙地看王雲一眼。) ……

張超 請帶我們進去！

小和 不行，不行！

張超 怎麼？

小和 師傅關照過了：——什麼人都不許進去！——除了他等的那三個客人。

王雲 (失望地。) 爲什麼呢？

小和 (搖頭不語。) ……不能說。

張超 到底爲什麼？

小和 (鬼頭鬼腦地說。) 我告訴你們，可不准你告訴別人呀！

張超 (點頭。) 唔，自然。

王雲 你請講呀！

小和 東洋人不是打上海嗎？二師傅，三師傅，他們都逃上租界了，……

王雲 (失望地。) 上租界了？

小和 唔。——只有我師傅不肯逃。

王雲 (又得意地。老師傅不肯上租界嗎？)

小和 唔。……

王雲 對呀！

張超 爲什麼呢？

小和 他說他不怕！

王雲 (向張超點頭，似說：「對了」。) 他自然不怕呀！

張超 (也點頭答是。) ……唔。(又問小和尚。) 他不走預備做什麼？

小和 他要等人。

張超 等什麼人？

小和 我也不知道。

王雲 等他們做什麼！

小和 我也不懂。——只聽他們說什麼東洋人不東洋人的，那三個人不曉得幫師傅做什麼。

王雲 (歡喜起來。) 一定是了！——小師傅，老師傅真不走嗎？

小和 不走。

王雲 小師傅，請去稟告老師傅，說我們要叩見。

小和 不行，不行。師傅關照過了，什麼人都不許進來！

張超 你就說，我們也是爲了打東洋人的。

王雲 小師傅，我們都是誠心來的：我們半夜十二點鐘就偷跑出來了。小師傅，領我們進去罷！



小和 (搖頭) 不行，不行！師傅關照過了，——不行！

王雲 好小師傅！(央求。) 好小師傅！請你……

小和 不行！放進去我要挨打的！

〔從馬路上來了脚步声，大家都掉轉頭去。〕

〔三個漢奸順牆走過來。都穿着黑色長袍，戴着「銅盆邊」的呢

帽，向廟門圍進去。〕

漢一 媽的，小和尚，你在這兒幹嗎？——門都不關呀！

小和 哦呀！胡先生來啦——師傅急死了！

漢二 門開着，不怕東洋人嗎？

小和 這會兒打遠了。

漢三 進去罷。

〔漢奸們隨着小和尚進門。〕

漢一 (問小和尚。) 這幾個孩子幹嗎？

小和 他們要見師傅哩。

漢一 見師傅做什麼？

小和 爲什麼東洋人的事哩！

漢一 (心虛地。) 別讓他們進來！

小和 唔。(隨手關了門。)

王雲 (被這些來者所驚，到這時纔醒來。) 啊，小師傅

，我們進去……

小和 (已關上門。) 不行！不行！

張超 混蛋！這小和尚……

王雲 不許罵！

張超 什麼東西！擺臭架子！

王雲 (急。) 嗨，張超！張超！別胡說罷！

張超 我說呀，這裏面怕沒有仙家……

王雲 有的，——一定有。

張超 要有，爲甚不敢讓我們進去呢？

王雲 這一定是仙家試我們的。——我不是關照過你嗎？

張超 (將信將疑地。) 他們就沒想到東洋人已經打過來了嗎？

王雲 怎麼沒想到呢：——那小師傅，——那仙童不是說嗎

？老師傅不肯走，等人商議東洋人的事哩！——仙

家已經預備打東洋人了！

張超 那三個人就是客人嗎？

王雲 自然呀！你看不都像俠客嗎？——我還看見一個人

——那高個子腿上插把刀子哩！

張超 我看不大像？……

王雲 一定是的。

張超 俠客同仙家好嗎？

王雲 俠客都是仙家的徒弟呀！

張超 (默想了一會。)…站這里就算了嗎？…又不

打門，又不敢進去……

王雲 你不要急，仙家會知道的。

張超 怎會知道呢？

王雲 這些俠客不告訴嗎？小師傅不告訴嗎？…一會兒

一定來喊我們的。—就在這里等等罷。

張超 我們去找找後門罷？

王雲 我們走了，他再開門呢？

張超 那你在這兒，我去找後門。

王雲 不要去！不要去！

張超 (不理。 ) 我去找找看。(順着牆根下。 )

王雲 張超，(想追回他，又不敢離開。 ) 不誠心

，張超不誠心！

(他恭恭敬敬地回到廟門房，臉上現出誠虔的樣子，跪下去靜靜地

看着那廟門。漸漸地，漸漸地疲乏了。 ]

[只聽見槍聲，飛機聲，大炮聲，夾着呼喊。 ]

[寨子徐徐遮沒了舞台。 ]

## 第二場

景：

舞台上是一片平坦的海灘，後面是一望無際的海洋。一隻兵艦遠遠蹲在海裏，「禿，禿，」地歎着氣，聲音合着節奏。海水向岸上掀動，「嘩——嘩！」一下一下有規律地叫喊，又彷彿是人在呼號。每隔十秒鐘，那兵艦便向岸上放一聲大炮，像是在督海的呼嘯敲着拍子。

幕開時，一個道貌岸然的老和尚穿着袈裟，一手執着禪杖，一手揮着拂塵，頭上戴頂西遊記裏唐僧常戴的僧帽；鬍子白得像棉花，長長地拖到胸脯上。腳上踏一雙厚底高靴，又像戲台上人穿的。他順着海邊走上來，一步一步地應着「一聲一聲「嘩——嘩」」的海水，一點不亂。他的右邊是小和尚，已經換了一身又乾淨又合身的袍子，手捧一個葫蘆，左邊是王雲也換了同小和尚一樣的袈裟，手裏捧着一柄寶劍。他們兩個就像聽着「一，二，一，」的口令似的同老和尚合着脚步走上。

王雲 老師傅，你看，那不是東洋兵艦嗎？

「正說之間，軍艦上一個砲彈打來，只見一團黑煙，看着就落到頭上了。這里老和尙不慌不忙，揮起他的拂塵，『這些和其他一切動作也都是隨着「嘩！嘩！」的拍子的。』只一拂，砲彈便落在地上。」

王雲 老師傅真是神通廣大啊！

「又是一個砲彈打來，又一拂，落在地下。王雲哈哈地笑了。小和尙也笑，但他的沒有聲音。」

「接着三個，四個，……一共拂落了六個砲彈。』老和尙就像一個機器玩具人似的動着，動着，小和尙也不斷地噙着嘴在笑。」

「最後，老和尙將拂塵向着兵艦連繞了幾個圈子，那兵艦便也突地從海裏跳起來，隨着拂塵翻筋斗。海水「嘩！嘩！」合着拍子。」

同時，那兵艦還放着砲但已經看不見砲彈。」

「兵艦翻了幾個筋斗之後，老和尙便將拂塵向地下一揮，兵艦便隨着一頭栽到海裏。」

王雲 (跳起來。) 打倒東洋小鬼！打倒東洋小鬼！

「兵艦雖然沉了，但那「禿，禿，」的聲音和十秒鐘一響的大炮是有規律地繼續着——原來半空中又來了一隻飛機，「禿，禿，」的聲音就是飛機響的；大炮也像是飛機吐出來的。但很遠，看不見。」

。1

王雲 哎呀！師傅，飛機又來了！

兩個孩子

「老和尙一板一眼地取過小和尙手裏的葫蘆對着飛機照去，葫蘆裏就發出一道電光，射在飛機身上。於是飛機就暈了頭，一翻身也栽到海裏去了。」

「飛機一隻一隻地飛來，被老和尙的葫蘆一照一照，都栽到海心裏。」

「這時岸上又來了人：一個日本大將，穿着一身軍裝。左手裏揮着一根舞台上用的馬鞭子，右手掄一口「關刀。」在他皮武裝帶上插着四面三角旗子，頭上又插兩根野鷄毛，耀武揚威地身後跟着四個日本水兵跑了上來。他們身後有許多看不見的機關槍和大砲在響着：「禿，禿，」轟！轟！」

「他們隨着「嘩！嘩」的海濤的拍子剛走上來，這里老和尙已經又換了王雲手裏的寶劍。——他將寶劍對着日本大將一指，一道紅光像火一樣地撲在他的身上。於是太將便一點也動不得身。老和尙再一板一眼地揮着劍：一揮，大將的兩根野鷄毛掉了；再揮，四面小旗也墮在地上；再用力一劈，日本大將和他的屬兵們便遠遠地像五段水頭擊直地倒了下去。」

「這里老和尙再把寶劍向後一揮，便從後面跳出三個大漢來：——那便是剛才穿黑長袍子的三個人，已經都換了楊香武三盜九龍杯時候穿的夜行服了。他們一字兒穿到前面，各人抽出單刀，便發一聲喊，（聽不見聲音的。）向着日本大將走來處殺去！」

王雲 老師傅！殺上前去呀！東洋人前面多着啦！

〔老和尚給寶劍還給王雲，還是左手禪杖，右手揮着拂塵，一步向前隨着海水的拍子走去。小和尚捧着葫蘆，葫蘆裏冒出電光像一隻手電燈；王雲捧着寶劍，劍頭所指，發出一道紅光。他們都隨着老和尚向前走。〕

王雲 (得意忘形地大叫。) 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

歲！

〔他一直喊下去：「中華民國萬歲！」〕

〔海水也還是「嘩——嘩——」吼着，一直不停地。〕

〔「禿！禿！」和「轟！轟！」的聲音也繼續不斷地響着。〕

〔一行六個人：三條大漢在前，老和尚等在後，一步一步向前殺去，漸遠，漸遠了。寨子也有節奏地落下來。但聲音還繼續響着，叫着，一直到下一場開幕還是這樣。〕

### 第二場

景：

同第一場。

開幕時，那些聲音還繼續着。

王雲已經伏在廟的門旁睡着了，嘴裏還含糊地喊着「中華民國萬歲！」但越喊越含糊。

海水的呼號漸漸變成人的叫喊；「禿！禿！」的聲音也顯明地變

成機關槍和步槍的射擊，大炮更在飛機聲響裏不斷地「轟！轟！」

王雲 (含糊地。) 中華——民——國——萬——歲……

〔突然，槍炮劇烈起來，飛機緊壓在屋頂上，人們狂叫着，像瀑布的怒吼，由遠及近，又由近而遠。機關槍，重砲的彈子和飛機上的炸彈在近處，落轟炸，大地像在即刻間就要燬滅了似的。〕

〔王雲完全睡倒在地上，含糊地低語着，已聽不出說着什麼。〕

〔從附近來了呼號喊殺之聲：一陣過去，又是一陣。漸漸聽得清

楚了……

聲音 王雲！來呀！王雲！來呀！王雲！

王雲 (含糊低語着什麼。) ……

聲音 王雲！王雲！(聲音漸近。) 來抬劉青呀！——劉青

打傷啦！王雲！王雲！

〔隨着聲音，張超和李華抬着劉青上，原來已被打傷了。〕

張超 (抬到牆角處。) 就放在這兒。

李華 王雲呢？……

張超 王雲！(沒看見。) 王雲！——到那兒去啦？

劉青 (呼喚。) 疼呀！……

李華 (撫視劉青。) 劉青，傷在那兒？

劉青 疼呀！……

張超 (急急檢視。) 哎呀！這兒受了槍傷！

李華 淌血哩！趕快裹！有布嗎？

張超 (在劉青身上撕下一塊布。) 就用這個罷！

劉青 (含糊地叫，) 疼呀！……疼呀！……

李華 (爲劉青裹着傷口。) 好些了嗎？

劉青 疼呀！……疼呀！……

張超 怎麼的？你們已經上了前線嗎？

李華 (氣憤地) 沒有哩！

張超 怎麼受了傷呢？

李華 唉！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張超 到底是怎樣的？

李華 (氣得幾乎說不出話。) 我們跑到十九路軍招兵處，我們要當兵！你曉得他們說什麼？媽媽的！他們

說「不准」——

張超 不准？——誰不准！

李華 他們招兵處不准！

張超 爲什麼呢？

李華 是呀！這給我氣死了！

劉青 哎呀！……痛呀！……

李華 (撫之。) 別叫罷，劉青。

張超 爲什麼呢？

李華 他們說，我們年紀太青，不能當兵，一定要我們回來！

張超 這是什麼道理？

李華 所以我們不肯走呀！

張超 後來該准了？

李華 (氣憤。) 要准了就是打死也甘心呀！——他們死不讓進去，我們也死不說！他們走，他們自己還要退哩！教我們就走。——你想，我們那里肯呢？

張超 又怎麼打傷的？招兵處打的嗎？

李華 不是的，——就在那時候，東洋人打過來了。十九路軍只顧向後退，就給我們丟了！

張超 哎呀？他是被東洋人打的呀？

李華 是呀！頭上的子彈像飛蝗一樣地多？一個不小心，他就吃了一顆子彈！唉！

「轟炸聲更猛烈起來。」

張超 豈有此理！……他們退了就不顧人呀！

李華 他們的話更氣人哩！他們說：「你們這些孩子也要

打日本嗎？——家去罷！」（氣憤憤地。）我們小孩子  
就不要打日本嗎？

劉青 哎呀！……

張超 真氣死人！……

李華 （頓足。）我們年青人就不許打日本嗎？我偏要去  
！我一定要去！

〔廟門突然打開，大和尚——是個三十多歲的瘦弱漢子，滿面煙容，一口煙黑的牙齒，兩個眼睛深陷在眼眶裏，肩膀高聳着，阿着腰，——送出三個漢好來。小和尚開門站在一旁。〕

〔王雲被門聲驚醒，睜開朦朧的眼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們，一時說不出話來。〕

〔張超和李華也掉轉頭去驚疑地看着他們。〕

張超 咦，王雲嗎？——在那里的？

漢一 （邊走着。）現在又打得厲害了，我們就走罷！……

……大和尚放心罷，那事放在我兄弟身上就是了！

大和 （諂媚地。）那就仰仗了！——可是，（露出一絲商

人式的笑意。）東洋人方面？

漢二 （拍一拍胸脯。）大和尚，一句話！光棍做事說一  
是一？包你東洋人不來嚙嘛！——有事找我們好了  
！

大和 （還不放心地。）可是……（頓）……頂好能有……  
……能有（又是一個笑。）一個什麼……（又是一笑  
）一個什麼東西……纔好……

漢三 什麼東西？  
大和 （又是一個抱歉的笑。）什麼證據……的東西。

漢一 （說他錯了的聲音。）嗨！……大和尚，你是聰明  
人，怎麼的？（低聲。）證據自然好，可是要把別  
人捉到呢？

大和 （也恍然地，）是的，是的。（又轉念。）但是這  
座廟……

漢二 打開天窗說亮話：只要你們廟子給我們用，這地方  
就是我們的。——我們的地方東洋人還敢「那個」  
嗎？

大和 （放心。）是的，是的！

漢三 你放心罷！——再見，再見！

大和 再見，再見！

〔漢奸三人匆匆溜下。〕

〔大和尙乘勢向兩邊孩子們一看。〕

〔王雲醒透了，向着小和尙走去。〕

王雲 小師傅，老師傅呢？

小和 （嚙向大和尙一撇。）……

王雲 （懷疑地。）那位老師傅呢？

小和 這就是我的師傅呀？

大和 什麼？

小和 他要見你哩！師傅。

王雲 不是的；我說的是那有鬚子的老師傅呀！

小和 我們師傅沒有鬚子！

大和 我就是這裏的當家的，你找我嗎？

王雲 （懷疑自己記錯了。）呵？你就是這裏老師傅嗎？

大和 是的，有什麼事？

王雲 哎呀！老師傅，我們不是殺東洋人的嗎？

大和 （恐怖地。）什麼？——你說什麼！

王雲 我們不是打掉一隻東洋兵船嗎？我們不是？……

大和 （更恐怖地。）你說什麼胡話呀！

王雲 老師傅，我們怎麼又到這裏來了？——我們再去打

東洋人呀！——三位俠客呢？——走了嗎？

大和 （又生氣，又害怕。）你說什麼瘋話！——你是瘋

子嗎？

王雲 忘了嗎！大師傅？——我們不是殺了日本大將嗎？

大和 （更恐怖）胡說！胡說！你是瘋子！你是瘋子！——

——進來。關上門！別理他！

〔大和尙「碰」的關上門。〕

王雲 （瘋狂地撲在們上。）老師傅，老師傅，你開們呀

！開門呀！我們去打東洋人呀！

張超 （跑過去。）王雲，王雲，你發瘋了嗎？

王雲 我沒有瘋，我要打東洋人呀——我同他一起殺那麼

多人了！

〔近處重砲彈子和炸彈不斷地轟炸。天地要被炸毀了似的震撼着

。〕

王雲 東洋人打來啦！老師傅呀！快救救老百姓呀！

〔在近處發一聲轟炸，屋宇震搖，連接又是幾下。〕

王雲 東洋人來啦！……

張超 (拖住王雲) 不要叫罷！留神子彈！

李華 王雲你瘋了嗎？

「正在這時，一顆炸彈在廟宇上炸開。張超將王雲拖到劉青旁邊來。廟裏面起一聲噪，小和尚同大和尚開門跑了出來，大和尚還挾了包袱。」

大和 (一邊跑。) 媽的！老胡這狗入的騙我！

小和 他不是包東洋人不打我們的嗎？

大和 是呀！他說替我們保險哩！（逃走。）

王雲 (跑過去抓住大和尚。) 老師傅那兒去呀！

大和 瘋子！還在這兒幹嗎？

王雲 你那兒去呀！——不打東洋人了嗎？

大和 (掙脫了他。) 媽的！還打東洋人哩！……我要上租界去了！……(同小和尚逃下，)

「就如天崩地裂似的，槍聲砲聲交雜着。王雲失望地茫然地站在牆角那兒，像迷在夢裏，又像醉了酒似的搖擺不定。又是一聲轟炸，廟宇的一角倒塌下來。」

張超 (正要跑過去。) 王雲！過來！

「墻倒下來，已給王雲壓倒了。」

張超 哦呀！王雲呀！

「這時，槍彈如雨，砲聲如雷，到處轟炸起來。廟宇又被炸燬，磚瓦橫飛。張超李華顧着自己，又要顧劉青和磚頭下面的王雲；炮彈又轟炸不停，天地在戰慄着。人們瘋狂的呼喊四起，劉青更痛苦的叫喚着。」

李華 (在混亂狂暴之中突然叫起來。) 走！殺日本人去

！在這裡幹嗎？

張超 (茫然地看着他。) ……？

李華 走呀！走呀！

張超 (懷疑地) 到那里去呢？

「轟」的一聲，砲彈正擊中廟宇。「嘩啦！」廟宇倒下。幕子急落下來。」

「在倒下的廟宇的下面發出張超。李華，劉青的慘痛的叫喚。」

「槍砲還在轟炸下去。」

幕



# 社會的層次

金滿成

## 第？層的我

我的生活，當然是裝在某一層裏面的。在起初不知怎樣，馬馬虎虎就裝了進去；後來積久成了習慣，於是就不知那層以外的天地了。

我，身為××政府××的秘書，有一個某大學皇后的夫人，新近又得了一個胖胖的孩子，住在南京貴族區一所貴族式的房子裏，用了兩個勤務兵，一個廚子，一個奶媽，一個大嬸。

房子，有飯廳，有客廳，有書房，有臥房，有走廊，有花園；廚房，沐浴室等各如其份。我每月薪水四百元，但我不坐汽車，只包了一部洋車；我不吃煙，不打牌，平

常只嗜好栽花，釣魚等類的雅事。

同事們都稱我是一個好人，但我始終是一個官僚階級，而且是官僚階級裏的典型人物。因為這新的官僚階級是不打牌不吃酒的……

一個窮朋友跑來會我，而且我會了他；這個朋友看見我的客廳佈置得太華麗，只是用銳敏的眼光看着我，意思說：「想不到你也會官僚化了！」然而我只是搖着頭向他訴苦。我真不知道我的苦從何來！然而好像我們的階級中都有對窮朋友訴苦的习惯，所以我也染上這習慣了。

我的夫人不了解這一套，她處處想維持她尊嚴的地位；殊不知，窮朋友之所以來拜訪者，不是借錢便是找事；只有先向他訴苦才是唯一堵口的辦法。

總之，一個人生活在我們這一層裏，如果沒有特異的野心，至少是可以相當的滿足。

天上下了好大的雨，起初是覺得雨後會涼爽因而快暢？但夫人到中央大學去了，沒有回來，這雨如果不停，她回來應當是如何地不便呀！然而她並沒有即刻回來，大約是在等雨停止她才動身罷？

天漸漸地黑了；我就有點不放心起來；于是叫勤務兵們打着傘去接她，一面叫廚子燒飯。雨可是下得格外大了，大到院子中滿了一尺深的水。不巧，夫人這時到坐了一乘包車回來了。

本來依習慣，夫人總從後門下車，穿過後院直進臥室的，然而這一次因為後院有水，她靈敏地叫車夫拉前門，好連車一起拉進大院子上走廊階，豈不就不會濕腳了麼？不幸平常少有開的大門，這一次當然沒有例外，所以例外也沒有開。我眼看得準確，孩子醒了，鄉下的奶媽正悠閒無事地在走廊上休息。

「奶媽，給太太開門去！」

——這深的一院子水，我怎麼去！

——你剛才不是還到院子去收衣服來麼？

——我已經洗了腳了。

——叫你去！

——你怎麼不叫大嬢去？」

大嬢是一個城中人，輕易不肯打赤腳，而且涉一尺深的水，臨時也準備不及。門外的敲門聲越來越急，彷彿以為裏面並未聽見的樣子。我想大雨中淋着的她和一個車夫，急是必然的事；一時我也急起來而失了理知，忘了廚房中還有一位能開門的廚子；我自己就脫了鞋襪涉水過去把門開了。我在水中喃喃地說：

「好嗎，你不肯去開門，等一等你就明白了，

——隨便你罷！」

一開門：夫人看見平素一個文質彬彬的××部秘書丈夫這樣涉水開門，真是驚訝了一番。

「勤務兵怎麼不來開門？」她問。

「叫他們打傘找你去了。」

夫人也是給我一樣銳敏，看清楚奶媽大着一雙鄉下的脚閒着無事就問：

「奶媽，你怎麼不去開門呢？叫老爺自己去！」

「是呀，剛才就爲這事鬧了半天呢，這東西等一等再給她算賬。」

這時奶媽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態度却是完全敵對的態度。

「你快洗腳罷！等一等會受涼的。」

「不要緊，這夏天盤盤水到是好玩，小的時候在家鄉還是常常玩水呀！」

我們夫妻的情感不錯，說着，大家也把剛才的事件忘了；接着是廚子開了飯來。

### 第？層的奶媽

不知道是因爲窮所以氣大呢，還是氣大所以才窮？總之，窮人是不及有錢人那麼寬宏大量的。奶媽不聽命，在我同我的夫人都完全忘了以後，她仍然在走廊上生着氣一句話也不說。直到小孩子醒了的時候，她仍然不去抱她。

「奶媽。少爺醒了！你怎麼不去抱他呀？」

她彷彿沒有聽見我們的話的樣子，但那是顯然地故意

不聽見。我們自然又二次地說了一次。這一次她開口了：

「動不動，就罵人，不要看你是作官的人；我有奶才能養你的人；我不作事你也沒有法。」

「誰罵你來？你抱不抱少爺去？」

「我不作了，看你們怎樣！」

說着，她傲然一動也不動；我的夫人只得自己去把我們的小寶寶抱了起來。可是那孩子仍然哭着，因爲是吃的問題而不是抱的問題呢！本來若果這時依了平常的習慣，由夫人出頭把小孩抱與她如此轉灣，奶媽也許可以平氣。但奶媽這種壞脾氣，我已隱忍了好幾次，這一次是想用威風糾正她一下了。我說：

「你抱不抱少爺去？」

「……」  
「不去你就給我滾！」

「好，你把賬給我算清楚，我走，就是。放下自己的孩子沒有奶吃來給人家養孩子，還要受氣！姓孟的，你把賬給我算清楚，我走了！」

她不喊我作老爺而叫我「姓孟的」本來就可恨；而且那

種要挾的態度，是太叫人不能忍受了，心想，我家裏有的是愛蘭伯利和克甯這類的奶粉，你要挾未必成功。我破口大罵了：

「混帳東西，你不要再嚙唆了，你給我滾罷，

——你才混帳呢！

——你罵我？

——你不是罵我麼？我就不能罵你？

——你還罵？

——罵了怎樣？」

說着我漸漸地進行過去！我順勢就打了她一個很重的耳光。

「喲，姓孟的，你打人呀！」

說着，她咆哮了過來；準備和我抓扯。在她因為料定我這樣文弱的人，一定沒有氣力；殊不知我少年時代曾經習過很久的拳法；雖然奶媽是一條笨牛似的鄉下女人，但她有勇而無術。我只一掌推了過去，她一下就從走廊摔到廊下一尺深水的院子去了。而這時我簡直失了理智只圖洩憤，乘勢還抓了一把木椅子打下去，正正地打在頭上。

「姓孟的打死人呀 姓孟的打死人呀！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她這樣喊着開了大門就出去了。

我想，她既是如此有精神的涉水出門，一定沒有甚麼要緊。我還同我夫人說：

「這東西真是潑婦，非這樣懲戒一下不可。」

### 警察的面孔

很快地我的大門前，就熱鬧起來。奶媽引着兩部洋車裝載着的兩個警察進來。我一看，真嚇了我一大跳：奶媽除全身水濕不說外，滿臉都是流着可怕的血。況且這時候認了真有兩個警察在後面，形勢到底有些嚴重了。

奶媽指着我說：

「他就是姓孟的，就是他打我。」

警察看了我一眼，因為我也沒有穿鞋襪，而且汗衣褲子也很平常，以為我無非是這閩公館的聽差之一，所以說：

「你們真是深更半夜打甚麼架！」其實天才黑不久。

「你們老爺呢？」

我平素也愛開玩笑，我順便說一句：

「等一等，我們老爺就回來了。」

那麼，你先到屋子裏去，等你們老爺回來請他來一趙就是了。

——好的，不過等我換一換衣服！」

接着我夫人也到客廳來了；接着我的勤務兵也回來了。接着我的西裝也穿好了。于是警察恍然大悟我就是這關綽屋子的主人。改了口說：

「先生，就是孟先生？」

「呀，是。」我順便從西裝的左外口袋中取出了一張名片交了他。

「啊，啊，孟秘書，啊，啊……」事情沒有甚麼要緊，不過孟秘書總得去一趙……是，是，對不起。

那姓孟的，打人打得好，出來呀！」奶媽咆哮起來了。她以為警察就是幫她的忙的有力者，真是如何地不了解這社會的情形呀！

「你鬧甚麼，別人給你一樣不穿衣服就走麼？」警察罵着奶媽。

我的夫人當然不願意我涉水出門，所以叫勤務兵去把已經歇了工的包車夫又喊了來拉我去。夫人更細心地把兩個勤務兵都留下了，由她寫了兩張告急的便條，一張送我的某一朋友，這朋友是有力量的新聞記者；又一張由另一勤務兵送去××政府××部。夫人的言詞用得過于誇大了一點，說是警察局把我拘留起來了；這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話。

當時，我的一部車子，伴着警察的兩部車子，便拉着涉過漸漸退了的雨水；天氣我記得是十分涼爽，大有秋夜的意味。受傷的奶媽，因為無錢坐車，便拖帶着一身水衣服，跟隨在我們的背後！口中喃喃地在說不平話。

走了不久就到了。平常我也沒有注意，這地方，原有一個警察分署。我們進去了。我起先心裏總還有點怕，總覺得以我的身份打傷了奶媽，無論如何總是一件自知情虛的事。當時我曾經想用幾十元賠償奶媽的損失了結了這案也還痛快。

那兩位警察先進去了。我在玻璃窗外看見那被叫着「署長」的剛從床上翻下來時，二位警察之一位就將我的名

片呈了上去。我看見署長的頭由上而下地動了兩下，我預計我名片上的『××政府××部秘書××××部執行委員』兩行小字一定是墮入他的眼底了。警察之另一接着細聲地向署長說了幾句話，我聽不清楚；但署長則忙了走過來，出門：

『孟秘書，請進來坐請。』

我進去；靠在台階上受傷了的奶媽，非跟我的脚步進去不可。兩個又加了三四個警察通通阻擋了她：

『你不要進去。』

——我要去同局長說話呀！

——叫你不要進去！』實際的力量攔了過來，奶媽只好坐下了。

『請坐，請坐。』

我遲疑了一下，才坐下了。隨後談到本問題來，我就把事情真象說了出來。那位署長只是招呼我，叫我小聲一點，不要給外面的奶媽聽着。等我一直說完以後，署長才說：

『這事本來不大要緊，不過奶媽的傷太大一點有些討

厭。但是，孟秘書你千萬不可說是你打了她，無論如何你不承認你打了她就是……我們這裏是分署，不能了結這件事情；還得到局裏去。不過孟秘書要稍等一等，等我寫一個報告；寫好才一起到局裏去。……』

說完，他就磨起墨來，拿起筆來，撕下一張有報告格式的紙展開，就開始寫。我看他的手法是很拙劣的；又兼以是睡醒不久的人，寫字完全不像樣子。若果我們××部的三等書記，至少也會比他強得多。我想，如此作出來的報告，一定是不通已極了。然而，完全出我的意料之外；他却寫出甚至于驚人的好文章。原文的前後格式我不必細述；只是這麼一段，是我永遠不會忘掉的。

「……奶媽徐王氏，與主人角生事，致失足落水，撞傷頭部；×××××二警士聞聲前至，問明情形，始悉徐王氏不聽主人命令，不肯與女主人開門，復放棄應盡職責，不喂嬰孩之奶……因之……」

這段文章的妙處，並不在他妄加奶媽不盡責的罪名，而在他用『失足落水』字樣，不加主詞；用『撞』傷的撞字真用得太好了。既不說明此傷之來是由于主人打奶媽；也不反誣奶媽是自己弄傷以騙賴主人；這樣，案情若不重大，

馬馬虎虎就可以解決；若果鬧大了，那麼，他所用的字是毫不負責任的。

想不到身為祕書的我，仍然不及一個如此的署長呀！

報告作好了，這時我們部裏的汽車也由一個總務科的科員開來了。科員帶了一張部長私人的片子。名片上批了幾個字，大意是『本部孟祕書與其奶媽口角事，請公斷速決，……此致局長……』部長也許在打牌，字寫得十分潦草；除了身為他的祕書的我是大認得清楚的。該科員大約也給我一樣沒有打官司的經驗，生怕我為難，一下汽車就衝進署長室，馬上就把部長的名片交與署長；署長着實驚了一下，馬上更格外恭敬地說：

『署裏已經沒有事了，請放下。這張名片請留着等等交局長好了。事情是不成問題的。』

### 汽車裝載的人

這時是該由分署出發到警察局去了。署長有事不能去，派兩個巡警送我們去。我，同總務科員終於被巡警推讓坐了正位。勤務兵車站外，警察坐附位。問題是那位奶媽

了。她是這場官司的原告，她看見我走，以為是事情完了，所以不肯罷休。

『姓孟的你就走了麼？』

——沒有，回到局裏去呀。

她聽懂了，她不願傷痛，搶着也要上汽車；我本來就想答應她的；但我的勤務兵和警察都說：『看你滿臉滿身都是血，又是一身髒濕衣服，不要把人客的椅墊子打髒了。你自己走路到×××第九局去好了。……』我的心這時突然感到難過，慚愧。犯罪的人不是她而是我，我到有汽車坐；而她到沒有。設使這時是她打傷了我，人們叫她坐了汽車跑，叫我帶着傷痛自己追上去，作何感想呢？我不忿怒麼？我不暴跳起來麼？我的地位比奶媽高，不錯；但在打傷他這件事的本身去批判，無論如何是我錯呀！依我的良心，我就該說：『奶媽，坐上來罷，』我依我的階級的觀念，我只有勉強維持尊嚴了。

最後還是汽車夫好，讓她坐在他的旁邊。這樣前進着到了所謂第九局裏。

奶媽是給剛才到署裏去時的命運一樣，首先就被人叫

在階梯上坐着。剛才她是鬧得太兇，而且流血也似乎過多一點，現在看去，她確實是疲倦不堪，連鬧的能力也沒有了。或者，她剛才並不會發現社會的層次是如何如何地序上去，以為喊了警察就可以壓倒我，所以氣勢不弱；而今似乎她了解了這層次的森嚴，已了解她在不知若干層次之下被壓着，無論如何也翻不上來，所以覺得用不着鬧了。她靠在一根石柱子上想聽着的樣子。

我同科員及勤務兵等被局長招待着。不說話，他已完全明白了。分署長早有電話通知了他。于是他聲稱，在這種「巧」的機會中會見我是他的榮幸。他並不談到本題，而只同我談我們部裏的事，由此便扯到這時交通問題。他又問起部長的起居來：

「X部長是很和氣的，我見着過一次，……」他說了。像這樣的談話，我簡直是完全不能忍耐。我幾次想談到今夜的問題，但幾次都被他阻止了。幸喜還好的是一個警察進來說：

「電話請孟秘書說話。」

我于是叫勤務兵去接，自己同科員與這位局長週旋。

最笑話的是他忘了本題，甚至于要去擺點心出來招待我們。像我這樣打了人還受如此優待，我真是夢想不到；大約只有中華民國才有這辦法罷！啊！

「報告秘書，太太說X社長在公館來找秘書，請早點回去。」

局長看見實在不能久留，只得說：

「事情沒有問題，明天請秘書來一趟，就完事了。現在在公館裏既是有事，請便罷！」

——好了，對不起，一切付託，再見再見。」

我們出門時看見奶媽還濕着衣服靠在石柱子上，一點結果也沒有。

而我回去時，雨也停了，水也消了；天氣是涼爽得可愛。X社長並沒有來找我，是我夫人說的假話。她見着我回來，心中有些悶悶，只是問：

「難道你受了氣麼？」

沒有呀！我想的是那頭上受傷的奶媽，今夜如何可以不醫治呢？在你，在我，豈不早進了醫院了麼？而她，還穿着濕衣服坐在石台階上呀！



## 最後的判決

早上大約九點鐘的時候，就有兩個警察在我客廳中來。據我勤務兵的報告是那警察說：「孟秘書如果這時得空呢，這時去局裏一趟；這時如不得空，看孟秘書甚麼時候有空，我們局長好等他。」

我心裏總有點「自知情虛」，情願早點了結這樁糾紛，所以顧不得甚麼部裏的要公，我仍然答應警察即刻就去。我於是換好衣服就同警察出門。我很詫異的是部裏的汽車早在門外等着我了。原來總務科長細心；知道我今天大約會有了奔跑，所以把汽車早開來了。這樣我只得不客地同警察坐上到局裏去了。但並不會忘了帶勤務兵。

局長今天穿起職服來了，態度比昨夜莊嚴得多。也不大談空話了。想起來大約是他很忙罷；然而他仍慫慫地招待着我。

「孟秘書大概很忙，我馬上想法子了結這件事。這個女人太刁頑了，蠻不講理！昨晚我已經叫人同她說過了，她非打官司不可，她要去喊冤。依照法律的手續，我們

這裏只能把她拘留一天，（拘留被人打傷了的原告也是法律手續！打傷人的被告到不被拘留，這是甚麼手續呀！我有些茫然。）立刻該送到地方法院去。所以今天她如不肯干休，一到地方法院，這就是刑事案，對孟秘書總有些不便；所以這樣早早把孟秘書請了來，真是對不起了。

——沒有甚麼。

——稍稍等一等，我正式過堂問她一次。……」

我以為過堂一定是雙方對質，但沒有。我仍然坐在客廳裏；不過聽得見他們的聲音。

你是徐王氏麼？

——是呀！

——昨天晚上你和主人生事爲甚麼把頭碰傷了呢？

——是他用棍子把我打傷了的呀！

——胡說！你的主人說並沒有打過你。

——那姓孟的在那裏？你喊他來親口憑着良心說，看

他打我沒有打我？你們怎麼不把他傳來呢！

——他是作官的人，他有公事在身，他當然不能來；

總之，他是沒有打過你，這裏警察分署的報告還在，你自

己看呀！

——我不認得字，我管你甚麼報告！不管怎樣，你把姓孟的給我找來，我同他對證。我這條命也不要了，我同他拚個死活，我要在街上喊冤去！

——這女人真是可恨！你說，你喊冤去，你到那裏喊冤去？我勸你好好了結算了。昨天夜晚醫生給你看傷的幾塊錢我們等一等請孟秘書出，算他好心腸，不要扣你的工錢，這還不行麼？

——不行，我要喊冤去！

——好嗎，你喊去，本局長也不管了。

說完，禁木一拍，局長走了。我覷着奶媽又由兩個警察引下去了。這案件豈不是不能了結麼？我心裏煩悶了一下。但局長立刻又到客廳來了。他說那女人的嘴是很硬的，但他有法子叫他屈服。他很細聲地給我說，他命令了兩個便衣巡警去虎嚇她。利用她沒有法律知識，說她如果要打官司還得拿幾十元來請人作呈文、說她在呈文未遞進衙門以前，這面警察局就得如昨夜一樣還把她拘留起來。現在的問題。就是我稍稍拿出幾塊錢的醫藥費，和把她的工錢算給她就完了。

據說奶媽的傷痕很大，頭部有兩個口，一個長二寸，深約三四分；一個長四五分，深約一分。昨晚是警察的醫

生替她上的藥，可以不要我——孟秘書——的錢。另外付三元的醫藥費就夠了。奶媽的工錢原剩四元，合共七元交了警察。

果然，那虎嚇的手段是成功了。奶媽接受了便衣警察的調和，在一張紙上打了一個手印。這張打手印的紙，我也同樣簽了一個字。

隨後一個警察來說，奶媽說她的工錢，算起來該是五元，問問孟秘書對不對。自然我是無從計較這問題，又付了一元完事。

我總覺得這警察局的空氣使我坐着不自然；我急于借口先走；但因為過于急了的原故，不幸這一次躲不開，正面對面的向着奶媽一道出門。

「姓孟的，喲，你在這裏，你打人打得好呀！」

我急急地逃上了汽車；彷彿還聽見奶媽說：

「算你是作官的，你很！」

大約是過了一個多月，天氣涼爽下來。我同我的夫人想帶着小寶貝到秋之湖上去玩。新來的奶媽脚步快就走到前面去了。一個女人，頭上還裹了裹傷布，就橫過來逗我的小孩：「喲，大少爺，乖呀，乖呀！」我前進兩步，看清楚就是前一月被打的奶媽。我不知怎樣，見了她，良心上總是異常的慚愧！而到後來，不但見面；就是想起這一段經過也是會慚愧的。

# SAPPHO

黃震遐

——悼艾霞女士——

閩江之水如夢，

溫暖，愁悶，流逝了；

閩江之女如明珠，

鮮白，情熱，沉沒了。

啊——

當你輕揚起那碧葉之紗裙哟，

都市的慘紅之光是煊耀啊；

## 傑克撲

林微音

不，你以為我打傑克撲只是在想贏錢？那你就完全弄錯了。

你來，我來打給你看。換十塊錢，且先壯一壯聲勢。看見沒有？一換十塊錢，小姐就在笑，而且還表示着驚異，說不定心中還在佩服。

自得其樂？決不！她才真得意呢，見人換這樣多的子。好，我來打，你看守打下來的錢；要不了打完這些子，準有一個傑克撲出來。我担保，當然。

這次傑克撲打出了，準有二十多塊錢的——你看，裏面滿滿的在那裏。打出了。那位小姐準會拿一個碟子來，臉上露着不知從那裏來的笑意。拿了來，她還會幫着一把一把地抓子。那她才得意呢。還有其餘的小姐們，其他的

赤足迸躍過飛瀉之夜雨，  
已到了華艷的沙龍喲。

暗綠如希伯來風的臂釧——  
在橄欖色的柔膚之上呢？

可曾見流起那夢之舞姿；  
旋迴過你這苗條之影喲。

啊——

當你那情熾的面龐微仰着天喲，  
凝定的眸子是蒼茫啊；

寂然掃過淒僻之冷路，  
那陣陣襲來的微香喲。

主顧們，靜坐着的，偷看着的，傾聽着的，明望着的，都會在不期然地表示着驚佩，艷羨；嫉忌。有的人已準備着我們打完了就要來打的，現在不會再想打了；有的人本來並不想打的，現在會在期待我們早些打完，好讓他們也來試試他們的運氣。到那時我們才是英雄——這是時勢造成的，實不由我們不做。

我手裏完了，你拿出來，數，看有幾個。二十八？這次成績不大好，輸去了一半多。沒有關係，傑克撲還是我們的。——哦，只差一條黑，怎麼會那麼一跳；要是那條黑不跳走。這時小姐已在拿碟子來了。這不好，怎麼連六七次竟沒有一次着！我手中還有三子：一，二，三，完了。我看這次打下多少。

十四？好，讓我們回去坐一坐再來打，傑克撲準是我們的，逃不了。

點滴如貪婪之唾液的春雨

瞬間就淋濕了一年的都會呢？

未曾見再揚起那碧葉之紗裙；

便消失了我們的 S A P H O 喲！

閩江水之如夢，

溫暖，愁悶 流逝了；

閩江之女如明珠，

鮮白，情熱，沉沒了。

## 苦淚

邵冠華

## 心和腦

馮燦

在寂寞的夜里，在黯淡的燈光下，我默坐着。

我懶得看書，我懶得寫字，我討厭書本，我討厭房里的一切，臉漲得通紅，心跳個不住。

突然我那耳朵裏有了聲音，像是在責備

我：

「你幹麼不看書？你幹麼不寫字？你不是說過要打起精神來努力一下麼？你說話矛盾，你騙了你自己的良心？」

「三千里——這離你故鄉三千里的地方，你跑了來，目的何在？你忘記了麼？店舖子里年終要結賬，盈餘多少？虧蝕多少？你自己把這半年來的經過，回想一下，負人的事超過你所應做的事吧！唉！你這自暴自棄的人！」

我探視命運的青絲，

如禪寺的雲衣。

啊，車聲叫得像地黃牛，

月影和浪花在相抱相舐。

我擲開命運的陰，晴，

去看池水裏的春情。

啊，紅的車聲旋轉了，如

薄命的賣花女。

## 黃昏

黃昏若垂死之女的呼吸，

## 蘇靈

我屈服了。我沒精打彩地翻開了書本，往下讀，往下看，一行過去了。一頁過去了。我簡直不能理會我所讀的是什麼書或是什麼題目，我很想把書里的句子聚精會神地一股腦兒吞進去，融化，以使我對於句子的意義全部了解，可是我不能，我始而茫然，繼而全模糊了。這樣地一連數次，我有些討厭起來，又復放下了書，我又獸坐着了。

別的一個聲音，又在我那耳朵里了。

讀書幹麼？看書幹麼？壓根兒沒有出息的。到還得過且過，自得其樂爲妙，哦！今天禮拜天，市場里想必熱鬧，不如上市場去溜一會兒，溜厭了，上第一舞臺看義務戲，有名角有打做……」

微笑滿佈在我底臉上，我戴了帽，得了甚麼喜信似的衝出了門，我不暇回顧，沿着雪地，急促地走去，心在跳，一時喘不過氣來，不由我不把步伐遲緩下來。

晚潮鳴奏悲愴的 Symplony

炊烟吐神奇的夢影，

遠樹洩其輕紗而啜泣了。

寂滅吧，寂滅吧，

你殘戀的餘暉：

讓那些逃亡者好伴着貓頭鷹的哭聲而踏上無

蹤的旅程呵；

讓那些遠方的人好在淡黃的油燈下入夢呵；

讓那些母親們好收斂她悵望的淚眼呵；

呵，讓那些荒墳中的幽魂好趁微弱的星光竊

聽人間的悲歡呵；……………

雪地里沒有一個人行，遠近沒有路燈，幽暗的，迷惘的景象，包着這夜的世界，北風吹向我底左邊，右邊，好如一把尖俐的刀。

我站住了，我底感覺清醒了許多，腰骨有些酸，四肢軟軟的，實在我再沒有這般毅力走向前去了，於是我又走了回來，

推開了門，一切還是依舊。我那耳朵里又在成怪地作響，像是在罵我，像是在鼓勵我。

等我鑽入被窩里，隔了一個鐘頭的樣子，我才安靜些。

在過去，我沒有強烈的理解力來辨別這二種聲音的好壞。往往因一時的衝動，竟使我後悔得無話可說。

在現在，我却依經驗和教訓來選擇和採用這二種聲音，所以這一次我雖又悶在房里，而我却沒有一些失望和後悔。

# 麒麟

谷崎潤一郎著

白樺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依據左丘明，孟軻和司馬遷的記錄，西歷紀元前四百九十三年，魯定公舉行第十三次的郊祭那一年的春天，孔子帶同了數人的弟子侍從於車的左右，從他故鄉的魯國開始走上傳道的旅途。

在泗水的河畔，芳草是青青的長出新芽，防山，尼立，五峯的頂巔的積雪是溶解了，挾着沙漠的飛砂，匈奴一樣兇猛的北風，還吹送着殘冬的餘烈。元氣十足的子路，披拂着紫色的貂裘，走在一行的前頭。眼睛表露出深思的神氣的顏淵，賦有篤實的風采的曾參，穿着麻鞋跑在他的

後面。正直的御者樊遲，一邊執着駟馬的銜，一邊時時偷看車上的夫子的老顏，暗地裏對於飄泊的老師流着感傷的眼淚。

或一天，這飄泊的一行終於跑到魯國的國境，大家都依依不捨的，回頭望望故鄉，但是因為跑來的路給龍山山蔭遮住了，故鄉也望不見了。這時候，孔子是執着琴，

「我欲望魯，

龜山蔽之；

手無梓柯，

奈龜山何！」

這樣的歌唱着，是寂寞的皺啞的聲音。

然後這一行再向北走了三天的旅路，在茫茫的曠野裏



面，聽見了安和的天真活潑的歌聲。這是由一個穿着鹿皮裘束着繩索的帶的老人，一邊在畦路拾取遺穗一邊歌唱出來的。

『由呀，你對於這歌聲作什麼感想呢？』孔子回顧子路這樣的問着。

『那位老人的歌聲，不像先生的歌那樣的悲苦，那是飛翔於太空的小鳥一般的，歌唱着歡暢的聲音。』

『不錯吧。他大約是老子的門下弟子，叫做林類的那個人，到現在大約也已經百歲左右吧。春天到來總是照例的跑出田野的畦徑，年年如是的唱着歌拾着穗的。你們大家那一個給我跑去和他談一談吧。』

孔子這樣的說着。弟子中的子貢，就跑到田野的那一邊去，迎着那位老人問道：

『先生呀，你這樣的唱着歌，拾着穗，你大約是有什麼悔恨的地方麼？』

但是老人是連回顧也不回顧，依舊一邊很專心的拾着穗，一邊一步一步的唱着歌並不停止。子貢跟在他後面不住的追問着，直等到老人的歌聲漸漸停息，向子貢詳

細的看了一回之後，纔說道：

『老夫有什麼悔恨呢。』

『先生呀，你幼時不勤於行，長時不競於時，老無妻子，現在死期漸近了，還有什麼快樂拾着穗，唱着歌哩！』聽了這話，老人是哈哈的笑道：

『我所以爲快樂的東西，世間的人都有的，但是他們却以爲憂苦。幼時不勤於行，長時不競於時，老無妻子，現在死期漸近了，不錯，唯其是這樣，我却以爲快樂！』

『人們都希望長壽，悲哀死亡，先生爲什麼能夠以死爲快樂呢？』子貢再進一步的追問。

『叫做生和死的，不過是一度往一度返，在這邊是死了，在那邊又是生着。我知道齷齪以求生正是迷惑的事。並且今死昔生原來也是一樣的吧。』

這樣的回答着，老人是依舊唱出歌來了。對於這說話的意味不能了解的子貢，跑回來告訴了他的老師。

『這算是很會說話的老頭子，但是他還沒有十分的得道哩！』孔子這樣的說。

然後，幾天又幾天，繼續着長長的旅路，就渡過了箕

水。夫子所戴的繙布的冠滿了塵埃，所穿的狐裘給風雨吹打得褪色。

『從魯國是來了叫做孔丘的這聖人。這聖人大約總會授給暴虐我們的君和妃以禮教和賢政吧。』

一走入衛國的國都，街巷上的人們是這樣的說了指點着一行的車。人們的臉上，都因為飢餓與疲勞而呈衰瘦，家家的牆壁，都浮現出嗟嘆和愁苦的颜色，這國度裏的美麗的花木，都爲了要喜悅官殿中的妃子的眼睛而被移植，肥美的家豚，都爲了要滋潤妃子的舌頭而被享用，遲遲的春日，照在灰色的寂寞的街上。在那國都中央的小丘上面繡出五彩的虹的宮殿，正好像一匹飽血的猛獸，屍骸一般的俯瞰着下面的市街，在那宮殿的深處響出來的鳴鐘的聲音，像猛獸的嘯聲一樣轟動着國都的四境。

『由呀，你對於這鐘聲作什麼感想呢？』孔子再向子路問。

『這鐘聲，和訴於天的先生的果敢的歌調相反，也和樂於天的林類的自由的歌聲不同，這是背天而讚賞歡樂，

謳歌着恐怕的意味的！』

『不錯吧。這是往昔的衛襄公，統取了國中的錢財和血汗所造成的，叫做林鐘的那東西。當這鐘時，在御苑的樹林的中間反響着，就變成這樣淒厲的聲音。因爲這是蘊蓄着被苛政所虐待的人們的詛咒和眼淚，所以會發出這可怕的聲音哩』孔子再這樣的加以說明。

衛國的人君靈公，靠近望見國原的靈台的欄杆，倚着雲石的硬屏，高據着瑪瑙的御榻，一邊和穿着青雲的錦衣垂着白霓的裳裾的夫人南子交酌着芳香的秬鬯，一邊在眺覽着那眠於深霞底下的春天的山野。

『在天之下，在地之上，閃閃的光耀都像泉水一般的流着，爲什麼在我的國都的民家看不見美麗的花的颜色，聽不見快樂的鳥的鳴聲呢？』

這樣的說着，靈公蹙蹙着不悅的眉頭。

『這是因爲國中的人民都十分讚美我公的仁德和夫人的美容，一有美麗的花就全數獻上移植在宮殿的園苑的牆內，甚至國中的小鳥也一隻不留的都仰慕御苑的花的芳香

而飛來聚集在園裏的原故。」

站立在靈公的旁邊的宦者雍渠是樣的回答。恰在這時候，打破了寂寞的市街的沉靜，通過靈台之下的孔子的車，的玉鑾是珊珊地響了起來，

「坐在這車上跑過去的是誰呢？那男子，他的額好像堯，他的目好像舜，他的項好像皋陶。那男子的肩有類於子產，從腰以下，不及禹的僅只是三寸哩。」

這樣的說了，伺候於君側的將軍王孫賈，睜大了驚奇的眼睛。

「但是呀，那男子，爲什麼老是做出悲苦臉色呢。將軍，卿如果是博職的話，就請說給妾知道那男子是從何處來的罷！」

這樣說了之後，南子夫人是回顧着將軍，指着那走過去了的車的背影。

「我少年時，曾經遍歷諸國，除了服務於周朝的史官叫做老聃的那個男子外，像他那樣程度的美貌的男子是還不會看見過。他大約是不得志於故國的政治，跑上傳道的旅途的魯國的聖人孔子吧。那男生出來的時候，在魯國是

出現了麒麟，天上聽見了和樂之音，降下了神女。那男子具有牛一般的唇，虎一般的掌，龜一般的背，身長九尺六寸，並且具備了文王的容體。剛纔的他一定是那男子。」

將軍王孫賈加以這樣的說明。

「這叫做孔子的聖人，對於人們是教給如何的道術呢？」

靈公乾了手中的杯，向將軍發問。

「叫做聖人的這東西，是握着世界中一切的知識的鍵的。但是那男子，是專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爲政之大道，

授給諸國的君王的。」

將軍再加以說明。

「爲了追求世界中的美色，我得了南子，爲了萃集四方財寶，我造這宮殿。更進一步，我還想要持有稱霸於天下，保持着夫人與宮殿的永久的安全的權威。把那聖人叫到這邊來，請他授給我平天下之術，大約總不會錯的吧。」

隔着桌子，靈公窺伺着對面的夫人的唇。素來足以表示靈公的心的東西，不是靈公自身的言語，反而是洩出於

南子夫人的唇的言語。

「世界上叫做不可思議的東西，妾是很想遇見的。那個做出悲苦的臉色的男子如果真是聖人的話，妾倒喜歡看一看他那種種不可思議的地方。」

這樣的說着，南子夫人是舉起了她那夢一般的眼睛，眺着那已經遠隔的車跡。

孔子的一行來到了北宮的前面的時候，一個有賢相之名的官人帶了一班的從者，鞭撻着屈產的駟馬，空着御車的右席，十分恭敬地來迎接這一行。

「我是受了靈公之命令，來迎接先生的叫做仲叔圍的下臣。先生這一次跑上傳道的旅途的事，天下各國都知道的。遙遠的旅程之中，先生的翡翠的蓋也給風吹破了。車轆也響出怪難聽的聲音來了。希望先生換乘這輛新車，枉駕到宮殿裏來授給我們的靈公以安民治國的道理。爲了要治愈先生的疲勞，西圃之南的水晶一般溫泉正熱烘烘地沸騰着。爲了要滋潤先生的咽喉，御苑的園中的芳香的柚橙橘等果物正滿含着甘甜的汁液。爲了要愉快先生的舌頭

，苑圃的檻中的肥大的豕熊豹牛羊等獸類正抱着摩一般的巨腹酣睡着。如果先生願意的話，二個月也好，三個月也好，一年也好，十年也好，停車在我們這國裏，來開拓愚蠢的我們的蒙昧的心，來開展昏了的我們的眼睛！」

這樣說着，仲叔圍便走下車來，慇懃的寒暄。

「我所希望的，不是持有莊嚴的宮殿的王者之富，而是仰慕三王之道的國君的誠心。即使是萬乘之位如果要學桀紂的奢侈也有所不足的，雖然是百里之國苟能施堯舜之政也不嫌狹小。靈公如果真的有除天下之禍，圖庶民之福的大志，我雖是埋骨於斯土也是並不後悔的。」

孔子這樣的回答。

於是這一行被引導着，跑入宮殿的深處。一行的黑色的靴，在一塵不染的砥石的地板上面窸窣的響着。

「滲滲女手，

可以縫裳。」

多數的宮女一邊高聲這樣的歌唱着，一邊跑過響起了梭音的正在織着錦的織室的前面，從錦一般的燦爛的桃林的蔭裏，聽到了苑圃的牛的懶懶的嚼聲。

靈公聽從了賢人仲叔圍的話，屏去了夫人和一切的宮女，洗濯了給歡樂之酒滲潤的嘴唇，弄正了衣冠，招孔子於一室，質問那國強兵爲天下之王的大道。

但是聖人關於傷害人們的國家傷害人們的性命的戰爭的事是一言也不奉答，並且對於絞人民的血奪人民的財的富國的事也沒有指示，他只是反覆說明那比較軍事比較產業都第一可貴的事。說明那以力屈服諸國的霸者之道和以仁懷柔天下的王者之道的區別。

『我公如果真誠仰慕王者之德，請先戰勝自身的私慾！』

這是聖人的誠語。

從這一天起能夠左右着靈公的心的東西，不是夫人的言語而是聖人的言語。早晨在廟堂視朝向孔子詢問爲政之道，晚上降臨靈台向孔子學天文四時的運行的真理，差不多沒有一夜去訪問夫人的閨閣。織着錦的織室的聲音，現在變成學六藝的官人的弓弦之音，馬蹄之響和筆策的鳴聲。有一天靈公早晨獨自一人跑上靈台向國中眺望，在山野嚇着美麗的小鳥的聲音，在民家開着美麗的花朵，一邊歌

頌着靈公的德政，一邊跑出田園間從事耕作的農人也看見了。靈公的眼裏，不覺流出了感激的熱淚。

『你究竟爲了什麼這樣哭泣着呢？』

和這語音同時，一般銷魂的甘美的香氣刺戟着靈公的鼻，這是南子夫人平常含在口裏的雞舌香，和藏在衣裳裏面的西域香料和薔薇水的氣味。許久被忘却了的從美婦人的體中放射來的香氣的魔力對於王者一般的靈公的心好像打入了銳利的一爪。

『爲什麼你的不可思議的眼睛老是睨視着我的眸子，爲什麼你的柔膩的臂腕老是環抱着我的身體呢！我雖然從聖人學到了戰勝罪惡的道理，但是防禦美的東西的魔力的法術是還不會知道哩。』

靈公揮去了夫人的手臂，背過臉去。

『呵呵，那叫做孔子的男子，是在什麼時候把你從我的手裏奪了去哩。妾從前的不愛你是並不算稀奇的，但是你現在却沒有不愛我的自由！』

這樣說着的南子夫人的唇邊，是燃燒着激烈的憤怒。原來南子夫人在嫁到這國度裏來之前，是有了宋國的公子

叫做宋朝的那一個情夫。現在夫人的憤怒，不是因為夫君的愛情的衰減，而是因為失去了支配夫君的心理的力量。

「我是並沒有說過我不愛你。不過從今天起，我是好像丈夫愛他的妻一般來愛着你。今天以前的我，是好像奴隸之服侍主人一樣，好像人類之崇拜神明一樣的愛着你的。奉獻了我的國家，奉獻了我的財富，奉獻了我的臣民，奉獻了我的生命來博取你的歡樂的事，是我的直到現在為止的全部的工作。然而因為聽到了聖人的言語，我是知道了還有比較這更加可貴的工作。今天以前，你的肉體的美對於我是一種最上的力，然而從今天起，聖人的心的宏音是給與我以比較你的肉體更加堅強的力量。」

說着這具有勇氣和決心的話的中間，靈公不知不覺的舉頭聳肩，直視着含怒的夫人的臉。

「你決不是能夠反叛妾的言語的強者。你是實實在在的可憐的人。在這世界上，像不能夠把握着自家的力量的人那樣的可憐的人是沒有的！妾即刻就要把你從孔子的手裏奪了回來。你的舌頭現在雖然說着十分漂亮的言語，但是你的眸子，豈不是已經恍恍惚惚的注視着妾的臉上的

麼？妾是具有那奪取一切的男子的靈魂的法術的，妾即刻就要把那叫做孔丘的聖人作為妾的俘虜給你看看！」

這樣的說了，南子夫人是笑出了誇耀的微笑，流盼着靈公，響着衣裳蟋蟀的聲音離去了靈台。

直到這一天為止尚保持平靜狀態的靈公的心，現在是開始鬪爭着二種的力量。

「到這衛國來的四方的君子，無論來幹什麼的都沒有——一個不來拜謁妾的，聖人這東西據說是很重禮貌的，為什麼不來見見面呢？」

當宦者雍渠這樣的傳達了南子夫人的意旨的時候，讓的聖人是沒有法子拒絕這進謁的一回事。

於是孔子和他的的一行的弟子，就伺候於南子夫人的宮殿而北面稽首。向南的錦繡的帷的深處，只看見夫人的繡履。當夫人低下頭來向這一行答禮時，她的頸飾的步搖和腕環的瓔珞的珠相擊着作響。

「來訪這衛國見過了妾的顏色的人們，沒有一個不「夫人的人類很像妲己」夫人的目很像褒姒」這樣驚嘆着的。先

生如果真是聖人的話，那末請把那從三王五帝的古代直到現在世界上有比妾更美麗的女人的事說給妾聽聽吧。

這樣的說着，南子夫人一邊拉開了繡帷笑着漂亮的笑容，一邊把這一行招到膝邊來。戴着鳳凰的冠，插着黃金釵的玳瑁的笄，穿着鱗衣霓裳的南子夫人的笑容，是和太陽一般的光耀。

『我是只聽到了持有高貴的道德的人的事，但是，對於具有美貌的人的事是不會知道的。』

孔子這樣說。於是南子夫人再追問道：

『妾是收集着世界中的不可思議的東西，珍奇的東西的，妾的倉廩裏面，有大屈的金，有垂棘的玉。妾的庭園裏面，有僕旬的龜，有崑崙的鶴。但是，對於聖人產生時出現着的那叫做麒麟的東西妾還沒有見過的。並且據說是聖人的胸中所有的七竅也是沒有見過的。先生如果真的是聖人的話，那末請把這個拿出來給妾看看吧。』

這時孔子是改了容，放出嚴格的調子答道：

『我不知道那珍奇的東西，不可思議的東西。我所學習的事，是匹夫匹婦都可以知道的，而且是不得不知道的』

事。』

於是南子夫人把說話的聲音放輕柔些：

『看見了妾的顏色，聽見了妾的聲音的男子，蹙蹙着眉頭展開出來，陰暗着的臉色光耀起來，那是常事的，先生爲什麼老是這樣的做着悲苦的臉色呢？妾對於一切的悲苦的臉是認爲醜惡的。妾是曾經認識宋國那個叫做宋朝的少年男子的，那男子，雖然不會具有先生這樣的漂亮的額頭，却具有春空一般的明媚的眼瞳的，並且在妾的近侍裏面，還有叫做雍渠的一個宦者，那男子雖然不會具有先生這樣的嚴厲的聲音，却具有春天的小鳥一般輕柔的舌頭的。先生如果真是聖人的話，那末美麗的顏色是不能不具有的。妾此刻且把先生臉上的愁雲拂開，惱恨的陰影拭去吧。』

這樣的說着，南子夫人回顧左右的近侍，取來了一隻盒子。

『妾是收藏有種種的香料，這香氣被吸入於惱恨的胸中的時候，人們大約總會憧憬着美麗的魔幻的王國吧。』  
這樣的說了之後，戴着金冠，束着蓮花之帶的七個女

官，就捧出七個香爐，包圍着聖人的四周。

南子夫人打開了盒子，取出各式各樣的香料投入香爐裏去。七條的濃重的煙，沿着金繡的帷靜靜的上升。黃色的，紫色的，白色的檀香的煙裏面，氤氳着藏於南海的海底的幾百年的奇夢。十二種的鬱金香，是被養育於春之露的芳草的精所凝成的東西。由棲息於大石口的澤中的龍涎凝固而成的龍涎香，由生於交州的密香樹的根製成的沈香，有把人們的心誘向遙遠的甘甜的想像之國的力量。但是，聖人的臉色是更加陰暗。

南子夫人莞爾地笑着：

「呵呵，先生的臉是漸漸的美麗起來光輝起來了。妾是持有種種的酒和杯子的。香的煙對於先生的痛苦的靈魂好像是一種甘液，但是酒的芳醇，對於先生的嚴正的身體大約也會給與一種安樂吧。」

這樣的說了之後，戴着銀冠結着蒲桃之帶的七個女官，就把各式各樣的酒和杯子恭敬地拿到桌子上。

南子夫人把酒注入一個一個的珍奇的杯子裏，捧給這一行。一嘗到了這美妙的酒味，人們就產生了把正直的東

西的價值看輕把美麗的東西的價值愛重的心思，盛在放射着綠色的光的透明的碧瑤杯裏的酒，好像不是人間的味覺而是傳達上天之歡樂的甘露。紙一般薄的青玉色的自暖杯，注入冷酒沒有片時就變成沸騰的熱酒，燃燒着悲哀的人的肝腸。用南海的蝦頭製成的蝦頭杯，伸張着憤怒一般的紅色的數尺的鬚髯鑲着浪花的水珠一般的金銀雕刻。但是，聖人的眉還是很濃的鬢蹙着。

南子夫人再度莞爾地笑着：

「先生的臉是更加美麗光光輝起來了。妾是持有種種的鳥肉和獸肉的。給香的煙洗濯了靈魂的煩惱，給酒的力鬆弛了身體的疲勞的人，還是不得不有豐美的食物來滋潤他的舌頭的。」

這樣的說了之後，戴着珠冠束着茱萸之帶的七個女官，就把盛着各色各樣的鳥肉獸肉的皿拿到桌子上。

南子夫人把這一個一個的皿捧給這一行。這其中也有玄豹的胎，也有丹穴的雛，也有昆山的龍脯，也有封獸的躡。這甘美的肉的一片含在口裏時，人們的心是連思考善惡的餘暇都沒有的。但是，聖人的陰暗的臉色仍然是陰暗



着。

南子夫人三次的莞爾地笑着：

「呵呵，先生的姿態更好看了，先生的臉是更加美麗了。嗅過了那幽妙的香，嘗過了那辛辣的酒，啖過了那濃厚的肉的人，是要從一切的現實離開、產生出一個強烈的荒唐的美麗的世界來，而逃避了人間世事的憂愁和苦悶的。妾現在就要在先生的眼前把這個世界產生出來給先生看看。」

說完了話，南子夫人就回顧着近侍的宦者，指示着那遮滿了室中的正面的帷蔭。折疊着深深的皺紋的下垂着的錦帷，從中央分成二幅向左右拉開。

出現在帷的對方的是面向着庭園的階。階之下，照着和暖的春天的日影的青草芳草地上，有的仰天，有的俯地，有的像跳躍般的，有的像鬥爭般的，做着各式各樣的姿態的東西，不計其數的在那裏轉動着，堆疊着，有時大聲，有時細聲，叫着悲哀的淒涼的聲音也可以聽到。有的像盛開的牡丹花一般的染着朱紅，有的像受傷的鳩鳥一般的在那裏顫抖。這是因爲一半觸犯了這國度的嚴厲的法律，

一半刺戟了南子夫人的眼而被施酷刑的罪人的一羣。這些

罪人沒有一個穿着衣服，並且都是體無完膚的。這一羣的，中間，也有爲了說過南子夫人的壞話因而臉被炮烙所戮，頸上嵌着長枷。耳朵被貫穿了的男子們。也有爲了曾經惹動靈公的心引起了南子夫人的妬嫉因而鼻子被刺兩足被削並且被鐵鎖住的美女。對着這當前的光景恍惚看得出神的南子夫人的臉，是詩人一般的美麗，哲人一般的嚴肅。

「妾是時時和靈公一同驅車經過這國都的街上的。這時候，如果靈公的含情的眼睛流盼着街上的女子的話，那末對於這些女子妾是照例的授給被捕縛的運命的，妾今天也打算伴同靈公和先生往國都的市中走走，如果看見了那些被捕縛的人們，先生大約再也不敢做出拂逆妾的心事情吧。」

這樣說着的南子夫人的語氣裏面，是含着迫人的威力。動着優美的眼光，說着殘酷的言語的，這是南子夫人的常態。

西歷紀元前四百九十三年春天的某日，介在黃河和

淇水中間的商墟之地，衛國的國都的街上，是出現着駕着駟馬的二輛車子。二人的女孺捧着駢立在左右，多數的文官女官侍從於周圍的第一輛車子裏面，是乘坐着衛靈公宦者雍渠和以妲妃褒姒之心為心的南子夫人。數人的弟子擁護於前後的第二輛車子裏面，是坐着以堯舜之心為心的田野的聖人孔子。

「呵呵，那位聖人的道德，他不及南子夫人的暴虐來得利害。從今天起，南子夫人的言語大約又要成為衛國的法律吧。」

「那位聖人，是怎樣的表露出悲哀的姿態呀。那位夫人，是怎樣的表露出驕傲的神氣呀。但是，像今天一般的人，是怎樣的臉的美麗是從來不曾看見的。」

佇立在街巷的庶民之羣，口口聲聲這樣的說着，仰望着走過去了的行列。

這一天的晚上，南子夫人化粧着比平常更加美麗的化粧，直到深夜橫身躺在自家的閨的錦繡的褥上面等待着，不多時之後就聽見特意不使響起來的履聲，有人在外邊朴

朴地敲着戶。

「呵呵，你終於回來了。你大約再不會長時間的從妾的擁抱裏逃遁去了吧。」

這樣的說了南子夫人張開了兩手，把靈公圍在長袂裏。那好像燃燒着酒氣的臂腕，是一結不解的束縛一般的繞抱着靈公的身體。

「我是憎恨你的，你是一個可怕的女人。你是使我滅亡的惡魔。但是，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夠離開了你的！」

這樣說着的靈公的聲音是顫抖着的。南子夫人的眼睛是輝耀着惡的勝利。

明天的早晨，孔子這一行，向着曹國再跑上傳道的征途。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是離去了衛國的時候，聖人的最後的言語。這言語，是被記載在他那可貴的叫做「論語」的那一本書裏面，一直流傳到現在的。

# 貧困

盧·沈柔作

留子

勞倫札·房斐凝望着衣櫥上的他的妻的帽子；那帽子，帽邊已褪了色，並不怎樣美麗，但他被一種企圖要吻它的意識吸引着。外面的霧圍是那麽劇灼地閃耀，彷彿爆熾了火焰，屋裏的光線反倒顯得朦朧了。窗前立着一條泥污的長檯，上面放着房斐離開學校後賣來許多年的書，合着頁，浮滿了塵埃和蠅卵；旁邊是他的破爛而裂了縫的手套，自從入冬來就拋在這裏。他的舊衣服在書上掛着。

近來房斐已不怎樣和他的妻相愛了，甚至希望離開她；他特地賣了兩頭牛，預備用他得來的錢到外面去。他厭惡了他的地主的的生活，地稅和匯票的不斷的煩腦，以及年年來的賬目。農夫們不論什麼時候都在儘他們可能地擾擾他，他的事業也永遠沒有滿意地進行過。他不能把握着

什麼職業可以使他安適地生活下去，雖是許多事情不管怎樣都要變動的。他的父親，爲另一方面說來，是一個很有能力的農夫，他曾儲蓄了一些錢。

他煩悶地扣好衣領，半驚半懼地向着他剛穿上的衣服看了一眼。猛地他停住靜聽，呆望着鏡中他的影子，農夫們開始用連枷擣玉蜀黍了。唔，他必須立刻就坐火車走，就在當晚，他必須，他必須！一邊他用圍巾圍繞他的頸項他一邊這麼想。

正當他選擇着破洞比較最少的皮鞋，他的妻克羅達走進來。他的驚慌增加了。

「你收到從西格諾·維拉付的那兩桶酒錢了嗎？」  
他喊着回答：

「沒有，我告訴你。」

「喂，你什麼時候下的決心？……我必定還那屠夫的賬，到現在這已經快一個多月了。」

他撇一下嘴唇，繼續着同樣的聲音：

「你等下罷！」

「可是這使我慚愧呢！」幾滴淚珠偷偷流在頰上，「不論什麼時候我路過他的鋪子，他總望着我，彷彿在說『麼時還我賬？』」

克羅達幾幾不能說話了。因為她忍受着這種氣忿，她的嘴可怕地痙攣着。

「你是個小傻瓜，而且捏付事實。他一定像別人一樣的以為我們是富裕的。」他很快地說，一半低聲地，「他相信我們，不要煩惱罷！」

克羅達停止了哭，手緊握着，「你現在到那裏去，」她問，「穿着你的新衣服？」

「西諾。我到那裏看看去年買我們稻草的那個人。」

克羅達的父親是一個記賬員。她是消瘦而憔悴，雖是白蒼的皮膚，她的眼睛上深陷着一對鉛青的圈。她偃倚着

他的肩，嘆唏地說：

「一說到錢就會使你不安，但我說什麼呢？」

他聳起他的肩，強推下她的手來，笑着地回答：

「不要談這個。」

她愈發蒼白了。

「你永遠這麼說話，這麼對我不客氣。」

「那麼讓我說什麼呢？一個人只能這麼回覆；你想我能咬言嚼字，要不然？」

她默默地緊握着又弛開她的手：他輕蔑地注視着她，雖是漸然地紅了臉。像這麼，像一個罪犯一樣的站在她的面前真是不能忍受的；到底——但不知為什麼——他把這種卑鄙的情況歸諸他的性格使然了。

她走到窗前，頭倚着窗格，她不再回一次頭，直到她的丈夫穿完了衣服。但當他開門的時候，他說：

「你預備做什麼呢？」

「明天早晨我一定要賣兩隻雞去。」

「唔，你要賣兩隻雞去？」勞倫札回覆，因為沒有別的

話可說。

「是的，如果我不去賣，你們都要餓死的。此外我預備和雍多亞清賬，她答應用鱈魚還我。」

「不要這麼大聲說，農夫們會聽見我們呢。」

「我知道，我知道，我用不着你告訴我。你只能讓你self喊，別人就決對不準——」

「我喊過，但不是爲錢。」他跺腳。

她又臉紅了，覺得自己在滴淚，趕緊跑到別的屋裏。

擦他的眼睛。

「爲這你就走啦？」

可是，最後想想，幹麼跟她吵？他意識到他的錯誤，而且立即知道了；雖是有些不合理，他却希望她快樂。但她怎會不了解他呢？這他可不明白。尤其她爲什麼老是哭泣而不能代替了笑顏呢？

猛地他發現了他並沒有決心永遠離開她。他坐下了：他的額上浮起一層冷汗。他的債務和匯票的想念說不出來地苦惱着他；他覺到他的理由動搖了。爲什麼不再發一張新的匯票，像他這麼健壯，論年紀也只有二十七歲的人，甯願躺在地上等死呢？

至於克羅達，已經自己靜坐着了，她在補着一雙襪子；慢慢地她停止了哭泣，雖是她的衣服上還存在着剛才的淚痕。她沒有憎恨她的丈夫；確實她在惋惜着她對他所說的話。她開始想到別的事：她的雞，她的鴿子……她逐漸感到好一點，彷彿她剛才的情緒更使她恬靜些；她用她給予她的家庭的愛安慰自己。

可是，爲什麼事情常是很糟呢？牠會完美的：如果她對這細細想。她匆忙地把襪子擲進一隻盛着棉線的籃裏，站起來，用手帕擦她的臉，步着，堅決地走到窗外。於是聽見她的丈夫徘徊，她回到他的屋裏。

「那乾草你用賣多少錢？」

「我不知道。」

「爲什麼不知道？」

「我怎能預知能給哪種價錢。」

「仔細核算核算罷，那麼，在你定合同以前。」

雖是她在談交易的事情，她的聲音裏念了一種溫柔的愛意。他抑制着他的憂鬱地望着她。就在不久以前不是他還想扼着她的喉嚨嗎？現在他接受了她的話；可是，雖不

能離開她，他竟說不出一句話來。恰好這時有人敲門。

「誰？」她問。

他感到他一向窒息了的憂慮。

「是我。」一個小姑娘，他的二堂妹說。

克羅達做了一個手勢讓她進來，但勞倫札匆促地問她

：「你要做什麼？」

「我來送一封信。」

克羅達接過信來。

「他們等着回答呢。」那女孩接着說，走了。

剛拆開它，克羅達的臉像紙一樣的白；勞倫札避免看

她那抖慄的手指。

「是木匠的賬單。」

「爲什麼他總來要？」

「這是第四次了。」

「告訴我我賣了這玉蜀黍後立刻就還清他。他們今天

正在擗呢，一星期之內我們準可以賣完了它。」

「什麼時候你才能想到我們還需要別的東西呢？看看

我穿的這衣服。」

他紅臉了，輕輕地咬着他的下唇。他的妻好像要吻他，但他把手放在她的胸上，向後推她。

「去，把我所說的話告訴他。」

她又開始喊：「幹麼你不去？必須你自己不願意做的

事才讓我替你去嗎？」

「我並不是不願意做什麼事情，」他喊，忿激更赤紅了

臉地繼續下去，「我還要刷我的帽子。告訴他等等罷。喊

什麼你？你必須停住，這只會愈發增加了我煩惱，我討厭

這。」

她走了，在她身後砰地一聲闔了屋門。勞倫札一彎腰

縱到門前，打開它，罵着喊了出來：

「你怎麼不滾去死？」

「幹麼你喜歡這樣？」他的正走出房外的岳母希哪說。

「這於你有什麼關係？你爲什麼不還我的賬？」

她的臉先是青了，跟着又變成赭紅。

「你要安靜點再商量事情。」她說。

她是一個矮的女人，依稀有四十多歲，紅的面龐：一

個十足的典型農婦。

他盪好他的帽子的帽紋，手輕輕地拍書；挪動那長機，他向牆上撞它，於是書紛紛落在地上。在忿激的衝動中，他領略到一種發泄的快感。他的家，他的家啊！唔，如果他的家觸了雷電，劈成一塊塊地，他的妻，他的岳母，他的堂妹都被電死啊！一切完了！他的心彷彿農夫們在外面搗禾一樣震動地跳着——或者更利害些。他從屜裏拿出他賣了牛得來的那一千立耳；那麼一滿握。他聆聽着，他的妻正和他的岳母大聲地爭辯；她的聲音是刺耳的，比她的眼淚還要厭人。他向下靜聽着。這要繼續多久呢？他必須讓她停住喊，可是她的母親就能對她不喊了嗎？

他聽出來她們並不是罵他，是在爭論什麼事情，好像她們漸漸地商量了。「是的，」他諷諷地想，「一起商量罷，這樣你們可以做好一點。」

「我們必定要想個補救的方法，」她的母親正在說，「我們好像事情本身一樣地溜向了毀滅之途。」

「當然啦，但我們怎樣再掙扎起來呢？」

「想個最好的出路。」

「我預備要勞倫札抵押些東西。」

「這會使事情愈發糟了的。」

「是麼？」

「那麼先去和律師商量商量。」

「立刻就去的；現在我穿衣服，我就到鎮裏去。」

她的母親低聲地又說了幾句話。他推開屋門，克羅達還有一半衣服沒穿好便說：

「我和你一起出去。」

「去幹麼？」

「因為我的事情。」

「呵，可是我知道你計劃什麼了；並且另外一個和你同樣笨的人對那也同意了。」

「不惜，我恰恰地和你想的那事情一樣。去回答那木匠罷！」

勞倫札憤懣地走下樓。送賬單來的學徒正倚了自行車候着。

「告訴你的主人，在幾天之內我牽去看他的。」

這學徒很有禮貌地行禮，騎車走了。打禾台上的玉蜀黍在陽光中閃耀着光芒。一隻比其餘都小的雞不時地跳到

那裏，儘力伸長了脖子啄一粒穀，未嘗以前先跑到安全的地方，跟着鼓動一陣翅膀。

希娜打開窗戶喊：「勞倫札！」

「什麼事？」

「這裏來。」

他聳聳他的肩，他不願離開他的家了。反倒有些主人的自尊，他覺得他的牛是不能隨便再賣掉了的。

瑪娜，一個農夫的女兒，笑着走近他：她那隆起的乳房使他消魂了，特別是沒有匝着胸衣。她走進倉裏繼續她的篩穀的工作。她的全身都浮了一層麵粉。他小心地步到敞着的門前，要抱她到懷裏的慾念灰白了他的臉；她的笑，她的媚而動人的笑，愈加迷惑了他。不消說，他有那麼一個機會可以和她在朦朧的倉裏談話。

「我一定在這裏再住一年！啊，我的事情以後也許慢慢改善了。」

走上樓，他看見緊掛在壁上的帽子，但他不想刷它了

「幹麼和你的妻這麼不客氣？」他的岳母說。

「我和她說什麼啦？我抑制不住我自己了。」

「去看看她罷。」

甯靜地推開門，他問：「你真決定到西諾去？」

「我是這麼想來着，我可不像你總是拿不準的主意。」剛穿好衣服，她就戴上帽子；拿起她的小陽傘。

「就讓我自己去？」

「是的，我在家裏照料農夫。」

她欣然地同意了。



# 四月詩葉

寄——馬文珍

迴憶遊蕩在你心頭香的曲徑呢，  
有着淡淡憂鬱而引我思慕的人。

記取第一次的兩心相印吧，

年來別離與沉默，

還不會消融那點宿怨嗎？

當月色描上簾鉤，

鸞尾淡紫綠色的花影朦朧

粉蝶之羣倦於弄其翩翩之舞，

你樓頭的窗牖微開；

蘆笛之音與星星以相思之投贈，

你是在曲肱遠眺，

幻想着傳奇又傷感的夢吧。

或是在追懷恩怨的輕輻，

與許多不相識之可愛者。

七月的晚，八月的夜，

但這凝着微香的四月天。

會更使你感到淒涼吧。

你可能聽得我哀婉的嘆息？

我是日日悵望遠遠的天涯

往昔心靈所愛戀的一角，

曲一樣的曼聲度出你聽見就要  
微笑的那兩個字，返復的。

夕陽染紅迷離的淚眼，

（這千古傷心之象徵——）

微風吐悲苦的呻吟，

黃昏收斂溫柔的芳香；

誰從遠方送來安慰的回響，

燕子的輕愁與少女的 innocent 呢？

在徒然的等待裏我送去淒涼的四季，

記憶之溫柔顛覆了我童貞的心哪。

你可能再想念到我那質樸的戀情？

有着淡淡憂鬱而引我思慕的人！

記取第一次的兩心相印吧，

迴憶是遊蕩在你心頭香的曲徑呢；

年來別離與沉默，

還不會消融那點宿怨嗎？

### 潑墨——許席珍

黃昏的氛圍中，

記起了——

北國的山，

初冬的死水，

疾風中捲起的沙粒。

幽暗的灰藍色的天空，

聳立着黑色建築物的剪影。

冷風吹乾了生命中的水蒸汽，

奔向阿爾卑斯山頂去了。

什麼時候再能夢到

熱帶的棕櫚樹，

兒時的微笑，

與黃色的羅漫斯呢？

關於火——許席珍

喘息着放走了

一顆珍藏了好久的；

(瞧着它頭也不回的走了，

讓它去吧。)

讓花爲人家開放，

鳥爲人家唱，

太陽爲人家照着吧。

給心遺棄了的人，

對火是沒有留戀的。

(有什麼理由去留戀

一種不屬於我的東西呢?)

火失掉了美麗；

生命的期票

也該是兌現的時候了？

我歌吟一個人——蘇菲

有那麼一天，

我曾碰到一個偽善者，

笑笑的臉，

好像伊索山裏，

一匹狐狸。

神情冷靜的，步代輕佻的，

腦袋裏裝滿了智慧。

我懷疑，伊索山

距離是那樣地遼遠。

我却碰到那許多

爲它所蓄長的，

全能的，狡猾的一匹傢伙了。

於是我懷着——

被奚落的，被恫嚇的

鶴的心，兔的心

託着機警的脚步，

撒開了它那雙善於猜忌的眼睛。

確實有那麼一天，

碰到它，又這樣走開了。

### 煙——施嘉蜜

煙，煙有胎毛一般的

溫柔的感觸。

飛出了窗，是合歡木的

花一般的細絲，匍伏在地面。

煙披了白色的

羽衣，卷上了菲花。這却不知，

是什麼意思。

飛過了 Syloran 森林的煙，

成了僞的天空。

### 天真——甘永柏

將生命比作長日，天真

像一朵笑迎朝陽的含羞花；

命運有如躲在晴天後面猙獰的日子，

逐殞天真好似天狗會吞食星芽。

爬蟲似的憂鬱像久儲氣體的流散，

當竊俟的惡丈指佈了天真棄守的家；

尋着在夢裏天真在黑暗中翱翔、

她的愛是寒冷吻透我心尖一如那月華。

### 給——甘永柏

美子，我怕秋天會架上你的口唇，

你的口唇是紅如班鳩的足指。

而那颯開的秋風是戲謔的，  
牠將孜孜地翻視着昔日。

沮失的青春已越過歡樂的牆籬了，  
像負傷的前進曲跌下牠的 Climax——

啊，美子，不用放出那 *Hyatonia* 的呼叫，  
麋鹿跑向清泉的狠狠是知道的。

### 樓——徐 遲

樓 樓角的燈 燈光中的黃色的風  
溶解成憂鬱 流進窗子

陷在思想中 那亂的麻哪  
想着芽與葉 想着花 想着菓子  
想着沃苦的女郎

野犬在街上 也炸裂了啊

## 逃

喬巴通節作

徐君梅

## 壹

走臨森林，天色已是深黑了。這座森林雖鎮有一哩路光景。沿着小徑走來，望得到土坑緣邊閃閃的火焰，同時隱約聽到有一羣人談話的聲音。我箭也似的跑到坑邊，觀下去：底下許多頭許多眼睛都翻上來瞧我。在裏面團團圍着火的約莫有十二三個樣子——連兩個十三四歲的小孩算在內。當我跨下去。覺得有甚麼一種電樣的刀似的許多眼睛向我打量着。五加侖的油罐端端正正地安放在一個石頭搭就的灶上，灶裏面的火光閃着閃着的。我嗅到了一陣陣煮菜底刺鼻氣氛。一個身材魁梧的紅髮人身子向鐵罐地方潛着，他右頰上長長的掛着一縷疤痕。我走到他那邊去，

纔出從駛回鎮去的「捷不」馬車裏偷來的馬鈴薯和葱。

「喂，你夠不夠？」我輕輕問他，帶着俏皮。

「把擱進去好了。」他說。

我便拿出小刀子把馬鈴薯和葱給削了皮，一個一個的切開了，倒進罐裏去，我坐在地下，把背脊靠住大石。那邊煮菜的氣味，使我的肚子噉咕噉咕着，從早起到現在我還沒有吃過一點東西。

立刻煮好了，大家圍攏上來。只那兩個小孩擱在後面。他倆污膩的小瘦臉是又蒼白又憔悴的，我覺得憐憫他們。大家把罐裏的菜盛在不拘什麼東西上，有的盛在錫罐裏，有的盛在酒杯裏——有些頑固的，他們用軍用碟來盛。食完了之後還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他們的包裹裏去。——于

是我們便坐下來吃。菜是有些變味了，然而我沒命地嚥進去。管牠甚麼味道？明天早晚我在家了！

吃過了——我還想多吃一點，可是那裏已經乾乾淨淨了——大家把大鐵罐洗過把隱藏在巖石後邊去。我便抽了一根烟倚着巖石一個一個的細瞧他們。他們和我一向在森林中，在運貨列車上，和破屋裏所看到的許許多多人實質上並沒兩樣。他們個人的差別除外，一切飄泊者總有他們一定的相似點。他們的臉孔總是羸瘦而陰鬱，而這羸瘦和陰鬱像是籤條般把他們給貼上了。現在我注意到，除了兩個孩子和那臉上有疤痕的人外，在這裏的有一個白髮垢面的憔悴老人；一個少了兩粒門牙，面上長着蒼的瘦弱小個子；兩三個墨西哥人；一個惡瘡裂綻了下巴的黑人和一個斧頭臉的小個子，這小個子，我立刻認得，他在我們中間是個有名的「狼」。

所謂「狼」，他拐騙着途中的小孩，他有種種原因不必需到這裏來。在旅途中有許許多多的「狼」，而同時有無數的小孩做他們的俘虜。我提起這些事，是要給他們圍着火旁的那些人以一個忠實的描寫。把他們寫得更更有特性更生

動，這是容易的事；而事實上，他們並不具有甚麼特性，妙處，或詩意。他們不過是一批飢餓的下流人，像那亂七八糟的殘敗敗兵們偶然混在一塊兒罷了。在他們的臉上，你可以讀出飢餓，掙扎，憤怒，被壓迫和疾病的歷史。

我轉過頭不看他們；躺下去，兩隻手枕在背後，我仰望着天空羣星。我想起家了。我已在外飄零了一個年頭，到現在有點厭煩了，我現在是在歸途中。在那年我跑開家庭，跑到離家極遠的地方去——呀，並不怎樣遠，雖然我經過許多路程。但家總是家呵，無論如何，總是怪清潔，怪好，怪甜甜的，而我從跑開起好久嚐不到了。現在我回去。很多月我不願意回家，我極力對這願望反抗着，可是我現在再也忍不住了。我躺在這裏仰望着天空懷起家了，我對自己說「這有甚麼用？回去有甚麼用？」可是內在好像有甚麼抗拒着不聽我「不能」回去的理由。我喃喃地對自家說：「我回家啦」，同時看見了媽媽和妹妹是在面前，陡然一種溫暖，愉快在心裏流着流着。

一陣汽笛嗚嗚嗚地從小徑那頭泛過來。

「來了！」

大家都站起來，除了他們向北走的那些人。兩種小孩，高大的黑人，拐子，和其餘兩個人留在坑裏。我爬上坑緣，回頭瞥那兩個小孩一眼，他兩正眼巴巴地仰瞧我們，他倆的臉孔，映着火光，怪紅紅的。他倆中有一個在揮着手，我也一面揮揮手，一面望那水槽方向的小徑跑去，翻起外衣的領子迎着風走。

## 貳

還僥倖，我們趕到了一輛密頂貨車，貨物似的我們堆進去。我蜷伏在暗隅裏，呼呼呼呼打起鼾來了。醒起來揉揉眼睛，一線曙光正從門隙溜進來，人們橫七豎八地都挺躺着車上，我嗅到他們身上的壅悶發酸的氣味，我聽見他們涎着的嘴裏哼出來的鼾聲和哮喘。跨到門邊瞭望車外，我們正經過夫累宅農場。早晨煙雲般籠罩着每家屋舍上，我偶然瞧見一輛牛奶運輸車在街角轉着。我看見那些屋子，街車和運輸車，才知道裏面有生命在着。他們沈睡在溫暖的被子裏面，便有鮮甜的牛奶送到門口來了。

太陽已經攀上來了，這時我們駛到勞斯·安極立司；

公鷄在叫着，人們在圍場上，屋子邊走動着。我們的貨車緩緩地蠕進，到了鎮北一座架橋下面我便走下車了。架橋的上頭是一所公園，在朝曦下面翠滴而綠蔭的；跨過公園，便有一個紅白車站。進了化裝室，洗手室，塗了面，又刮了一回鬚鬚，鬚鬚刮過，覺得輕鬆一點。回轉身動步向家走的一刹那，我興奮得在全身發抖了。

可是，當我灣到家裏那條街的時候，我的脚步忽而提不起了，我在樹下燃了一支烟。走走，望到了家屋了，家屋前面的隙地和門口了，我心兒撲通撲通的一陣急撞。最後，我把烟屁股猛的擲在地下，放開大步，想乘這一股氣到家；屋子前面是敞着而簾兒下得緊緊的。我按按門鈴。差不多兩秒鐘，便有足聲從廳上走下來。那是我的姊妹露易絲。

「臂爾！」她喊出來，荒慌張張地弄那門梢，開了門。  
「呀——嘎，妹！」我說着，極力鎮靜地。

「臂爾，」他再叫我，她的聲音顫動着；陡然她的手臂圍抱着我。我的喉嚨咽住了，閉着眼，把滾出來的熱淚緊關在裏面。



「媽呢？」

「在灶間裏。媽！媽！」

「哦……親愛的，外面是誰呀？」

「是臂爾，媽！臂爾回來了！」

「臂爾嗎？臂爾嗎？」

她慌慌的跑出大廳，把濕手在圍裙上抹着擦着，頭髮在耳朵邊顫呀顫呀的。

「呀，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她嗚咽着，緊緊地把我抱住。她大哭起來了，露易絲鼻子抽噎着，我覺得有淚在自己的眼裏滾流。

「你到那兒去？爲什麼一封信都沒有？有病過麼？」

「不，我沒有甚麼……」我說着，拿起袖管來拭淚。「請你不要傷心。你若是這樣，我回來有甚麼用？」

「呀，變得這樣瘦。肚子餓嗎？」

「不餓。」我撒謊，「不過有點疲倦」。我再加一句，「有咖啡沒有？」

我們走到灶間去，媽媽比我離家時候老得許多了。現在她的頭髮差不多銀白，額上盡是縐紋。還有甚麼呢？啊

，還有一種怔忡的神情，這她從前沒有過的。陡然我認出媽媽已變成個老太婆了，而且有點異樣了。

不止媽媽變了樣子，連屋子好似也有點改變了。傢具和從前一樣，每所房子的式樣也和從前一樣，這我知道的，可是，在屋子裏仍然有甚麼一種變換過，那是甚麼，我又不能指出，這變換又彷彿是有甚麼死去的樣子。傢具是越發朽舊了——廚桌橫七豎八地滿長着劃痕，污水槽的砌磚邊沿破裂得異樣，窗帘有點破爛，靠灶那面的牆灰這兒一塊那兒一塊地剝落。媽媽穿着爛舊的衣服，而她的圍裙的布質顯得稀稀鬆鬆地，大概是洗了又洗了。甚至露易絲也有點蒼老，衰頹。她只二十二歲，看過去最少有二十七的樣子。她彷彿也比從前消瘦得許多，頭髮也沒有從前那樣講究修飾了。露易絲，我記得，她從前很驕傲她的一頭美髮的；而現在只草草地用兩根壓髮針把壓到頭後去，一叢短短頭髮攔在頸際彷彿沒有梳過。她身上沒有修飾，臉色黃澄澄的，嘴唇一點紅潤也沒有，只是粗粗糙糙。她的一副怯生生地帶着不安的眼睛老是避着我，像是怕羞我看出來甚麼似的，同時，她的態度帶着自衛的神氣，彷彿

在說：「叫我有什麼法子呢？我能夠有辦法麼？」

媽媽坐在我的旁邊，露易絲在煮着咖啡，沉沉寂寂地，我突然覺得全屋子是彷彿死去了一樣。這是一個可怖的念頭，我極力想把她揮去。我極力去想「我是在家了」，于是我再瞧瞧媽媽，瞧瞧妹妹，然而總鼓不起高興。

我不喜歡瞧瞧媽媽，我甚麼都瞧，只是不願意瞧她，一瞧到她我便感到萬分難受和慍怩，最好立刻跑開。可是我坐在這裏呀，當然要找些話談談。我極力去想，使自己意識到「在家裏」。

「爸怎樣——他近來？」我問媽。

「他——倒很好。」

「是不是還在麥吉利蘭那裏做工？」

「唔。」

「那很好，總強過沒有工做。」

吃過了一些麵包，牛油和咖啡，我便上樓洗澡去。我想極力避開她們愈快愈好，可是媽跟上來了。在我房子裏，她拉開盛衣服的櫃子，我聽到我的襯衣已經是洗好熨光了。我偷眼看見她站在櫃子邊昏昏呆呆地望着我，我一陣

子好似有刀在心裏刺着。我想要對她說些甚麼——無論甚麼，來打斷我所感到的這可怕的一刹那；然而不能想出甚麼話來。我只好把手臂攬在她的肩上。

「謝謝，媽。」

「你的外衣掛在那壁廚裏面，」她說。「襯裏我已給補好了，有這樣才好穿，更要甚麼，只要喊一聲，我在樓下等着。」

她親我一下——帶着不安，好像她不能拿定我是不是歡迎她這一下似的——便走出去。

浴盆裏外熱水紐璇子已經壞了一邊。我覺得驚愕，驚愕他們竟弄到沒有再買一個新水紐的能力。事情不至于這樣糟吧。可是，老人依然還不能收入得更多，他欠得滿街都是債，而且這間屋子還是抵押了的咧。瞧到這壞了的紐璇子我不禁面孔一陣兒燒燒的。我應該回家幫他們。我所勉勵自己的，就是其他的人所勉勵于我的喇——我仍然瞧着紐璇子自家對自家說着。離家以後，我十二月中只做過六個星期的工。所賺到的還不夠自己的膳食，那能夠顧到家里呢？找到工作比登天還難，而我所找到的又都是零工

；今天這裏，明天又在那裏。若是我記得不錯，那我在八個月中只賺到了四十塊錢。我四處找工作，我情願甚麼都肯幹。我知道，他們沒有碰到這種情形的，是很難使他們知道一個人需要工做而無工可做的可能的啊！我聽過許多人說：「只要他真的肯做工，不怕沒有工做。」，而我在飄流中，沿家逐戶的求過，求他們說：我情願替他們做些工換了一頓吃，而他們瞧瞧着我，當我是個犯罪者，爲的是我沒有職業。天呀，他們要想到我們也像餓着的臭老鼠般掙扎着要活啊！

再穿上平時在家的衣服，看看自己，覺得滑稽。這外衣好像是別人的。我的頸皮凍腫得深嵌在襯衫的領子上，我的兩隻手紫漲得比前粗了兩倍，而我的手節活像核桃，面孔被酷日和烈風炙得成個黑黑糙糙的醬紫色，頭髮也有些晒得焦黃了，耳邊的皮膚變得粗糙而凍紅。當我穿着工衣時候，這些是不大明顯，可是一穿上了平日所着的外衣和襯衫，我活像一隻穿着市上買來的衣服的猴子了。我禁不住要笑，但剎那間，沒有了笑的情緒。

轉回身，剛要走出房門，我看到擱在床側的書櫥裏的

那些書。這時，我一看到書，珍妮絲的影像冲上我的腦海裏，彷彿她老滯在那兒等我回憶一般。我靜靜地瞧那些書。我想跨過走拿起從前談過的披爾梭爾著的解剖學來翻閱一下，然而我許自己這樣做。這完全是沒有用的。又看了那些書一會，便輕輕地掩了門走下樓來。還有一宗事我要幹，我現在是在家了。

### 叁

從家裏到大學去要半個鐘點才可以到，我向媽要了兩毛半錢便搭了電車去。要是跑路那是很遠的。當我走臨學校，突感到無名的空虛。學校跟以前並不兩樣，陽光之下依然是光明蒼翠。在運動場上他們正奔東奔西趕着一顆足球。我凝望他們一兩分鐘，這彷彿我望着極遠極遠的一個甚麼東西似的。我不曉得他們學校裏的學生們現在正想着甚麼？他們應當怎樣勇敢地拍球？他們應當怎樣切實地讀書？坐在教室裏翻看教科書時候——他們怎樣地才能夠把眼睛注到書裏去？鉛印的字，鉛印的那小小而死板板的字陳說着死板板的東西：希臘，羅馬和意大利文藝復興

呀，華盛頓和不列顛呀，林肯和南北美戰爭呀，歷史上的日子和人名呀，這字那字呀，完完全全當這時整個麻痺的世界在課室裏喘着氣，他們學生們在教室內捧着書本的時候，他們感覺到目前的世界嗎？我不曉得他們怎樣地想着將來。我不曉得當他們在新聞紙上讀到了千萬的失業者，千萬的當那槍彈雨下似的飛到圍牆時候恐慌地防堵着房子的農民，無數的踏着赤足在雪地上走的礦工的孩子們，無數的都市的求食者，和被疾病和困苦磨折着的無數民衆的時候，他們正想着甚麼。讀着書本上的死字，他們想着甚麼？

我站着看他們蹴球一會便轉回來走過空地那邊去。一切建築物都非常鎮靜地站在那裏。我期望牠們動搖着，在空氣中擺動着，可是睜睜眼並沒有甚麼顫動；在這裏我感到難描的空虛。這空虛彷彿在龐大的石頭建築物裏，在窗門裏，又彷彿是在小草裏，長橙上，樹木間。我循着樹蔭的路走去，面正對着美術科學館。我站住的地方是株參天的榆樹，牠掩映的樹枝稍爲阻住我的視線，然而我還看得清楚那走上大門的大石階。我的心彷彿有甚麼給緊緊的拴

住了。我初次會見珍妮絲就在這石階上。珍妮絲和我同站在這裏的石階看着我，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恍若昨日。

我在這裏當學生，這事彷彿是隔世似的，而有些事情，對我又彷彿是在昨天。我想到我的舊同班，我的教授，我的教室；我想到一個秋晴的下午，足球未開始比賽時的試蹴，裁判員的浮漾在看台上的笛聲，和大角逐的開始。我重溫了許多舊事。我回憶下有深藍色眼睛的珍妮絲，她披着一件橙色的汗衫來會我；我回憶到每天下午從學校踱到她家裏，她家的大門，她的小弟弟湯美。湯美他有一隻小獵狗和一輛把手上裝着狹帶的腳踏車。這時的回憶，完全彷彿是回憶到極漠遠的夢似的東西去，又好似是回憶到另一世界去，這另一世界現在是破滅了。

我期望着甚麼？我瞧瞧着一切站在這裏的建築物，在裏面我想控出甚麼，可是現在得不到了。我不明白自己要裏面究竟要得到甚麼；不過我感覺着，我希望着我能拉回我所認爲有益于我的東西來。那些東西是真實的，是相識的，那些東西是認識我的；可是現在完全幻滅了。那些建

築物不過只是一堆老舊的建築的筆直地站在繞着樹木濃蔭的青草地上，我彷彿是個不相干的人在這兒徘徊着、眺望着。

回到家，已近黃昏，我感到異常疲憊，感到精竭力盡，太陽穴的動脈跳搏得異常利害，眼睛昏昏的。一到家，同媽約略招呼一下，便跑到自己房子去。我再也不能多看她。一看她和她那疲憊的面孔，她的無力的昏滯的眼睛，我便感到可怕。我躺在床上，極力想睡去，可是輾轉反側都不能睡去。能夠睡去，我便會暫時忘記了。你們在睡時是沒有感到啊！我躺下去對自己說「睡去，睡去。」，我說了一遍又一遍。可是這個字便和其他的字黏在一起了，我便聯想到許許多的可怖的回憶。我想到了一個墨西哥人他在那天酷熱的早晨到聖大爾僱時候，跌在列車下面，血涔涔地纏斷了腿子；我彷彿看見他，彷彿他站在我的右邊，在空氣中他那伸得筆直地像乾草叉的手，他的苦痛底呻吟。一想到他，我不覺的震跳起來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冰似的在我的肚子裏滴了一下，我便轉側了身。「睡呀，睡

呀，」我對自己說。我便又想到珍妮絲，有一股柔甜而香軟的甚麼在我的心裏蠕蠕着。我打算沉溺地想她，我打算把我的頭，我的身，我的房子全部佔滿了她，我打算甚麼都不想，只專注着回憶她，可是，想再想甚麼，彷彿有甚麼在說：「這有什麼用呢？」

我再也忍不住了。「媽的！媽的！」，我喊起來，把枕頭拚命的搥；我陡然停止了，自己驚訝自己的聲音。我獸獸地瞧着枕頭，霍的我跳出床外，竄到窗前。外面許多小孩在人行道上玩着。太陽將下山了，天際撒着紅光，陰影在人行道上凝着。我站在窗前呆呆地望那堆小孩。珍妮絲她很喜歡小孩。她常常對我說將來我們結婚我們一定有孩子。她常常對我談起當我學校畢業，得了醫學學位而出外時候，我們一定要有孩子。我望望下面的陰影，我想到了珍妮絲和我的孩子，若是我爸爸生意不失敗而我能夠在學校讀到畢業的時候的孩子。

瞧瞧窗下正玩着的孩子們，我的念念又拉到另一世界去，我的內心彷彿有甚麼在那裏一陣地急紐着。陡然，我想跑，我突然離開窗子，向房子跑去，可是跑到門口，脚

步又停下來了。「我到那裏去？」，瞧瞧着紐璇子，又懶懶地撲到床上去。「天呀，」我想，把頭深埋在枕裏去。「呀，天，天呀！」。

## 肆

我一定有打瞌過一會，因為聽見樓下大門的砰關聲音，我給震得醒起來了。老人是回家了。等一會，我隱約聽到談話的聲音；一下子又寂然了。大約他們正告訴老人說我回家了。我一想到了父親，他有寬闊的肩膀，冷談的眼睛，不多說話，只瞧瞧着，聽聽着，我的心便強烈地癢癢一下。我想到要站在他面前，便怕起來。他不是好見面的人——他那冷冷的眼光嚴峻地覷着你，他的態度是岸然的，不好惹的。我燃了一支紙煙重重地狂吸，想鼓起勇氣到樓下去，門開了，回過頭，我看見露易絲，她來喊我吃晚飯。

「爸爸回來啦，」她說了，瞧瞧我又忸怩地瞧瞧地板。

「我曉得——我聽見他進來。」

「晚飯快好了。媽說若是你預備好了就下來。」

她眼睛從睫毛下面偷瞧着我，彷彿我看見她的嘴唇有些顫動，可是不能說定。我想擁抱着她，對她說她還是怎樣的美麗，然而這些話又躊躇在我的喉嚨口。她又是俯着頭觀我一會，便走出去。

停會，我起來，下樓去。媽從灶間走出來。她也已經換好了衣服，面上薄薄地蓋上些粉；眼皮紅腫腫的。

「你爸回來了。」她說。

「我曉得。露易絲對我說過了。」

「哪，他在裏面。」她頭點着裏屋子。

我離開她便走進那屋子裏去。我想越快越好。他生在長脚燈近傍的靠椅上，背膀一半兒對着我。晚報是拿近面前，我相信他沒有在讀着。我走近他，瞧到了排在報紙上頭他的寬闊的肩膀和粗大的手，我自己覺得渺小了。

「喂，爸！」

報紙沙的响一下，他身子移動着，轉回來。我看到的：眼眶深陷而昏滯的一個老人。

「啊呀，兒呀。」，他說了，無力地欠着身子，伸出手

來。我眼睛看在地面和我握了手。便坐在他對向一張椅子

上。前幾秒鐘內我所想到的，現在被現實碰得粉碎了。瞧着父親現在變成個甚麼樣子，我當時有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茫然的，哽住的情緒。

『近來事情怎樣，爸？』我說了。我應當說些話。

『平常，』他說，『只是平常……』

『這將來可以恢復的』，我說，『這一定可以恢復的，』  
『唔，』他說，昏滯無神的眼睛瞧着我，『一定可以恢復的，』；可是他的聲音沒有希望沒有自信。

媽來到門口喊我們用飯去，我們起來；跟着她到餐間去。父親拖着迂緩而懈怠的脚步走着。

媽燒了一隻小雞，她把小雞放在桌上的當兒，父親瞧瞧雞又瞧瞧媽，媽避開他的視線。媽又烤了一些甘藷和夏南瓜。這些都是我平常所喜歡吃的菜，而今天她特地替我預備的，然而我覺得難以下咽。我回憶到在飄泊中所吃以度命的每餐水湯和發霉的麵包；那施食，那森林中的菜；我回憶到睡過的監獄，那搖搖欲倒的屋子，那快的緩的底貨車和爬趨全美國的活像無家孤魂似的那一大批的流蕩着的大人們和孩子們。

『怎麼樣，親愛的？喜歡吃雞嗎？』

『甚麼？……啊，啊；當然，這很好！』

## 伍

晚飯吃過，盤碟都洗過乾了之後，我請露易絲陪我到走廊那頭去。天色黑下來了，屋子裏掌着燈，大氣裏瀰漫着不可名狀的夏夜的懷戀芬味。

『坐下來，』我說，『我要問你一些事。』

她坐在走廊上那破舊灣背的柳條椅上，仰頭看着我。  
『我要你老老實實對我說，』我說，『爲甚麼事情弄得這樣糟？』

『糟透了，』她說着，晦澀底眼睛裏突有一種可怖的神氣。

『我懂得這個，』我說，『不過……糟到甚麼程度？你有沒有做工？』

『做工！你走了之後我一個月的工都沒做過。就是——星期十塊錢的速記員，現在也找不到了。』

『老人怎樣？能不能維持你們？』

「他每星期只賺到了二十塊錢。麥吉利蘭先生上月還想辭掉他咧，他說沒有法子，生意太壞了。可是他叫爸爸千萬不要着急；他說他將來一定替他想法子，就是「看夜」的職務也找給他。他待我們不錯——我不曉得若是沒有了他，我們要怎樣。」

「不錯，我知道，」我說，「不過萬一老人有甚麼不幸發生；媽要怎樣？他們有剩下甚麼沒有？」

「我想沒有吧，……不過他有保險額。前幾天晚上我聽見他們談到這個。爸說感謝上帝他的保險金都已全部納好了。」

「天哪！」我說，「他們竟談到這宗事麼？」

「唔，……啊，臂爾！」他突然地，「你還不曉得他們重大多担是怎樣可怕啊，有時我想到自己若是不能找到工作，我一定會發瘋的，我也想學你那般跑得遠遠去，但我能到那裏？我又不像你——一個男人。」

「我知道，」我說，「我知道你感到甚麼，告訴我，媽有哭過嗎？今天下午，我跑下樓時候，她的眼睛紅腫腫的。」

她沉默着，一嚮，點點頭。

「到底爲甚麼？」

「你，」她看着我，「她替你擔憂。她說不曉得你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咳，她掛念的事還不夠麼？何必再掛念着我！」

「好，你算明白了她的情形了。」她說。

「當然的呀，我明白。」我吸着煙望到街上去。幾碼外有隻狗正在溝沿嗅着甚麼東西。我望那狗一忽，陡然聽見一隻鳥在叫着。一聲，兩聲；引起我無窮感慨。我回憶到午夜的田畝，回憶到俄勒岡星光下的梅樹園地。這是輕掠而過的回憶，一會就消滅了。

「你說我能不能找到工做？」我問她。

「我不曉得要在那裏才可以找到。找工作這時比你離家以前更難了。媽今天下午也是因爲這事哭起來，她很擔憂。就是沒有甚麼工做。查爾士那家的兩個孩子已經幾個月閉在家裏了，他們每天清早便出去找着。若再沒有好的補救法子，不曉得人們會變怎樣的了。」

「他們可以喝喝啤酒呀。」



「甚麼？」

「沒有。」我再吸了一口煙，瞧着她。

「你現在很困難，是嗎？孩子？」

「我麼？啊，我沒有甚麼。不過只覺得沒有辦法。」

「是的，」我說，「我知道。」

抽完煙，我們走進去。我走上房子脫起鞋躺在昏黑裏極力不去想。等一會，我聽見他們預備睡覺的聲音。立刻又沒有了，全屋子浸在靜寂裏。我燃了一支煙，躺在昏黑裏抽着抽着。二十塊錢一個星期，我想。等到他們付還許多什貨店賬款，捐稅，抵押借款的息金，買衣服和車費，他們當然現在沒有甚麼剩下了。我想到我離家的前一年，那年我可以找到不只幾個星期的短工做。假使事情現在真的像露易絲剛才所說的那麼糟，後幾個月我能找到工做。

一股煩惱，紛亂的情緒向我進攻來。「我再也不能帶累他們了。」我想。「天呀，他們已經艱苦到這個地步了。」突然，我回憶到露易絲，當她進來喚我吃晚飯時候：我看見她站在我面前，穿着破舊的衣服忸怩地看着地上。

我躺了一會，靜看着紙煙的青煙嫵娜地上升；便把他烟頭擲出去，起來，踏着足蹣跚到窗前。拉起窗簾看看長街，街燈下面陰黯淒清地。四圍屋子沉寂得彷彿纍纍的荒塚，甚麼地方有人在嗽着，一聲乾燥的咳嗽。除了這，萬籟都寂。我又望望街頭一會，便放下窗簾，轉回身，穿上鞋子。

在街角，我回頭望了家一下，一株樹遮住我的視野，翻起外衣的領子，我大踏步向寂寂的長街走去。

## 笑

貝拉·柯汗作

## 周鏡之

穆萊躺在床上，綿被蓋着他的嘴。他的瘦長的鼻子突出在綿被外看來好似太長了，而且像密蠟一樣；兩眼閉着。他的一雙腳直伸在床邊。因為穆萊是一個長身材的人，而疾病好似更將他的身段拉長了，

他的妻子莎麗，站在床邊，很悲傷的看着他。她的手遮着嘴。

「一個人從不生病一生病就這樣利害。他今年才五十歲——正是人生中得意的年頭，」她想。

他轉過身，輕腳輕手地開始打掃她與穆萊整整住了八年的屋子。但她時時停着手回頭看那睡在床上的病人。

「我同他同居，在他看來實在是太奇怪了。在這八年之中，他雖從沒有談起這事。」莎麗自言自語。「我不喜

歡那被單的白面布。」

莎麗細心地將掃帚放在屋角的爐旁，喃喃地走過放有她紅肩巾的木衣箱。這好像層層蛾毬的香花，輕空的飄蕩的肩披。這張紅肩巾放在箱子的上面，牠有白色的紋彩，是純羊毛做的。莎麗當她還是年青，背後帶着黑長髮辮的時候，她便織染好這張紅肩巾了。

她將這紅肩巾放在病人的腳上，但病人的腳却故意的突出——那長而醜異的腳指，好似熟皮樣堅實彼此相互的在疊着。那隻腳是僵硬的直立在床上。

莎麗看看那隻腳，恐怖便抓緊了她的心胸。她的穆萊是病了。她的穆萊病得很利害！絕望的，她想着了家庭，或許最好叫她是穆楠德夫人吧。有些人……

敲門聲響了，

莎麗急忙跑去輕輕的將門打開，走進來個臉紅團團的她的妹妹穆蘭麗。

「是你！」她欣然的叫出，她眼內的憂愁暫時飛去了片刻。她不再孤獨了——只有一個人——因為現在，假設就是幾分鐘的話，她有她的妹子伴着她。同一個血淚的人伴着她。

「是的，我來了！」穆蘭麗走進屋來。因為穆蘭麗的身軀很大，大脚，大手，大腦袋，大嘴，大牙齒，更兼那宏大的聲音，所以這屋子的東西都變成矮小了。她舉起手好似她背上帶着她的兩個雙生子一樣的容易將手掌放平抵着這屋子的天花板。

她兩姊妹相互呆望着，她倆有一整年不見面了。自從穆蘭麗將她的丈夫，兒女和麵包店搬到城外，莎麗怕頭昏，不能坐車，便沒有去訪問過她了。

「穆萊病了，病得很利害！」莎麗最後才說，她的手又遮在她的嘴邊。

穆蘭麗轉身看看睡在床上的男人。

「他不像生大病的人。」她判定道。「什麼病，傷了風嗎？」

「不是傷風，還有其他的病，醫生也不願告訴我，我猜想是他的心有病。」

「心有病！你對男人就知道得這們多？」

穆蘭麗坐下來，打開她的話箱子，

「男人都是些孩子。他們連手指上有一點微傷都不知道怎樣的忍痛。他們稍傷了風就跑到客羅娜杜 (Colorado) 去耗費錢。她們好似才滿月的嬰孩樣的要人憐愛和撫養。你對他們過好了，他們便得寸進尺，什麼事都須要你。很多時候，我自己想，為怎麼他們將男人送到戰場上去作戰呢，他們是那樣柔弱的人喇！」

莎麗忍耐的聽着，她的手放在嘴邊。

「穆蘭麗，你說的話或許是真的。」她謙遜膽小的說道。「但是穆萊像這樣睡在床上已有三週了，并且，你知道，自從我倆結婚後，他是從沒有病過。」

淚珠結滿在她的眼內，一粒粒從她的面頰落下來。

穆蘭麗大而清澈的眼睛將這病人的全身打量了一下。

這紅肩巾使得她的眼睛發亮了。

莎麗揩去眼淚，喃喃細語：

「上帝爲着我應該容赦他。倘若他死了——」

「死了！」穆蘭麗不屑似的，故意將眼睛從肩巾移轉到男人的臉上。「人死不到這樣快。」

這病人在床上動了，綿被下移到口邊，他微笑着。

穆蘭麗從椅上站起，步法遲重的向床邊走。用手對她的妹子示意。

「看呀！」她說。「他沒有病。他在微笑。要死的人不會微笑的，嘿，穆萊，你說是嗎？」

這病人的眼睛還是閉着，連他的耳朵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的時候，他的身體一點也不動。但是微笑還橫流在他的臉上。

「我能夠使他發笑！」穆蘭麗武斷地說。

「發笑！」她的姊姊悲愁的重複了一句。「我真是不能使他再發笑了。」

穆蘭麗看着紅肩巾，嘴唇緊閉，一隻眼睛半開着，做了一個鬼眼。

「好吧，」她最後說，「若是我使他發笑了，你能將這紅肩巾給我麼？」

莎麗的手又放在口邊，沉思着，她知道穆蘭麗常常存心想要這張紅肩巾。

「好的，」她最後承認了。「但是你定要使她發笑。」

穆蘭麗身靠着床緣，用手敲着那僵硬的脚底，淫猥的微笑常浮沉在她的臉上。

「嘿，穆萊，」她叫他，「你不要以爲可以愚弄我！」她再將寬肥的手指放在這僵冷的脚上。男人的身軀遂在床上輕微的顫抖，她的脚指開始拘泥的蠕動了——作咯吱聲。

「好的，穆萊，你稍微笑笑如何？」穆蘭麗歡欣的問。莎麗站在她丈夫的面前，她的手遮着她的嘴。她時時注意着她的妹子。

穆蘭麗帶着堅決的神情從事她的工作。她再不笑了。她要那紅肩巾。這時候，她在病人的脚底下按摩就好像她在彈鋼琴一樣。後來她將他調子變得更緊快了，一種低微略略的聲音便從這男人的嘴中發出，但是他的眼睛仍然閉

着。

「不錯，穆萊」穆蘭麗叫道。「你一定能夠笑得大聲些！」

她用着她壯肥的手指使勁的敲着那僵硬的一雙腳。忽然，病人床上的綿被向後飛，而紅肩巾便滑落在地板上。高響的笑聲遂衝破了屋子裏面沉寂的空氣。這病人像患歇私的里亞病的小姑娘樣再三不止的發笑。但是他的眼睛從沒有睜開過。

笑聲忽然中斷。這男人從頭部僵硬到脚尖，嘴唇慢慢苦痛地自己合上，既後便再不動了。穆萊的靈魂在發笑後

自由昇天了。

「穆蘭麗！」莎麗急聲尖叫。「穆蘭麗！」

「什麼事？」

莎麗兩隻膝已跪在床下，她哭泣着：

「他現在死了！我的丈夫死了！我的丈夫死了！」

穆蘭麗身大力強的小視着這死人和這魯純眼睛中帶着困感情境在哭泣的婦人。

「但是，無論如何，我使他發笑過。」她說。「這紅肩巾是我的了。」

## 蘇俄寫真的片斷

法·金艾瑪女士

李青崖

本文係賽線上期蘇俄寫真的片斷的又一則，讀者可參閱前文。

(編者誌)

我從巴黎點心店裏帶着一個小的包兒出來，這包兒是帶着麵粉、乳油、乳酪和鮮蛋的氣味的，尤其那些蛋的氣味使我生疑，後來，我決定走進一家加非館裏，喝點熱的東西，來消費這一些食品。剛好要跨進那家被我偶然找着的商店的門，劈面就遇見一個男孩子，這類的孩子們，是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的社會新產物，骨瘦如柴，衣裳粉破，大胆，刷溜，像是一隻貓，那雙眼睛的神光，同時又兇橫又疑惑，流行的新名詞稱之 *Besprizonni* 意思就是「到處漂泊的童子羣。」這一個當時提起他右邊那隻赤條條的枯瘦胳膊，向他自己那副黑得像是洗煙鹼工人的臉上一舉，

同時伸起左手向我討錢。

在莫斯科，乞丐真是多到不可計算，多到使人不願意給他們佈施。從這種習慣，我的心腸硬了，成了沒有感覺的了。至於俄國人自己，他們却絕不厭倦，我常常看見他們接續不斷地連着好幾次拿許多銅板給許多乞丐。

我這一回居然破例了，拿了幾個零錢擱在這孩子手裏。誰知這種大度，被一個坐在加非店窗子外面一條石凳上的老太婆瞧見了。這是一個賣報的，她的商人式的本能立時自動地醒過來。於是睜起雙眼釘住了我，用一種尖銳刺耳的聲音，喊着：*Vetchernia Mockva* (莫斯科晚報)。

在她身邊，我望見在石凳上放着兩份日報。素來，我是不看俄國報的，這次我立在「大度」之中，這「大度」竟支

使我給那老婦人銷這點最後的存貨。於是我就走到她跟前了。

毫不多用說啊。僅僅從一種偶爾傳到我們身上的，我就明白這個老婦人，是俄國新名詞所稱爲 *Бывол*，*hondi*（落伍人物）之一了。

她身上那套可憐又可笑的服裝，和我們通常所遇見的，那班可憐的人的服裝相差無幾。她戴着一頂黑的皮帽子，披着一件灰色的厚皮大衣，落拓了的衣襟完全垂在她脚上，那雙褪了色的棕黑毡靴上面。皮帽子外面，又包了一條波斯式的圍巾，一直披到肩上，這幅圍巾，從前應當是很華美的，並且不僅是耀眼的，就是摸起來也應當很軟很細！根據這雙靴子和這幅圍巾，很要費點兒記憶力，才可以懸揣她從前的繁華生活。

她項頸上的那些破布條子中間，還掛着一個盛零錢的小口袋。膝頭上面，另外一隻大一些兒的，那就是盛報的了。

身邊擺着兩根木棍，這大概都是供她使用的。

她口裏不時地唱着「莫斯科晚報」，如同剛才爲我而

喊的一樣。

在她身上那些襪襖和皮大衣裏面，可以窺見他那張小臉是帶薔薇色的，如同許多老年人有時可以有的一樣。一雙棕色的活潑小眼是有光的，並且像是睜來睜去。

忽然，我瞧見她的眼睛釘住了；釘住我偶然和那小包兒一同抓在手裏的那些還沒有拆開的信。其中有一封是巴黎來的，上面蓋了一個紅色火漆的印。陡然，那雙眼起了一種越來越怪的愉快的姿勢，同時我就使很詫異地聽見這樣幾句話：

「有火漆！靠得住這是從外國寄來的。」接着她就注意地照着我。

在蘇聯的幾年勾留之中，我在街上看慣了這樣的事。譬如我們通常的用品：手套，皮鞋，以及衣襟上偶然綴的一個小結子或者一條絲帶；這本不過是很小的點綴品而已，然而已經使得莫斯科的衣履不完的女人們注目，竟不必讀到甚麼長的裙袍和漂亮的大衣。她們眼光所帶的表情，因此而生變化，成了入夢的狀態，使人可憐她們，她們時常毅然決然在街上對路過的外國女人問這樣的說：

——女同胞，請您費心告訴我：您在那裏買的這隻手套，這隻手袋，這條絲帶……

回答的話永遠是不變的：「這是從外國來的。」立刻，這就在她們的臉上引起一種變化。同時她就用一種富於屈服意味的惆悵聲音連續地說着：「對呀……對呀……我早應當明白這是從外國來的。我們國裏並沒有這些東西！」這真叫人對於她們動惻隱之念。如同天堂的門，剛好對着她們劈面關了似地。她們永遠排斥在門外。

有時候，還有些婦女表示格外胆大，格外有力，她們並不因為「外國」這個名稱而却步，每每在決定以進為退之前先探聽詳細情形：

——這樣！您從外國叫人運來的嗎？您完了多少關稅？

我們就窺見她們心裏正在那裏極力盤算。她們大概有些親戚朋友住在國外，也許這些親戚朋友，將來能夠為她們運些合于需要的東西到俄國來。她們千方百計費盡心思，去探求如何實現她們的夢想。不過，仔細權衡輕重，倘若她敢於接受一件外來的物品，也非大冒危險不可。

在我心裏所留下的這樣成千累百的偶然遇合之中，我不明白何以某天早上在特韋司街拐角上所遇的那件事，特別記得清楚。那天，我和我一位女朋友同在那地方等公共汽車。大家依着向例排成一線。因為等得過久，於是同胞同志們之間的談話，自然活動起來。

一個青年婦人，在瞧了我和我的女朋友一大陣之後，就來稱贊我們的鞋子好看。我們兩人，一個是着的黃皮鞋，一個是着的略有白色點綴品的黑皮鞋。這都不過是隨隨便便的東西，在外國，不僅決不會因此引起稱贊，並且也不會引起注意。

然而這一次，這個青年的女國民在對於我們表示了稱贊之後，略略沈思了一會兒就走到我們跟前說：

——不過，您可曉得，我應當說您應當和您的朋友把鞋子彼此交換一下；黑皮鞋和她的衣裳相稱得多，黃皮鞋就不然了，却和您的帽子相稱。

她的話真有道理：我們皮鞋的尺寸本來並不兩樣。不過，我雖然慣於接受種種意外的疑問，却從來沒有想到一個火漆印，可以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尤其，我永沒有設



想旁人可以說出這樣簡單的話：『有火漆！』如同這個老婦人剛才所說的，她把一個整的世界放到這三個字裏面去了。

她說起『有火漆！』那三個字時候的愉快態度，活像一個乞丐看見一撮金錢，一個飢民對着一盤美味，或者是一個垂危的病人望見那素居天外的福星和壽星變成人形立在自己的跟前。

在這個老婦人的態度之中却含有沈痛的成分，可以說是又悲又喜，如同過去時代的倏然復現，在我們身上所引起的驚訝一樣；這時候，誰都想起美滿的幸福時代。

她說完之後就不發言了，悄悄地伸起一隻手，來撫摸那點火漆，神情儼然接觸神人的骸骨。隨後：

——我真有多久沒有看見這東西了！

這聲音是模糊的，悲怨的。

『對呀，這是一些火漆印子，』我機械似地呆呆地答復。末了看見我這對方的思想是在過去的時代裏面勾留，看見她是「落伍者」，我就簡單地別有用意再向她說：

——您大概熟悉巴黎罷？

她的聲音陡然變了，她用一種咬牙切齒的挑戰態度向我答復：

——自然一點也不錯！就是說到歐洲嗎？我一定也熟悉！並且很熟悉。

略略休息一下，她又繼續說下去，有時候，她故意輕輕地，有時候，我的態度或者我的臉色露出一點點不肯輕信的神情，她又取了強毅的聲氣：

——我在歐洲消磨了我大半世的生活。我的初等教育是在法國受的。我在意大利學過唱歌。我也在維也納住了多年……

最後這幾句話，她是用法文說的，神情之中帶着一陣顯明的滿意。

後來，她又斷斷續續強頑地發了些問題，說了些她自己生活的斷片。不過她說的又是俄國話了，偶爾前前後後鑲一兩個法國字或者德國字。

我本來早已買了最後那兩份夜報，這個賣報的老婦人算是自由的了，她可以回家去。我就勸她回去，因為天氣很冷，我想起無論那裏，為她總比這條石凳上好得多。她

告訴我說自己是個殘疾，兩腿幾乎是癱了的，兩臂又染了風濕之症。所以她要很費事，才能夠倚賴那兩根木棍走幾步兒。現在她的報雖然賣完，她却要等候一個女孩來接她，素來是她挾着她走完這一段離家並不算遠的路線。

不過，那個女孩子竟不來了。

我向她以扶導之職自薦。她承認了。爲着這件事，她登時顯出會做過的高貴婦人的派頭。這是一種很和藹的姿勢，並且她用了那種斟酌恰當的語言來謝我。費了許多事。她才從自己的座位上立起來，即以靠住我的胳膊和擺佈自己的木棍而論，她的動作也是很審慎的，末了，我們終於上了路。

要走的路線固然不長，但是我們脚步的拍子却絕不是最急的。本來沒有甚麼事情催我們。

我這位新的女朋友有八十歲。他的丈夫帝國時代的一位將軍，去世已經很久。她有一個已經出閣的女兒，却也像父親一樣多年去世。於是這老婦人就成了孤寡了。她的朋友們呢？她用手做了動作，可以說是像迎風播種差不多：有些，逃到外國去了，有些，關在監牢裏，到西北利亞

，或者死了。

現在，她以賣報爲生。說起來，她像是還以能夠逐日自食其力認爲榮幸的。她那雙眼睛之依然有光，也許是因爲自己能夠看見許多被消滅的時代和人物，才感到一點兒老景之中所獨有的勝利罷。不過，倘若真地存在，那末這種情感不是向她本身洩漏的。

她告訴我：倘若她能夠每天賣完一百張報紙，就可以賺一個羅布。然而那件使她加重預算的事，就是這個已經很瘦的入款數目，還得減去三十戈貝，去給那個每天午後陪她到這固定地點的女孩子。剩下的七十戈貝，她說：「那才是過活的。」

——過活！怎樣過呢？在那裏過呢？我想。

每天的食料單子，既然不豐富，並且也沒有多大的變更。早餐：茶和麵包。午餐：茶和麵包。晚餐：還是茶和麵包。

以規定的辦法而論，她以一身兼有殘廢和女工友的雙料資格，當然可以享受一份食物券的權利，不過因爲她身體很不強健，手脚都有毛病，所以真沒有必要的氣力跑了

去取食物，去在食物合作社的發行所的前面排班。

她平心靜氣和我談起這些話，不過是向我說明，向她新交的這位女朋友說明自己——瑪利亞小彌海麗——如何鋪排過活；不過是叫我明白她生活中的詳情，深以得了機會和人談天為幸。

在某一句話說到一半之際，我覺得她的身體在我胳膊上面格外靠得重些，像是她已經缺少氣力，她向我說：

——您應當原諒我，我現在是那樣的衰弱的。我時常發暈，幾乎時常發暈。

隨後，她頗為羞怯，向我說明這種不如意的事，並非由於先天衰弱而來，却是由於她意志上的獨立境界，末了，她的態度像是一個人得了一個難題的解決方法似地，懇摯地向我說：

——尤其是因為我身上缺少脂肪。時常，我瞧見自己快要發暈就想起這件事。現在我確有把握，承認因為缺乏脂肪。

末了，她又簡單地問：

——對於這一層，您怎麼想？

她不待我回答就繼續地說：

——我到了做得到的時候，定要買一個有奶油的點心給自己吃。照這樣辦法，我可以得點兒奶油。

隨後，她恐怕我會錯了意，他不肯以抱怨自居，所以又故意很滿意地說：

——現在我漸漸復原了。我吃過一點肉，您可曉得！是哪，幾天之前，我吃過一點肉，那是一個蒙古婦人拿過來給我那隻貓吃的。我很愛貓，有好幾隻餓在家裏。偶然看見我臥房裏面有些活的東西，我就覺得不大孤單了……我那回吃的肉一點不壞。

她說到「很愛貓」，同時用腦袋表示一個很有趣味的動作，我真不很明白那蒙古婦人拿了甚麼壞了的東西來給她那些貓吃！

我問她住的地方好不好。

她說自從這一十二年以來，她始終住在我們正對着走的那幢房子裏面的一間又小又濕的屋子裏；不過我到後來，又曉得這間屋子從沒有生過火，而在莫斯科的冬天，誰都曉得寒暑表所記的，總是冰點以下的三十度到四十

度。

她的臥房，就和那幢房子的看門人的同在一層，從前，她在這幢房子裏面，住過由八間房子所成的一層。

在蘇俄，時常撞見許多「落伍的太太們」都有些瘋意。她們的薔薇色客廳和蔚藍色客廳，在她們都視為必要的，她們的主張和理由，就都附屬於這種觀念上面。她們只談這一套，而每次新的談話，徒然加增種種視幻想為實際的遺憶。

這個殘廢的老婦人，她也一定有她的薔薇色客廳；不過她絕沒有談起。

我們始終一拐一拐地走，居然快要走到一所前面排着白色圓柱的大房子跟前了。她就是在那裏的後院有一間小臥房，獨自占住一間屋子，在她真是幸事。這是一種真的寶藏。不過也同任何物質上的寶藏一樣，這一件不是絕對可以放心的。她時常害怕生病。生病，就有人引她到醫院裏面去，於是這間獨自占住的臥房，為她就算是完結了！那些候補等缺的人都是衆多而且不耐煩的。不過這老婦人能夠奮鬥，她不肯讓出來。她盡力攀着這點兒可以保存的

唯一財產：一方每天可以休息幾點鐘的容身之所。

和她同住一層的那個看門人是一個酒醉鬼。每逢他喝醉了的時候，總說是要弄死這個老婦人。她有好幾回，從窗口喊着那些鄰居來救命。

我們到了目的地了。她央求我幫助她穿過那個院子，因為她害怕孩子們常常對她扔石子並且侮辱她。

走到那條烏黑的扶梯下面，我就抽了賂膊，那地方全是貓的味兒和霉的味兒。她想獨自登樓。素來，她一面靠着牆一面撐着木棍，就慢慢地把自己移到樓上了。

她在謝了我的引導之後，就預備側轉她那因年邁而彎曲的脊梁——那條波斯式的圍巾就在脊梁上面結過疙瘩。然而她却又用高貴婦人的態度再對我說：

——請您將來再來送我一次。和您再會面實是很快活的。和您談天真是有趣的事！

隨後略略歇了一下，她又變更態度再說：「倘若您有時候肯來送我到臥房門口，那就真算是殷勤。」着您走真是那樣得勁。那個天天陪我走的女孩子究竟太矮。您呢，若以身材而論，可以說是上帝為我造的。」她說到這幾句

話，同時抬起頭來仔細用眼光度量我，這簡直是監察者和估價者的神情，從前皇室禁衛軍的連長，對着一隊新兵認爲身材長短合意的時候，也許也要常用的。後來她帶着微笑再說：

——到了這裏，無論遇着誰，您都可以向他探聽「造謠婦人。」這樣，就有人立刻給您指點我的臥房。他們給我這個混名，爲的是我歡喜說話。在這幾年那樣可怕的年頭兒，我對於自己從窗子裏看見那班強盜如何闖進我那些住在這裏的朋友們家裏，如何把他們牽到監牢裏去，向來是不肯不說話的。並且一到天黑，那些駕車子的人就到了這倆院子裏面了，幾點鐘之後，他們的車子裝滿了各式各種的器具，和他們一齊靜悄悄失踪了。他們連窗幃都要啊。我呢，我從我的窗子裏面，對他們說過許多硬話，不過這些硬話都是真的。

她說到這幾句話，一面伸一伸自己的腦袋，勉強豎起自己的腰幹兒；然而她那雙不得勁的腿子絕不許她這樣做。我當時所最詫異的，就是旁人居然對她那樣容忍，居然讓她太太平平；到現在我還沒有明白。

她再向我提起她的名子：瑪利亞小彌海麗。我們用那最細膩的和藹方式，用從前的禮節，彼此道了別。隨後，她從容轉過身軀走上了那條烏黑的扶梯，於是我只看見一條包在灰色皮大衣裏面的老年人的彎脊梁了。

世上最能持久的聯絡，是可以由本身組成的；這些聯絡，根據不可目覩不可預觀的力量指揮，自行產生，自行團結。如同一張網子似地，牠們可以包羅許多人和許多事，可以叫這些人和這些事變更外表，可以給這些人和這些事一種特別染色的生活，這種生活，就在我們身上找着一種很爲特別富於感覺的共鳴了。我們的世界就因此展開。瑪利亞小彌海麗自從我表示偶然的「大度」在那小乞丐的黑手裏留下幾個銅元之際，就到了這種境界裏面了。

現在，我想爲這賣報的老婦人做點兒事。仔細推敲，這是頗爲應當審慎的。此外，一個外國使館女隨員的交誼，對於這個被我保護的她也可以引起危險，並且還應當考慮這個可怕地變動不拘的人物，究竟是一個好管閑事的賣

報老婦人，或者是皇國時代的某將軍的寡婦。我這種美意要怎樣去表演呢？

我依然受了這種遇合的支配。忍不住把這些事情告訴我那個同事，我的女朋友。開始，對她於我的敘述大笑，後來，她也決定和我協力去幫助這個可憐的窮婦人。所以第二天；我們抱着滿腔的盛意，去找我們那個預備視爲被共同保護者的她。

瑪利亞小彌海麗坐在習慣的位置上，坐在加非館外的石凳上，不時用尖銳的聲音喊着她的晚報名稱。她的存在，爲路過的人真是很容易發現的。

我在她跟前立住腳，問她是否記得我。她向着我身上仔細四處瞧了一會兒。因爲專心極力記憶，她的眼睛幾乎埋沒在眼臉的縐紋之中；隨後她舉起那隻小而發縐的右手，伸出三個指頭做了一個動作。末了才說：

——等一等，等一等……我立刻就會想出來……一個外國名子……對了。我想着了，艾瑪，對嗎？

在這樣證明之後，她就用她那最動人的態度對我說：

——早安，好朋友，看見你，我真快樂。那天夜晚你

給我幫忙，小艾瑪，我謝謝你。

這位將軍太太和我用「你」相稱了，我恭恭敬敬向她介紹我的女朋友：弗荔大小愛度華小姐。

「很榮耀，」瑪利亞小彌海麗說。接着她還說了一兩句恭維的話，以後她的談鋒就轉變了、刷溜潑刺的態度，我想起她當年在自己的薔薇色客廳裏面一定是這樣的。「昨天傍晚，您的朋友艾瑪做了一件叫我贊嘆多時的壯舉。她不怕虛耗光陰來陪我這樣一個老太婆。並且我們在路上時候，專心談過許多有趣的事。聽了你朋友說的話，我才曉得自從我離開歐洲之後，歐洲的事也變了許多……」末了。她就這樣談到音樂和繪畫方面去了。

我和我那個女朋友，都決定邀這個老的女商人，到那貼近她營業地點後面的加非館裏去，請她用一點可以到手的東西。不過這個好計劃，實行起來却沒有理論那樣方便。我們覺得有點進退失據了，換句話說，想到我們的提議漸漸越來越難於開口，我們竟有點胆怯。

末了，我們費了許多曲折，才向瑪利亞小彌海麗發表了我們請客的意思。

上帝！這點意思，竟在我們這位年邁的「女朋友」心上，引起了何等的陡來變化。這竟是一錠硝！她如同受了魔術立時自身起了變化。她呆呆地瞧着我們，儼然我們在頃刻之間都成了瘋子，她舉起那雙小得像孩子們的拳頭那樣小的拳頭對着我們，末了用在她在賣報時喊的那樣的尖聲音開始憤憤地向我們說：

——在這時候！這是我賣報最好的當口！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嗎！您叫我拿這些報怎樣辦，到了夜晚，倒霉的人！

她那張小臉，因為生氣全部發抖了。憤憤地把自己一絡從皮帽子裏面鑽出來的花白頭髮藏起。

我們兩個人都有點難為情了，彼此面面相覷。

瑪利亞小彌海麗用異常活動的動作，重新變更了姿勢。她又瞧着我們，不過這一回，却像一個人瞧着一個剛剛責備過的孩子，然而又想去安慰他一樣。

我試着向她解釋，說我們唯一的指望，就是要和她好好地蹲在一處樂一會兒。像這樣的冷天，坐在一家加非館的生了火的廳子裏，可以格外自在一些……我們就想起：

她這時候，承認我們的意思不過是為她個人的好處。

所以完全不生氣了，用一陣美妙的微笑瞧着我們，末了向我們說：

——既然你們這樣堅持；倘若你們有這樣好的意思，那末就去買一個小麵包給我。這辦法不叫你們太費事罷？

於是我們兩個人就都進了那家點心店了，心裏覺得都受了一點兒刺激。我們這時候決計叫瑪利亞小彌海麗驚訝一下。所以我們替她挑選的那包東西，是很用心才組織成功的：幾個甜的小麵包和幾個用米用白菜做餡子的煎餃子。我們還說：「傍晚時候，坐在她那間沒有生火的臥房裏面，拿這個和茶一塊兒吃，為她真是再好沒有的。」

我們有點兒害羞，不過我們又抱了點兒勝利的滿意，然而我們却極力遮掩，於是走到那個老婦人跟前。

我們剛好拿那隻牛角形的灰色紙包交給她，她已經從紙包底下感到煎餃子的溫度。登時顯出一陣強烈的厭棄動作，把腦袋向旁邊一偏。她向我狂喊，儼然是一個居城的太太，責備一個不懂吩咐的新自由間來的鄉下婦人，也許她還把我當做一個傻子看待：

煎餃子！唉，上帝！你發糊塗呵！你算是沒有看見這是用假奶油做的！趕緊去換罷！

這真是不大想得到的事。我們立在那裏，像是到了另外的一個世界。我真要笑，真要笑！我不敢望我那個女同事，當然她那時候的情形也和我的相等。只要眼睛略略動一下，身上略略動一下，就可以把那條阻止狂笑的脆弱棒兒一下折斷。

末了，我證明自己可以掌得住，我就宛轉地說明那紙包裏面也有甜的小麵包……說她可以拿那些甜的小麵包給那個陪她走路的小女孩子吃。

然而說來竟沒有用處。恭敬，可不是不如從命嗎？我們就這樣辦了。並且是很服指揮的，說句實在話。

瑪利亞小彌海麗的態度是很了然的：以賣報的女國民面論，自然可以和那些貓去分管蒙古婦人送來的壞肉，若是在將軍太太的地位，那末她的胃口就完全不同了；自然不要想把那假奶油煎的餃子放到那裏面去。

從那點心店的大玻璃窗子外面，瑪利亞小彌海麗用眼光追隨我們的行爲，然而另一方面並沒有忽略她的賣買。

那個坐在點心店裏櫃台上的青年女子是很和藹的。她從她的坐位上，已經望見了我們在窗子外面的事情，甚麼她都早明白了，用不着看見我們抱着不得意的態度再回到她的店裏來。她告訴我們，說是顧客們因為那個賣報老婦人而特地跑回店來要求對換親自選擇的點心，這並不是第一次。她記得某一次。一位女國民在她手裏買了許多有乳酪的點心。不過「那位太太」不愛這一種，她除了攔了新鮮乳油的點心之外，甚麼也不吃，當然，這個「女慈善家」只有服從，於是也來對換貨品。

始稱是微笑的，這個青年女子，當她向我們說起瑪利亞小彌海麗的這些妙事的時候，以及她從那牛角形的紙包裏面取出那些煎餃子，再放在那隻鉛箱子裏面去烤，然後再挑選各種甜的小麵包去代替的時候。

這一次。瑪利亞小彌海麗欣然接受我們那只紙包了，隨後她說：「我應當還您多少錢？」同時她對自己那只黑絨小口袋，做了一個很貴族的高妙手勢。

我們如同去扶穩一只失了重心的花瓶似地，連忙央求她取下這點兒不腆之儀，這點兒算不得甚麼的東西。末了，她就任憑我們辦了。謝謝我們。帶着微笑拿那個紙包攔在她身傍的石凳上。



# 父母子女

葉永蓁

## 三

由於這種夢境和回憶在他的眼前重疊地展了開來，直到了第二天醒過來的時候，馬維驥還覺得自己的精神非常恍惚着；而且，在他的心裏，更彷彿增添了幾件特異的事情似的，使他那心上的傷痕，也越發深深地刻了下去。他老是在想着那種種迷離的憶，老是在想着那夢境裏的婦人，老是在想着去年那件近乎滑稽的事情中的那個可憐的女子。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竟醒過來的，正猶如他昨夜不知道怎麼竟睡了過去那麼地。他一醒來的時候，就本能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微微地從椅子上裏站了起來，疲乏地伸了一個懶腰；然後仔細地向四圍看了一眼，才依稀地辨別出來自己昨夜竟就靠在這椅子上睡了一夜；他不自覺地向這椅

子上注視一下，這椅子上還有許許多多淚跡未嘗乾去。於是，他心裏那種老是在難受着的情緒，又漸漸地漸漸地浮到他胸口上來了。

他沉默地在那張椅子裏坐了一會兒，接着懶洋洋往窗口那地方走了去。他把那兩扇關着的窗子，半意識地都一扇扇向外而關掉了。

窗外滿是人聲在擾攘着，間着也有幾聲嗚囀的鳥聲，隨着春風一陣陣由那極司斐爾公園裏吹了進來。馬維驥一聽到這幾聲鳥聲，無目的地把自己的視線也投向那極司斐爾公園裏去。

極司斐爾公園裏滿是陽光照着，那些樹木在陽光底下，好像極其愉快地各自扭頭擺頭地在搖來搖去。風也故意和那些樹木在調情着的樣子，那些樹木的葉子都拒絕着風的調情，一張張羞答答地相互在躲避起來。

馬維驥無端地好像受了一點什麼感觸，回過

頭來在自己的房子裏看了一看。然而他這房子裏，這時候連一點點陽光都沒有！他是仍舊那麼帶着一種灰黯的顏色，牠是仍舊那麼陰森森地停留着一種刺骨的冷意；而這冷意，反因着窗外的春風吹了進來，愈加濃厚地把他包圍住了。

他輕微地打了一個寒顫，也輕微地感到自己差不多是這世界上被剩餘下的一個人。他自己也許以為是給着，但在那些陽光，那些樹木看來，他活着却是多餘的啊！

他感到沒有點快樂，他心裏也不會給這春鼓蕩點熱情出來。不用說連那和他調情的人現在沒有他的這種活下去的日子中出現，即是那個帶他走進這世界上來見一見世面的人呢，此刻也不知道到底在那裏啊？他依然坐在那椅子裏去低下頭自己將兩手相互地在搓着。他記不起自己這時候應該去做點什麼事情才好，甚至于記不起這

時候已經是什麼時候了。

他便是這麼地在坐着，那家裏的老媽子走上樓來在他房子外邊敲了敲門。他順順地答應了一聲，她告訴他要他下去吃飯。他於是只好不耐煩地站了起來，慢吞吞地走出自己這房子外邊跟那老媽子走下樓去。他一邊扭好自己衣服上的扣子，一邊草草打了點水去洗臉去了。

待到他洗好臉一走進客廳裏去，他那父親，後母，以及後母所生的弟弟，都已經吃好飯了。他父親，後母這時候躺在那客廳左邊的一間廂房裏在燒着大烟，那些烟氣透進他鼻孔裏來，使他的頭腦乎也有點作痛。然而他們卻感到非常有趣地似的，一邊在着燒烟，一邊還用種相斷斷續續地在互在戲謔的態度，兩個人說說笑着。

他們最初說到關於回力球場裏的事情，他那後母讚不絕口地說那亞爾培的球怎樣好，她說自己有一次買了亞爾培地兩張獨贏的票，亞爾培地先前一起輸給那個第五號的什麼海拉多五個球，她心裏很着急；但後來，亞爾培地起勁起來，他那五個球馬上都贏回來了。到了結果，她那兩

張獨贏的票，也就買得中。她分了三百多塊錢來。她快活極了，到現在也沒有忘記他。只要一跑到回力球場裏去，一看見亞爾培地出場，她總買他的票。她說自己買了他的票，就輸了也都承願。

他父親一聽他後母這麼在說，似乎很討厭聽的樣子，便「唔，唔」地答應了一兩聲，隨後聽她說贏了錢，也自己笑了出來，說亞爾培地的球到底

不錯，有根底。最後又聽她說買亞爾培地的票，就輸了也都承願，頓時不高興地把話頭轉到跑狗場裏去。他說跑狗場裏比回力球場好，雜做弊，如果單買位置，一個晚上贏百把塊錢是很有把握的，這些畜生畢竟比不得人那麼聰明，牠們只要看見電氣跑了出來，就拚命地管自己追了上去。

可是他後母說他父親門檻還不精，據他聽人說，那些狗在未起跑以前，也可以打藥水針使他們跑快點或跑慢點，或者有時候養隻雄狗，遇着一隻母狗，那就糟了，任你買牠票的人怎樣在心焦，牠們也還老是在一塊兒糾纏着，死也不肯再跑上去。他後母說到這裏，不知道怎麼「格，格」地大聲的笑了起來。他父親也在笑着，接着一想會

聽見她說聽人說，疑惑地問她那個告訴她的人究竟是什麼人。她將這話支吾了過去，遂即把嘴脣湊到煙槍上「嘶，嘶」地抽了幾口大煙。抽了幾口大煙之後，她把那煙槍讓給他父親，自己喝了一口茶，又另外說到旁的事情上去了。她說大馬路上什麼綢緞店裏的綢緞怎樣，顏色怎麼好看，

質料怎麼精緻，價錢怎麼便宜，穿在身上又怎麼貼服，她打算自己要做幾件旗袍，問他父親可願意不願意？他父親回答說她旗袍有了上十件了，可以不必做。她就打斷他父親的話，自己搶着說那些旗袍怎麼不合樣式：有的太短了一點，有的下擺太大了一點，有的領子太矮了一點，有的衣襟旁邊沒有滾邊，這麼那麼地說了一大套。他父親聽見她說得很有理由那麼，也就半答應半不答應他「哦，」了一下。她裝了一筒煙遞給他父親，他父親也在「嘶，嘶」地抽着。她於是憑空地又說起什麼理髮店裏髮髮怎樣，一燙起來，就可以五個月無須再燙。她說自己這頭髮燙了只有個把禮拜，目前却都一根根的翹起來了。他父親在這時候大概在她的頭髮上動了一下或臉上擦了

一把，她半惱怒半就笑地罵了他父親一句「怎麼你越老越不成樣子了？白天裏也還這麼動手動腳！」他父親彷彿嬉皮賴臉地在笑着，接着低聲地說了幾句討饒的話。

馬維驥一句句話都聽得很清楚，他幾乎連飯也吃不下去了。那些飯却又冷了的，他吃了一口，好像咽下一口什麼冷食似的。那碟子上的菜也都沒有了，只有幾根魚骨頭和點點鹹菜剩着。

他那後母所生的弟弟，坐在廂房門口的另一張椅子上拿了一副牌在打「五關」。他打通了一關，自己嘻嘻哈哈地在笑着。他連眼都不向馬維驥看一下，馬維驥也不怎麼在看着他。

馬維驥吃了淺半碗飯，他那弟弟忽然「媽」，「媽」那麼大聲地叫了出來。他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抬起眼瞞住他那弟弟一看，他正扁開嘴吧來不住地笑着碟子上的牌在笑着。

「媽，媽！」

「什麼事情啊，阿駿？」

他那後母把煙槍一下子慣到煙盤裏去，笑嘻嘻地從廂房裏走出來了。她扭扭擺擺地在走着，

一邊嘴裏這樣親熱地在問她自己的兒子，一邊那聲煙氣隨着她的說話噴了出來像一層濃霧的模樣，在他廂房門口一團團地散開來。

「媽，我「五關」打通了，你來替我算算「酒色，財，氣」，看！」

阿駿跟着他自己的母親，那嘴吧更加扁了過去。

「真的？你「五關」打通了啊，阿駿？你倒有這麼本事！」

馬維驥那後母露出了兩顆金鎖的牙齒，走近阿駿旁邊。仆在阿駿那一張椅子上去，在替阿駿算那「酒，色，財，氣」。她也曾微微地向馬維驥掠了一眼，馬維驥正在夾了一口鹹菜送到自己嘴裏去。

他那父親也用着方步慢慢地踱了出來，一直踱到了他後母站着那地方，將肚子凸出貼在桌沿上睜着眼睛在看。他一邊在點點頭，一邊像在自言自語那般地，嘴裏說。

「酒，五點；色，九點；財，十二點；氣，兩點；哈哈，你這個孩子……」

彷彿有誰在抓馬維驥父親的喉嚨那麼堵，他「格格」地笑起來了。他很高興地在阿駿的頭上摸了幾下，又隨口稱讚了阿駿一回。

阿駿也不禁越發覺得自己的得意，忍不住向他父親做了一個鬼臉。

「哈，哈，哈，你這個孩子……」

馬維驥那父親把視線掃到馬維驥後母的臉上去了。

馬維驥裝做着自己沒有看見。

可是，突然，馬維驥那父親覺得自己右肘上被馬維驥的後母掣了一下，他忙的回過頭來。一回過頭來瞥見馬維驥還在着吃飯，便放下臉來兩眼儘是望着馬維驥烏溜溜地在轉着。

他這樣看了馬維驥好一些時候，也不問馬維驥一兩句話，宛如自己非常掃興地，掀起那廂房門口的簾子，一步步地走進廂房裏去了。

一看見自己這個家竟是這麼慘的一種情景，馬維驥就連那淺半碗飯也吃不下去了，他遂即將那碗飯放下來，自己低下頭急急地跑上樓去。他像從一種什麼可怕的地方逃了出來那麼地，兩

脚一跨進自己的房子裏，就氣喘喘地喘了一口氣。

他在託爾斯泰的像面前站着，眼裏隱隱地含着點點眼淚。託爾斯泰的像射出了兩股苦痛的眼光，憐憫地撫慰地釘住他在看着。

於是，他才半意識地苦笑了一下。他說不出自己的心境究竟怎樣。他感到自己這個家，已經一天快要埋葬在那墮落的坟墓中去了，他不能在這個家裏永久存在着。他必須自己去找了一條活路，用種勇氣從這坟墓中爬了上來。

然而這，其實還不是馬維驥那種苦惱的所在，馬維驥深深地到了苦惱的境地，也決不是這些細微的瑣事才弄得他成爲這樣的。他移動自己的脚步走了幾步，漸漸地走近那張床旁邊去。

他在床沿上頹唐地坐了下來，不絕地有種驚慌的心在他的思想裏蠢動着，他在想着怎樣才能夠使自已把那種種在心裏的傷痕忘掉或消滅掉。他總不能長此在這種苦惱裏面活了下去，他要需求一種『人生』的意味。縱就說他永久在悲哀中活着，但也不應該使他的生命僅只做爲一種悲哀

的食料而將他無目的地浪費掉的。他也明知道白己前途裏的憧憬已被他的現實的世界所破壞，可是他，難道再承認自己在這現實的世界中，儼然在一個角落裏期待着另一種更悲哀的結果嗎？

『不，不！』

在這剎那間，馬維驥有好幾次都如此在解答自己。

因着他這麼在想，他的精神也稍爲輕鬆了一點點，似乎有一線微弱的光明，在他的眼前一時亮了起來。而窗外的那些陽光，却也於這時候慢慢地有些斜照進來了。

可是同時，那幾件特異的事情，那幾個模糊的幻影，重復歷歷地映在他的眼簾裏面。他胸口頓時感覺到受着一種窒息了的樣子，悶悶地彷彿有一片破碎的網在他肺葉四圍張了開來。他屈着自己的指節，輕微地在胸口敲了幾下。

但每敲了幾下，他就隨着咳嗽了一兩聲。他又呆呆地在坐着，猶如一個失了一切知覺的人差不多的，僅是低下頭在出神。

大門外駛了一輛汽車在叫着，馬維驥那父親

，後母，以及後母所生的弟弟開了大門吱吱喳喳地一起走到那汽車裏去了。

他抬起頭來不自覺地嘆息了一下，在床邊的那張椅子上的書堆裏掏出了一本復活。他希望自己能在這復活裏面找到了一種啓示，便竭力安下心来將牠看了下去。他看得很仔細，似乎是逐字逐句那麼地看了下去的。

一口氣馬維驥看下去幾十頁，但當他看到其中有幾頁裏，託爾斯泰描寫喀羅莎之變爲瑪司洛娃墮落下去，說是因爲當時得不到『一個保護的人』。他看到這裏的時候，心裏不知道怎麼，竟猛地地跳了一跳。他感到這幾個字好像貼在他的腦膜上一樣，一閃閃地在擊動着他的全身。

他把那本復活放了下去，閉着眼睛在想着那個於他有親切關係的人，也許這時候爲了得不到『一個保護的人』，也在什麼地方幹着和喀羅莎類似的事也不一定的；他更厲害地全身都在發抖起來了。

『一個保護的人，一個保護的人……』

馬維驥將這話重複地在自己心裏念着。

接着他想到了那個可憐的女子。那個可憐的女子，他却千萬萬地看見她在人間的活地獄裏在受罪。他給這一事實隱隱地挑撥起一種近乎狂熱的情熱，隱隱地挑撥起一種近乎俠義的願望，他就像下了一種什麼決心似的，自己一下子由床沿上站了起來。

他摸一摸自己的發囊，發囊却還剩下十多塊錢模樣。

在靜安寺路一帶馬維驥慢慢地往東手面走着。他對於這路兩旁種種喧擾的聲音，一點都沒有聽到。他的腳步很著實地踏了下去，待折了幾個彎走到了愛多亞路的時候，愛多亞路中央那盞紅燈很猛烈地投射過來，才逼住他不得不停了一下子。

於是，他得再想了一想。

他打算跑回家，猶豫莫決地在躊躇着。

但馬上，後面有許多人在衝了上來，他不由自主地給那許多人擠了過去。車的流人的流在他的左右奔馳着，他從這些車叢中，人叢中踏到一條橫馬路的人行道上了。

人行道旁邊店家裏的電燈都已經亮了起來，

她們一盞盞地各自向着馬維驥在睜了睜眼。

馬維驥很超怯那麼地，找到了那條熟識的路，找到了那條生疏的衙堂，管自己低下頭走進去了。

一間客堂裏坐着幾個陌生的人，用着陌生的眼睛釘住他看。

他忙地走上樓去。

「耐叔恰人嘅，先生？」

當他走上樓的扶梯中間，一個妖嬈模樣的女人擋住他在問着。

「美竹在家嗎？」他臉緋紅地說出這一句話來。

「美竹？」那女人向他看了一眼？「俚乃老

早搬脫哉！」接着回答說。

「那搬到什麼地方去？」

「俚那價曉得俚乃搬到陸裏去？弗曉得！」

馬維驥立刻呆了一下。

他走下樓去恰巧客堂裏走進來一個三十光景歲的男人，他滿臉堆着笑容，翹了翹下巴，和

馬維驥打了一個招呼。他拉住了馬維驥，輕輕地在問着：

「耐先生阿是找美竹？」

馬維驥點了點頭。

「倪倒曉得俚乃第歇住陸陸裏，阿好倪帶耐

先生去一趟呢？」

那個人一邊小小心地這麼在說，一邊兩眼

不住地看着馬維驥的眼色。

「好的！」馬維驥在想了想。

「難耐先生跟倪來！」

那個人聽見馬維驥答應他，立即很高興地將身子閃到客堂裏去了。馬維驥也就跟在那個人後面，臉上熱辣辣地走出那衙堂去。

他跟着那個人再穿過了幾條陌生的路，穿過了幾條陌生的衙堂，終於把美竹那住處也找到了。

他給了那個人幾毛錢，那個人先走進門去告訴那老嫗子。

「呢，大少爺來，倪當恰人？」

那老嫗子作着笑臉的樣子，自己靠在門口迎

馬維驥走進門來。

『美竹，美竹，客人來啦，大少爺來啦！』

那老媽子又這麼大聲地在叫着。

馬維驥馬上感到了幾分催促不安的神情，照着那老媽子的指點，把頭簾拉下一點走向美竹房子裏去。美竹也正由她房子裏走了出來，她一看見這個來的客人好像帶了一副極正經的臉孔，倒自己吃驚了一下；隨後從一種回憶裏記起了馬維驥的影像，才快活得什麼似的，悅的和馬維驥作了一個縮笑，兩個人一起踏進那房子裏去。

『那價會尋到個搭來哩，馬少爺？』

她垂着頭靠在馬維驥的肩胛上。

馬維驥勉強地笑了一笑。

『耐恰事體格忙？那價到第歇辰光才來看呢？』

『倪想領養！』

馬維驥又勉強地笑了一笑。

美竹看見馬維驥儘是這麼在發笑着，她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話了。她原在打扮着的，這時候也沒有怎麼打扮好。她因此走近那張梳妝台旁邊去，對着一面鏡子，繼續一下地在做她自己的

事情。馬維驥自己揀着一張乾淨的椅子坐了下去，有意無意地在這屋子裏看了一圈。

這房子是個亭子間，比普通的稍許大了一點點。裏面擺着的東西，都是很陳舊很陳舊的，那一張茶几的一隻腳，底下也還放了一塊磚頭在墊着。那一領帳子雖然白了一點，但給那黯淡的燈光照了過來，幾乎是含着一種像一個人快到了垂死時候那模樣的那種慘白的狀態。牆壁上掛着幾張香煙公司裏的畫片，色彩極不調和地上邊滿覆着一層塵埃。

他將眼臉閉了下去，用一隻手在自己額角上摸了幾下。他恍惚地覺得自己怎麼竟會自動地跑到這麼的一間房子裏來坐着，便不禁有點奇怪起來了似的。種種不可言說的心情在這頃刻間由他的心裏，由他的思想裏，由他的感覺裏擠着湧了上來，他又在不知多少回地在想着自己，在想着自己這個家，在想着那個於自己有親切關係的人，在想着這個現在和他坐在同一房子裏的女子來了。種種精神上的損害使他意識地變為官能上的毀滅，他到這時候差不多象要哭泣起來，那麼地

，在肚子裏嗚咽着。

那老媽子在樓下沒有聽見美竹房子裏有什麼聲響，自己一步步地走上樓來了。美竹習慣地一聽到那老媽子的腳步在扶梯上響着，驚慌地站起來動一動馬維驥放在額角上的那隻手，趕緊把頭低下湊近馬維驥的耳際，低低地向着馬維驥，說：

『馬少爺，耐阿是德哩？倭末翻滾床裏嚙阿好？』

馬維驥睜開眼來在點了點頭。

美竹扶着馬維驥躺在那床裏去，自己坐在馬維驥的頭這一邊來眼看着她馬維驥在馬維驥的身上這麼那麼地在調情着。馬維驥將她那兩隻手扳住了，呆呆地儘是一聲都不響。一陣沉默在他們之間開始停留下來，那老媽子却在這時候也走進美竹這房子裏來了。

『晚，大少爺，耐幫幫倪美竹個忙，今朝夜裏住個搭，阿好？』

那老媽子看見馬維驥已經躺在床裏，就躡住眼邊地向馬維驥在問着。

馬維驥苦笑了一下。

那老媽子也儘是在笑。

她就這麼地在這房子裏站了好久好久，然後和美竹傳遞一個眼角，才自己慢吞吞地走出這房子外邊去了。

美竹也跟那老媽子走到這房子門口，那老媽子拖住她嗚哩咕咚不知道在說了幾句什麼話。她接着走進來了，把這幾句告訴了馬維驥，彷彿很担心但又很自然似的，兩眼呆呆板板地在向馬維驥看着。

馬維驥點了點頭，馬上將這住夜的錢付了給她。

她笑嘻嘻地接過了馬維驥手裏的錢，自己穿好了那件厚呢的大衣，一邊伸出手在馬維驥鼻子上捏了幾下，一邊裝了個媚眼兒在馬維驥臉上掠了一掠。

『雖末，馬少爺，耐一幹仔細一歇歇，阿好？倪要搭倪媽媽到外頭去一掠！』

她走上前去靠近了馬維驥。嘴裏在這麼的牛吞牛吐着。

『怎麼？你還要同你娘到外邊去一掠？』馬維驥奇怪地問了她。

『是個』。她像苦痛地答應了一下。馬維驥於是一聲不響，讓她把那帽子放了下去。

他聽見她一步步地由那樓的扶梯上走了下來，就猶如她一步步地在他的心裏踏着那樣。他感到了自己受着一種異常的苦惱，這苦惱更使他在這現實的世界裏面看見一個怎樣可憐的女子給旁人竟是怎樣在欺凌着。他想到了復活裏那一句句子，自己就自言自語地說出來了！

『呵呵，一個保護的人，一個保護的人……』

馬維驥不住地這麼念着，他眼看着那帽子在發呆。

那帽子上却也渲染着許許多多關於這個可憐的女子生活的血跡，牠們此刻正一點點地在他的眼前擴大開來。他好像看見她現在恰巧走到了一條路的轉角那地方去，她就站在那轉角的地方東也在張了一下，西也在張了一下。

忽然有幾個人走經她面前過，她忙的走上去把其中有一個人拉住了。她拉住了那個人說了不少的好話，那個人可是選取也不向她看。她還拚命地拉住他，自己也一步步地跟着他走。一直走了很遠很遠的距離，她才無可奈何地將那個人放掉了。

同樣的動作她拉住了第二個人，第二個人也這麼樣的在對付她。他一邊在掙脫着，一邊以調笑的樣子在和他湊趣，她從經驗中又覺得快要成爲絕望了，又只好放掉這第二個人走了去。

接着，第三個，第四個……她拉住了，又放掉；拉住了，又放掉，……那老媽子在她後面催着，罵着，甚至于擰着，打着……

宛如神經失常那麼地，她眼看這個人人在笑着，又眼看那個人人在笑着。她在街心裏這裏也奔跑着，那裏也奔跑，接一連二的失望使她堆下滿臉的愁容，她在埋怨着，氣憤着，悲哀着，哭着，叫着。腦袋漸漸地有點昏了的模樣，手足也都不時地在拘攣着了。她靠到這一堵牆壁上站了

一下。等到那一堵牆壁上也站了一下，一個巡捕走了過來，她在逃避着；過路的人走了過來，她在迎上前去，攔住他，拖他，跟着他走，……笑，笑；哭，哭；……

希望，絕望；絕望，希望；……

馬維驥這麼地在想，這麼地在看着馬維驥發呆。

「呵呵，一個保護的人，一個保護的人，……」

時間就在他這種發呆的神情中過去了，一秒秒鐘地，一分分鐘地，一刻刻鐘地，一點點鐘地。到了快十一點鐘了，他才看見有一個女子的影子映到那帽子上來在動着。

這個女子疲乏無力地在喘息，但她每喘息了一口，似乎都有種近乎怨艾的情緒，蘊藏在她的感覺裏被呼了出來差不多地。她急急地脫了衣服，掀開帽子在馬維驥臉上擰了一把。

「馬少爺：耐阿是睏過一歇歇哩？」

馬維驥在搖搖頭。

「難末，阿是想睏？是個？」

馬維驥笑了笑。

她一看見馬維驥在笑着，就叫馬維驥坐起來把衣服也都脫掉了。她躺在馬維驥旁邊，將大腿擱在馬維驥身上。又故意地將自己的肩胛都露在被頭外面，點了一支煙一口口地在抽着。過分的疲勞使她不得不找一種過分的刺激，她這時候倒用種怡然自適的態度，看那煙氣一縷縷地透到那帽頂上去。

她把這房子中央的那盞電燈關掉了，又把那床裏面的電燈扭亮起來。她伸過手去扳住馬維驥的頸項，在馬維驥的兩頰上，鼻子上，嘴唇上一下下地在吻着，擰着，撫摸着。

馬維驥的心很劇烈地在跳，他不知道將自己的腦袋放在什麼地方好。大感上一種風滑的感覺也頓時上昇到他的心裏，有一種肉的氣味開始麻醉了他全身的官能。他有幾分昏昏然似的。任意地給美竹在擺佈着。

他把腦袋轉了過去，美竹却又將他扳了過來

用着種種的誘惑企圖引起馬維驥性慾上的亢

進，美竹終於在馬維驥下體那地方也摸起來了。

馬維驥不禁接連着打了幾個寒顫，他全身的神經都彷彿感受着一種麻木的狀態。他馬上把整個身子轉到床裏邊去？在美竹的臂膊間不住地掙脫着。美竹也立刻仆在他的背脊上來，恍若受了一種意外的創傷那樣地，帶着哭聲咬咬馬維驥的耳朵，說：

「馬少爺：耐弗要怕，倪身子倒乾淨個，倪不過做仔牛年把生意呢！」

美竹一邊這麼地在說着，一邊更裝出一種放浪的樣子，還由馬維驥的背脊上摸了過去。她在馬維驥的頸項上，肩胛上一口口地在咬，咬得馬維驥幾乎也要發笑出來了。

「倪要哩，倪要哩」，她像撒嬌般地在鼻子裏說出這麼一句話。

馬維驥簡直感到難受得很，他差不多想從這牀裏逃了出去。有一種反感在他的心裏抬起頭來將使他說這個可憐的女子，可是隨後仔細一想，也就很可憐地在原諒她了。他明白她為什麼這麼那麼地在向自己誘惑，他知道她就以這麼一種



「技術」維持她的生命活了下去的。

他好意地也將她抱在自己的懷裏。

「倪要倪，倪要倪！」

她把自己的舌尖送到馬維驥的嘴去。

這使馬維驥起點神秘的感覺，他就在這種神

秘的感覺之下屈服了。他看見她的眼睛裏閃出了

一種動人的觀摩，他微笑着在他的眼睛上吻了一

下。

「那末，你告訴我，你姓什麼？」

他很溫柔地問着她。

「倪個姓多來！倪姓陳，倪姓王……」

她在笑着說。

馬維驥半意識地沉下臉來。

這樣，大概只有過了十多分鐘光景，這個女

子已經睡過去了。她睡得很熟，馬維驥拉過一條

被頭好好地蓋在她的身上。他在她的身上發現好

幾處被人打了的，摳了的地方，一條青的，一條

紫的痕跡參差錯落地相間着。

他頹然地躺了下去。

未完

## 劉吶鷗

主編

### ● 矛盾創作叢輯

- |        |    |
|--------|----|
| 汪錫鵬小說集 | 壹  |
| 劉吶鷗小說集 | 貳  |
| 潘子農小說集 | 參  |
| 徐蘇靈小說集 | 肆  |
| 劉祖澄小說集 | 伍  |
| 莊心在小說集 | 陸  |
| 袁牧之戲劇集 | 柒  |
| 馬彥祥戲劇集 | 捌  |
| 向培良論文集 | 玖  |
| 王平陵論文集 | 拾  |
| 黃震遐詩集  | 拾壹 |
| 陳凝秋詩集  | 拾貳 |

# 讀者·作者·編者

## 鷓外 鷓君來信

昨天友人至齋來以新壘三卷<sup>二</sup>三期合刊一冊見示。該誌罵了我，知到否？一向就沒有介意於該誌的存在了的呢。如何知到呢？

拜讀了一過所謂罵我的文章，殊不見被罵了什麼地方；罵得不見痛癢的。毫無把握的。此君可謂村佬進都會尙末三日便逢人說是非。是非之處純粹是村佬的自非而已。

說我的詩內容「奇妙」，詩的題目亦「奇妙得莫名其妙」，怕乘電梯的村佬對電梯駭訝之見；亦說電梯「奇妙」，「莫名其妙」呢。不怕丟臉的傢伙呵！

該文標題曰：「再介紹鷓外鷓的新詩」真是貼題了呢，把我的詩轉抄了一過，村佬的地對電梯發表議論說了「奇妙」「莫名其妙」之外，便無可說的話了。到竟是村佬呀！

「奇妙」「莫名其妙」之外更懂得什麼呢？

「帖」是「專用於稱藥方」的學說，未必如「村佬」之專用於稱村佬爲更固定的了。畫帖，字帖併不是華陀廟司祝給村佬吃服的繪了魘魅的符咒神方呢。村佬呵勿誤以立火化了吞服呵！字典上辭源上是否「帖」是用於藥方的專稱呢村佬？

我之與兄等素昧平生，竟指爲非兄等三人中某一人，卽定必有親有故。雜誌的編輯人與著作人以親故去取的嗎？慣於奔走依附的小嘍囉之輩，被擯棄了混入文壇來亦不脫本色也。

該誌之無賴氣流氓氣，可見其對於故主昔時之惡行品一班了。遺傳性的呢！

對此等無賴有名了的流氓，不值爲之屑碎也。村佬自己村佬夠了啦，問別人何故併不村佬之見；真是好笑了呢！

該誌三卷一期我沒有找得，尊處有否？有請將該數頁關於「介紹鷓外鷓的新詩」的扯出寄齋來。

矛盾三卷一已拜收了。謝謝呢！三卷二已出來？

夏萊君的住址可否爲我檢查之，見示。對於彼的文筆才華甚是敬愛也。

矛盾將「陣營」另行出版，甚善。我亦意爲如此於雜誌的地位較佳。

▲ ▲ ▲  
編者在此實在不能報告點什麼。只有一件，我們覺在每月的月半間出版，對於自身，對於讀者諸君，都有一種不快之感，所以，我們想努力能找得一個機會恢復到每月一月出版。

▲ ▲ ▲  
其次，即本期的插圖以關於電影方面的較多，原因是因爲本刊有「電影講座」一欄。想來讀者諸君會感到興趣吧。

▲ ▲ ▲  
下期本刊準出「弱小民族專號」，增加篇幅至兩倍以上，計有關於埃及，匈牙利，保加利亞，丹麥，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愛阿尼亞，立陶宛，萊脫維亞，爪哇，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秘魯，印度，朝鮮，非洲，比利時，奧太利等民族文藝之譯著。執筆者有王魯彥，黎錦明，鍾憲民，伍蠡甫，汪馥泉，葉靈鳳，施蛰存，杜衡，葉秋原，馬宗融，顧仲彝，章鐵民，李青崖諸先生。（其尚未交來，及尚未約定者不在此內。）

徐蘇靈



介紹：

# 知己旬刊

朋其主編·名家執筆

發行 知己旬刊社

·成都悅來商場三六號

·預定三十期計洋一元五角寄費在內郵票通用

介紹：

# 民族文藝

編輯·發行

民族文藝社

上海老靶子路三六七號

△全年一十二期定價二元半年六期定價一

元郵票代價十足通用

：刊本

## 告廣登徵

目價

宜便家別比

力效

加增家別比

三  
分  
之  
壹

一之分四	頁半	頁全	：目價告廣
	元十四	元十六	頁外底封
	元十三	元十四	頁裏之底封與面封
元五十	元十二	元十三	前文正後前錄目
元十	元六十	元五十二	後文正中文正

議面日價印彩及紙色

啓部告廣社版出盾矛

# 矛盾月刊

叁卷·貳期

每册實價貳角

##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徵求下列稿件：論著，詩歌，書報介紹，小說，劇本，散文小品。
- 二 來稿如係譯作，務請注明原作者姓名，原文題目，及出版時間。
- 三 來稿經採用者，以現金及本刊為酬。
- 四 來稿須註明姓名及詳細通訊處，如欲退稿，并須附相當郵票。
- 五 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得預先聲明。
- 六 來稿寄上海愛多虞路四五號矛盾出版社編輯部。

本刊：

編輯人

汪錫鵬

發行人

潘子農

印刷所

徐蘇靈

發行所

劉祖澄

總代賣

民光印刷公司

發行所

上海愛多虞路四五號  
矛盾出版社

總代賣

上海福州路九一號  
現代書局

定價

每册 每卷 每年

貳角 壹圓 貳圓

特刊臨時加價，郵費照書價加一成

1 9 3 4 4 1 5

版出